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民族魂

馮玉奇著



馮玉奇新著

民族魂

一九四六出版

國民三十五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族魂 全書一冊

實價法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馮玉奇
校正者 周曉光
發行人 張瑛
出版者 上海廣藝書局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上海廣藝書局

民 族 魂 目 次

- 一 狼狽爲奸父子有同心……………一
- 二 風聲鶴唳鷄犬皆不寧……………二二
- 三 徒勞往返受愚又遭災……………四四
- 四 心若蛇蝎矮子假慈悲……………六六
- 五 忍飢挨餓壯士志可嘉……………九一
- 六 夢魂顛倒淑女苦難言……………一一一
- 七 一計莫籌羣醜奈何天……………一二八
- 八 望穿秋水慈親欲斷魂……………一四八

長篇
創作 民族魂 第一集

馮玉奇著

一 狼狽爲奸父子有同心

珠鳳小姐如握：

秋風是不停地吹送，天空中的浮雲，灰白色的，微微地毫無自主的來去駢行。那一閃一閃的刀似的新月，一回兒躲藏，一回兒顯露，好像是害羞，好像是沈吟地；顯出那樣愁眉不展的樣子。這是在醉月軒酒樓我們話別的那一夜；大家手裏握着酒盃，抬頭望着窗外的雲和月，各人的臉上都浮現了淒涼的意味。顯然，歧路分袂，河梁惜別，誰能不勾引起了無限依戀之情？別後天各一方，勞人草草，終日奔波，所以雖易二度寒暑，才至今日，作書問候。並非稽生性懶，實在無暇握管，還希原宥才好。

在這裏我雖然有許多話要對你告訴，不過事實上我覺得很難說出來；不過使你可以安慰的，總算賤軀尙稱頑強。現在我還是把兩年前離別後的情形，來說給你聽聽。這次出門，幸托上天庇佑，一路平安。沿路的風景，真是十分美麗。我在船中閒着無事，每日站在甲板上以欣賞風景爲消遣。覺得長江口子的形勢，真是險惡得很！金山和焦山的玲麗，彷彿二八女郎那種婀娜的姿態，層巒密密，好像楊柳細腰。還有小孤山矗立在江心之中，黃鶴樓高聳在雲端之際，無不使人景仰，引人入勝。想你鬻居鄉村，一定要感到不同行爲憾了。

漢口的氣候，與這裏相仿，現在正是深秋的季節，這幾天夜裏，已經是很寒冷了。作客在異鄉的游子，嚐到的滋味，無非是一燈作伴，和那四壁的蟲聲罷了。回憶過去和你在故鄉的時候，漫遊在青山綠水之中，踱步在花晨月夕之下，那當然是大不相同的了。

不過我猜想今日之家園，當然也決不會像兩年前那麼令人感到山明水秀風和日暖的情景了。在我腦海裏構成了一幕幻象，也許是殘壁頹垣，遍地豺狼，恐怕是滿目瘡痍，令人會感到無限的悲涼吧！我話雖然是這麼的說了出來，但我的眼眶子裏已貯滿了心痛的淚，這淚決不是懦弱的表示，我要把這淚來洗雪我心胸中的憤怒和積鬱。

我相信我和你雖然是遠隔在兩地，不過你決不會改變你從前對待我那一分兒的忠誠。所以我很放心，我也很感激，我的母親一定會得到你盡心的照顧。假使我還有和你見面的日子，我當然不會忘記你這一番給我代子盡職的大恩。

校中幾個同學，他們大概都很安好吧！蕭家兄弟青紅二郎的性子太躁，小狗子的脾氣太戇，還得請你常常向他們勸戒才是。最後，我希望你會去支配惡劣的環境，千萬不要讓環境來支配你才好。不過我相信你是個潔身自愛的姑娘，你當然會珍愛你自己的前程吧！

夜是深沉了，話也說得很多了。我的精神有些兒疲倦，就在這裏擱筆了。祝你

健康！

江上燕書于漢口郊外三鼓九月十日

院子裏有棵高大的梧桐樹，樹葉兒十分的茂盛；在綠油油樹葉兒叢內掩映了兩扇很潔淨的窗戶。窗戶是打開着，憑窗有個年約二十許的姑娘；她穿着一件灰青色的旗袍，頭髮是烏油滑絲的

十分光亮。披散在腦後，更襯托着那個白裏透紅的臉兒；嬌豔得好像是朵玫瑰花般的美麗。因為她只顯露了上半身，所以這好像是一幅扇面的畫片，令人感到十分的可愛。她一手托着紅噴噴的香腮，一手展着那張信箋。原來上面這一封信就是從她櫻口之中輕輕地唸出來的。珠鳳在唸完了這一封信兒之後，她兩眼抬上去；望着那棵高大梧桐樹的頂尖兒上，呆若木鷄般的出了一回之神，忽然間她的雙蛾一蹙，兩行熱淚，便從她粉頰上像蛇行似的爬下來了。芳心中暗想，上燕的猜測是準確的，我真佩服他的料事如神。現在故鄉那裏還像以前一樣的令人感到詩情畫意那麼可愛了，它是籠罩了蔭暗灰黑滿顯着烏煙瘴氣的意味。唉！天高公道蔑，人少畜生橫。遍地虎狼，這叫人還有什麼可說呢？珠鳳一面想，一面忍不住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取出一方手帕來，拭揩了一下眼淚，接着又想下去道。自從戰事開始以後，上燕預料到這戰局一時不會結束，而只有擴展。所以他寧願把一手創辦的學校暫時放棄，而拋棄老娘，離開家鄉，出外去找尋他的新生！果然在兩年後的今日，戰局漫延到整個的中國，而甚至于整個的世界。現在敵人已進佔了我們的鄔鎮，因為爸爸身子小，生怕日本軍有什麼大屠殺的殘酷行為，所以帶了我們到張家村來避難。好在村長張老實從前是受過爸爸恩惠的，所以張老實把他西廂房一共三間安頓我們父女住下，雖然說不上什麼舒服，但作為暫時避難之用，當然還不算偏促。珠鳳正在細細的沈思，小丫頭柳五兒悄悄地擰上一把面手巾。低低的說道：

「鳳小姐！江先生在信中到底寫點兒什麼呢？你幹麼傷心得流下眼淚來了？我給你擰了一把手巾，你快擦個臉兒吧！」

「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寫的是敵人到處殺人放火，強姦婦女，那種殘酷的行爲，真是慘無人道，所以我忍不住傷心起來了。柳五兒！我問你，剛才你和少爺從鎮上回來，不知道江先生這封信少爺也瞧見過嗎？」

珠鳳接過面手巾，她在擦臉的時候，向她低低的告訴。忽然想到上燕這一封信是寫到鄔鎮家中，幸虧自己叫柳五兒到鄔鎮家中去拿取物件，所以把信帶了回來。不過她怕這封信給哥哥也瞧見過了，因此她又叫了一聲，向她低低的問。柳五兒搖了搖頭，說道：

「郵差送信來的時候，少爺齊巧到城裏去拜見胡老爺了，所以他沒有知道。我也曉得江先生生着的時候，少爺和他的性情很合不來，所以我也沒有告訴他。況且江先生本來是寫給小姐的，我爲什麼要去告訴他呢？小姐！我對你說一件消息，恐怕你聽了也會生氣。少爺做人似乎太糊塗了，這次我們逃到這裏來避難，少爺因爲少奶奶還在城裏娘家胡老爺家裏，所以少爺說遲一步逃，預備陪了少奶奶回來一同逃到這裏來。可是我聽鄔壽說，並不是爲了這些事情，原因是少爺的丈人胡老爺在城裏已組織了什麼維持會，而且做了會長，因此少爺很眼癢，預備去討個差使來幹。人家都說維持會是給日本人做事情的，想不到我們爲了日本人而逃難，少爺却還要替日本人去做事。虧他還是一個從上海大學畢業回來的智識份子，就是我没有上過學校的柳五兒心中想起來，實在也是太不應該的了。小姐！你說我這話可有道理？」

「哦！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想不到親家胡老爺還會認賊作父，更有我哥哥會去討一個

走狗來做做，這真是太沒有靈魂了。柳五兒！那麼少爺從城裏回來，可有什麼別的消息嗎？爲什麼我嫂嫂依舊沒有一同帶了到這裏來呢？」

珠鳳想不到柳五兒絮絮地會告訴出這一大篇的話來，一時芳心不覺別別的亂跳。同時她和柳五兒一樣地糊住了面頰，表示內心真有無限憤怒的樣子。柳五兒聽小姐又這麼的問，遂把小嘴兒向外面努了一努。冷冷的說道：

「少爺說，城裏太太平平，少奶奶住在那邊真舒服。雖然東洋鬼在胡老爺家中常有進出，不過彼此都是客客氣氣，所以少奶奶不肯回來，她說誰高興逃到鄉村裏來受苦，那才是傻子！」

「柳五兒！好了，好了，有其父必有其女，你也不要說下去了，叫我聽了，連肚子都脹破了。此刻少爺在那裏？我想他和爸爸一定會在商量做官的事情。」

「少爺和老爺正在談點城裏的事情，小姐倒不妨也過去聽聽消息。」

柳五兒見小姐非常生氣的樣子，遂向她低聲兒告訴。珠鳳遂把信箋塞進信封，藏在袋內，悄悄地步出房外去了。

西廂房原分作三間，左首就是珠鳳和柳五兒住的臥房，右首是珠鳳父親鄭振雄的下榻，現在耀宗少爺也來了，當然可以和他父親睡在一個臥房。中間原是個客堂陳設，此刻却堆滿了箱籠等雜物。珠鳳跨出臥房的時候，却見鄭壽打了一盆面水，匆匆的正向右首房中走進去。珠鳳連忙閃身躲入小天井裏，偷眼向窗戶外望進右首的房中去。只見哥哥耀宗把小小一徑白手包打開來，取

出一個白瓷的小缸，倒非常靈巧，他伸手打開缸蓋，遞到父親的面前。低低的說道：

「爸爸！你倒試試這個香，岳父說，這是東洋來的，不但力道足，而且香味更好。我在岳父家裏已經試過兩筒，覺得比雲土還要高一肩，你聞一聞，香味怎麼樣？岳父說帶來給爸爸嚐嚐味道。」

「唔！香味確實好，雲土還不及它香。倒難爲親家想得到，不知道裏多少分量？」

振雄接過煙缸，在鼻子上聞了一回，臉上堆了笑容贊不絕口的說。一面向耀宗望了一眼，又低低的問。耀宗一面走到桌邊去預備洗臉，一面回答道：

「這裏只有二兩五錢，岳父說，假使爸爸很對口味的話，下回可以再去多帶一點來的……
邬壽！邬壽！這洗臉水怎麼這樣涼？」

耀宗把手巾擦到臉上去的時候，忙又直起身子來，連叫了兩聲邬壽。這時張老實站在旁邊，因爲邬壽放下面水就走出去了。遂連忙自己接上去說道：

「宗少爺！我屋子裏有熱水，我去拿來給你。」

張老實一面說，一面匆匆的出外，不多一回兒，他提了一壺開水進來，在面盆內又滲和了半壺開水，然後在盂子裏沖了茶。笑道：

「雄老爺！宗少爺！你們請喝茶。鄉下地方什麼都不方便，爺們在鎮上住慣了，到了這裏，難免就處處都受了委曲。」

「張老實！你不要客氣，我們是避難來的，還有什麼講究呢？我覺得承蒙你這樣招待，已

經是很舒服了。耀宗！你看城裏的風色究竟怎麼樣呢？胡老爺親家是不是一定肯幫忙呢？」

振雄覺得張老實說得太客氣，倒反而叫自己心中過意不起，於是搖搖頭，表示很滿意的說。但說到後面，又向耀宗望了一眼，輕輕的問。這時珠鳳站在小天井裏，聽爸爸這樣問，方知道哥哥到城裏討差使，在事先和父親已經有過一度商量的，想不到他們爹兒倆就瞞着我這一個女孩子，一時想起過世的母親，心裏無限悲傷，幾乎流下眼淚來了。就在這時，忽見哥哥抬起頭來，他有點哭裏帶笑的啊了一聲，把他手指上的傷痕視給爸爸看。一面說道：

「爸爸！你看，我的手，說起來，這種人的野蠻，的確有些兒像強盜！」

「啊！怎麼啦？你指上的戒子呢？」

「搶走了，還算運氣，沒有把我這二兩半的煙膏子搶了去。」

「奇怪！想不到他們眼孔這樣的小，難道連一枚金戒子都要的嗎？你在什麼地方遇見他們被搶了的？」

「我從城裏回來，快要到鄔鎮的時候，不料就遇見了他們。他們一個個的手上都捏着鷄呀鴨呀！有一個拉着我，看見我手上有金戒子，不等我自己脫下來，就使勁的一勒，害得我包皮都擦破了，幸虧我身上有城裏維持會寫給鎮上山村隊長的信，哦！我忘記告訴了爹，老丈人說，叫我們明後天拿了這封信去見山村隊長，看來事情大概有七八分的把握。」

鄔振雄聽了兒子這樣報告，不由皺了眉毛，覺得這些野蠻民族到底不大好對付，所以心中也有些兒感到憂愁。望着兒子的臉兒，急急的問。耀宗一面回答，一面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遂把手兒水漬揩乾了，從公事皮包裏拿出一封信來，交給他父親看。振雄雖然是看了一回：但看得明，摸得平，却是一些兒都不知道裏面說的什麼，原因是裏面都寫的日本文。一時感嘆地說道：

「從前滿清政府打進中國來，說話雖然兩樣，但文字總不會變的。現在換了東洋文，我活了這六十多歲來，實在是視若無睹，真所謂狗看星星一天明哩！」

振雄在毫無思索之下而說了這一句話，但仔細一想，他的兩頰也不由紅了起來。暗想，我這人就真是老耆了，怎麼說出這一個比方來？難道我連自己都承認是狗嗎？幸虧張老實是個村夫，而且年紀還比自己長了一二歲，他大概也不瞭解這一句話的解釋吧！振雄自己寬慰着自己，所以他的態度又顯得自然了一點。但張老實在旁邊忽然若有所思的樣子，說道：

「說起認識東洋文，我們村子裏只有江上燕這個孩子，可惜他在兩年前就逃到別處去了。

不然，也在村子裏倒大有用場，因為他不但認識東洋文，而且還說得一口好東洋話。」
「噯！你說這個江上燕，是不是在這裏樂民小學裏做過校長的嗎？他這個孩子，我倒看見過兩三次，人才是很不錯，就是性子太剛一點兒，這種人往往容易闖禍，假使把他弄得得法，倒未始不是一個好幫手；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辦事，家裏也常常有書信到來嗎？」

張老實的話，倒把振雄提醒了。他心中暗自盤算，假使我要登台的話，像江上燕這樣人才倒

是少不了一個的，所以他向張老實低低的刺探，在他是很希望把江上燕利用的意思。但耀宗不待張老實回答，先有些兒不服氣地哼了一聲。說道：

「其實說了幾句東洋話，也算不得什麼稀奇，我只要用心學習半個月一個月，包管也會和東洋人對付一下。江上燕這傢伙，我看見了頂討厭，眼睛生在頭頂上，好像除了他就沒有旁人的樣子。中日戰事一發生，他好像是中國主席，喜歡瞎起勁，一天到晚，連課也上不了，叫學生們和那般鄉民去演說，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現在皇軍轉眼到了這裏，他便逃得無影無蹤，害得幾個學生子無知無識的還是說什麼抵抗啦，奮鬥啦，被皇軍聽見，結果，白白的犧牲了性命，你想，這傢伙不是害人精嗎？他這次要還在這裏的話，我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他也不知道我的厲害呢！」

珠鳳站在院子外，聽他們說到江上燕的頭上，而且哥哥把江上燕仇視得這個樣子，於是她再也忍耐不住的奔進房中去，向耀宗冷笑了一陣。說道：

「哥哥！我倒要問你一句話，你和江上燕心中到底有些什麼過意不起？想他也是一片愛國之心，假使個個人民不愛祖國，恐怕中國早就亡了。就是因為中國人自私心太重，所以分出什麼黨？什麼派？大家各為地盤，爭權奪利，把國內建設置之於腦後，工商業更不必談，連中國以農立國的農產業都弄不好，到處荒年，再加上兵災，民不聊生，你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不要叫日本人不侵略到中國來？誰知還有你們這一般自以為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大學生，願意出賣自己的靈魂，去做狗！去做傀儡，我試問你是否對得住

你自己的良心呢？」

「什麼？什麼？妹妹！你敢拿這些話來侮辱我嗎？哦！原來你和江小子有了交情啦！所以幫着他來向我反對了。很好，很好！你既然是個愛國分子，你爲什麼也會怕死？有勇氣，你就不用跟爸爸逃到這裏來？」

耀宗冷不防妹妹會從外面奔進來向自己教訓了這一番話，一時兩頰漲紅得好像血噴豬頭似的樣子，他氣得全身有點發抖，幾乎暴跳如雷起來。珠鳳聽他反來向自己嘲笑，涼也毫不容情的白了他一眼。說道：

「我怕死？你不怕死？所以你還想巴結日本人，預備做官去對不對？」

「放你的屁！我做的事情，由你來管嗎？爸爸！你聽妹妹這樣欺侮我做哥哥的，你爸爸也得說句兒公平話呀！」

「珠鳳！我和你哥哥在說話，你是一個女孩兒家，原不該來插嘴吓！」

耀宗在言語之間對付不了妹妹，因此只好向父親討救兵。振雄雖然把珠鳳是疼愛得像掌上明珠，不過對於她剛才說的一番話，却也並不以爲然。所以用了嚴肅的態度，向珠鳳喝住著，是叫她不必來多管閒賬的意思。張老實在旁邊也勸解道：

「鳳小姐！他到底是你的哥哥，你總得讓他三分，還是省幾句話馬馬虎虎算了吧！自己人爭得面紅筋青的，也很不好意思呀！」

珠鳳聽大家都有庇護哥哥的意思，一時把腳一頓，哼哼的喘了兩聲，掉轉身憤怒地走到自

己那間臥房去了。張老實見耀宗向前跟進一步，好像還有什麼言語要發作的，遂伸手把他拉住了。陪笑說道：

「宗少爺，你不要跟她女孩子一般見識，鳳小姐年紀輕，到底不大懂得事情，所以你看在雄老爺的情分上，也就原諒她三分吧！」

「張老實的話不錯，耀宗，你就不要和她計較吧！看她從小沒有娘，你就可憐她一點兒。女孩子心中一有了氣，回頭又得哭一場！」

耀宗聽爸爸和張老實都在勸解自己，那麼終算也有了一點落場勢。不過他口裏還顯出很生氣的樣子，說道：

「不是我說句馬後砲，女子就不能受高中的教育。假使她沒有在中學裏混上了幾年的話，她有胆量向我說出這幾句話來嗎？所以我說十個女子倒有九個是被讀書讀壞了，我想這大半還是受了江上燕這小子的影響，所以她的思想便越說越不像話了。」

「算了，算了，不要再提這個話了。耀宗！你剛才怎麼說？幸虧這一封信……怎麼樣呢？難道他們搶了你的金戒指後，還不肯放你通行嗎？」

振雄搖了搖頭，他把談話的主題又回了上去。似乎很需要聽他說出一個結束來。耀宗咳嗽了一聲，說道：

「是呀！他們搶了我的金戒指不算，聽他們口氣，好像還要我給他們找尋女人的樣子。因為他們除了「花姑娘！花姑娘」這兩句中國話外，別的我就一點都聽不懂。一時我也吃

驚起來，沒有辦法，急中生智，才把這一封信拿出來給他們看。想不到這薄薄的一張紙片真好像有千斤那麼的分量，他們看了後，就點點頭，叫我走了。我想這一封信顯然是有些兒道理的，明天山村隊長見了這封信，想來一定也會歡喜的。爸爸你說是不是？」

「啊呀！這樣說起來，今天少奶奶幸虧沒有跟了來，否則，倒真有些兒危險得很！」

「可不是？否則，至少要受一點兒虛驚。」

耀宗說着，點了點頭，也表示幸虧沒有一同來的意思。振雄皺了眉毛兒，似乎有所爲難的樣子，沈吟了一回。說道：

「所以我常常說的，這個局面也不是好弄的。前兩回，鎮上他們再三的要我出面，我心裏總覺得躊躇不決。就是爲了這些人言語說不清楚，往往容易發生誤會。況且我平日就最怕的是兵，俗語說得好，『秀才碰着兵，有理說不清，』何況他又是日本兵。這是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們此刻需要我們維持，就客客氣氣的對待我們，萬一翻起臉皮，恐怕也會變毛皮畜生吧！」

「爸爸！你倒不要說東洋兵不好，他們也很講道理的，只要你們不反抗他，歡迎他，他們絕對不會絲毫損傷你的。倒是從前北洋兵作亂的時候，鬧得天翻地覆，不管好壞，逢人就殺，見色就姦。我聽我老丈人說，只要有鑒貌辨色，順風駛船的迎奉手段，這是毫無問題的。像城裏，比方說，他們需要花姑娘，就給他多開幾家窯子……比方說，他們喜歡吃鷄和蛋，就給他們多搜羅一點，我想這也不是一件難得沒法辦到的事情。」

耀宗聽爸爸好像有些畏畏縮縮的樣子，一時覺得很爲着急，遂說得天花亂墜地竭力的慫恿。振雄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他倒並沒有十分理會兒子的話，他只管在考慮自己的前途問題。有點自言自語的說道：

「可是老躲在鄉下不出面吧！也不是一個極妥當的辦法。因爲沒有人維持這局面，事實上的混亂，一定不堪設想，生意做不成，租米又不能收，難道我費了一生一世的心血，得了這一分家私，就白白的拋送不成？再說這地方上的事，本來我就是頭會會長，什麼開店揭幕，都非要請到我不行，我足足地也管了三十多年，那一樁事情我出面調解才辦得好。現在不知那裏來了一個什麼區長？大小事情，都得他作主，神氣活現，進出汽車，還帶了衛兵，難道我這一把年紀還及不上這些血漬未乾的毛頭小夥子嗎？所以我心中真也有點受不了。」

「就是爲了這樣，所以我說爸爸無論如何不能畏畏縮縮，常言道：怕痛怕癢，做不來外科醫生。一個人胆子要放大，況且如今有我老丈人出信推荐，這是一件再妥當也沒有的事了。爸爸！你不提起這個姓陸的小子倒罷了，一提起了他，我的火星就會從頭頂心冒上來。他媽的！這小子是個什麼東西！在從前無非是開一個小浴堂罷了，我去洗澡的時候，他彎了腰，招待我，彷彿是晚爺一般的恭敬！現在不知怎麼的給他鑽到了這一個位置，因此他就不免頭重腳輕起來。最可笑最可恨的，是我那天在一家燕子窩裏吸鴉片，他部下把我抓了去，他居然把我當作不認識的樣子，擺起臭架子，把我一本正經的教訓

了一頓，氣得我有口難說話，假使有一日給我找到了機會，我若不打他幾個嘴吧子，怎麼能出了我心中的一口怨氣？據說他做了區長後，馬上討了四個小老婆，專門叫部下人在外面敲詐，搜刮民脂民膏。唉！照此下去，難怪乎中國要亡國了。」

耀宗一面勸爸爸不要三心兩意，一面他想到了自己所受的委曲，所以他覺得非弄一個比區長更高的職位來，和姓陸的來較量一下不可。張老實在旁聽了，似乎也有一點氣不過，他多少包含了一點拍馬屁的性質。說道：

「唉！這個年頭兒，混亂得太厲害，有地位有聲望的紳士倒反而隱埋了不出面，讓這些扞脚的，挑糞的來做大亨，這當然是弄得一塌糊塗了。照理，雄老爺本來是鄆鎮的大族，而且又是商會會長，地方上的事情，本來就該雄老爺出面管理一切。就是雄老爺年紀老了，有些地方照顧不到，那麼還有宗少爺接管。想宗少爺是個大學畢業生，什麼書本都唸熟了，難道還不夠資格嗎？所以這情形，不但宗少爺要生氣，就是我旁人代替想想，心中也大大的不平呢！」

「所以我說爹切勿再遲誤了，因為這個機會失掉之後，以後恐怕很難找了。」

耀宗聽張老實的話，心中似乎更有了一點刺激，遂微紅了兩頰，向振雄低低的催促。振雄沈吟了一回，他心中其實也早有了一個計劃。不過他不願被人家說是他自己喜歡登台，他要人家知道他的登場是爲了維持鎮上的市容，人民的生計，表示萬不得已的意思。所以又這麼的說道：

「昨天鎮上的花三爺，他親自來打聽你到城裏去的消息，並且他也竭力要我出面，還說他

一定幫我的忙。其實他是最乖的人，平常那種刻薄人家的脾氣，也知道他是絕對不會熱心公益的事。我想他說幫忙兩字，無非是敷衍而已，想早點恢復市面做生意，使他幾家鋪子不會有所損失，那是他的目的。不過我不管人家怎麼的在利用我，我爲了整個鄆鎮的幸福，人民的生活，我覺得出面來維持這個危局，大概也不會有什麼人來反對我吧！張老實！你是這裏的村長，你當然很熟悉這裏村民的個性，假使我出面來維持，不知你們這裏的一般種田人以爲怎麼樣呢？」

振雄說的，完全是爲了大眾，並不是爲了個人，所以自己出面那是有些義不容辭的意思。張老實聽了，把胸脯拍了拍。說道：

「雄老爺如果肯出面維持，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鄉下人不懂得什麼，只求過太平日子，他們誰敢反對，再說我是村長，對於村民大概可以鎮壓得住。不過只要雄老爺有辦法對付東洋老爺，壓得住他們不來傷害我們，那一個還會反對？恐怕擁護你還來不及呢！」

「唉！張老實！你也說得容易的，壓得住三字我可不能保險。他們是打進中國來的皇軍，我要鎮壓他們，那我可不是變成了太上皇軍了嗎？所以我們對付他們，也無非自己乖覺一點，肯低頭服小，處處地方奉迎他們一點，他們認爲很滿足了，那麼他們自然也不會十分的蠻不講理了。」

張老實這些話聽到振雄的耳朵裏，一時由不得苦笑了一笑，在嚥了一口氣之後，方才低低的向他解釋。因爲在這局面之下，不是自己得勢，所以出面維持，也無非是一種委曲求全的辦法。

張老實點了點頭，說道：

「這樣就好了，他們不來害我們，那個還敢去犯他們呢？我們種田的都是安分守己的老實人，只要有田種，有太平日子過，誰來坐龍廷？我們都不管，只希望能夠活得下去！那就很滿足的了。」

「爸爸！你聽張老實真是個有見識的明白人，說的話到底很有道理。所以我的意思，只要上面安排得好，下邊就毫無問題。那一個鄉下人不怕死呀？老實的說，江上燕雀小子就不知死活，沒有逃走之前，到處宣傳抗日，我倒認爲是個大害。現在他逃走了，那倒好弄了，我們不用再防他暗中來破壞了。至於這裏鄉下人，大半都是我們佃戶，他們要種我家的田，如何還會來反對我們呢？所以我認爲這次出面，決無意外的阻礙。爸爸！你儘管把胆子放大一點兒好了。」

耀宗是一心一意要來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所以他說的都是慫恿他父親早一點出面實行的意思。振雄微微地點了一下頭兒，但他忽然又有一層考慮的樣子。說道：

「話雖這麼的說，不過現實的情形和從前也有一點不同了。鄉下人好像也懂得了一點愛國思想，我自從到這裏來避難，有時候常常可以聽見大門外在喊什麼「打倒日本烏龜」的口號，我聽了真代他們胆寒。他們喊的都不知不覺，可是我却給他們捏了一把冷汗。張老實！你聽見過沒有？不知道是那幾個人？我想你既然是一村的村長，那倒不能不負一點責任呀！所以你要把他們叫來，非好好兒的教訓他們一番不可！」

「是呀！我也這樣的想，都是那些不務正業的毛頭小夥子，東蕩西逛，不懂事情，無非是喊着好玩的！」

「啊呀！該死！該死！這可不是什麼好玩的事。被皇軍老爺聽見了，豈不是斫頭不揀時辰嗎？我說中國人就是這些劣根性不好，人家打進來，不犯你們也有得好了，誰知還要嘴兒發癢，去惹惹他們，所以有幾處地方遭到大屠殺，也都是中國人自己去尋找來的。我說這種害羣之馬，倒不要讓他們留在村子裏才好，免生後患。」

振雄聽說了兩聲該死，他表示這樣嚴重的一件大事，決不能把它當作一件兒戲看待。耀宗聽爸爸的口吻，也有一點生氣的意思。於是他先發揮其狐假虎威的勢力。冷笑說道：

「我猜這都是江上燕那小子留下來的餘孽！所以爸爸的話很有道理，斬草不除根，必生後患。張老實！你該知道到底是那幾個混蛋？他們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所以在自尋死路。你快告訴了我，我馬上把他們捉到山村隊長那裏去，抽了筋，剝了皮，才知道皇軍老爺的厲害哩！」

「宗少爺！你千萬不要生氣，我會去警告他們的，叫他們以後不許再隨口的亂嚷就是。你第一步若用武力去對付他們，他們心中自然也會結怨你們，所以無論什麼事情還是先禮後兵，警告再不聽從，那時候叫這根毛頭小夥子也可死而無怨了。」

張老實聽他一下子就用武力壓迫起來，心中倒也吃了一驚。於是用了緩和的口吻，向他一本正經的勸慰。振雄到底是個老奸巨猾，比不得耀宗似小鬼當了大權那麼的魯莽和威嚇。遂向耀宗

瞪了一眼，埋怨着道：

「你們這般年輕的人呀！沒有經過大事情，所以火氣太大，性子太躁。要知道，幹公事也不能太性急的。那些鄉下人原是無知無識，不懂事情，所以聽了旁人的煽動，便只知道湊着熱鬧。如果有人把利害關係，向他們講明白了，當然再也不會胡亂起來。像你這種幹法，逼得他們狗急跳牆，到那時候人心一變，倒反而顯得難辦了。」

「雄老爺這些話是做人之道，也是辦事的經驗。其實他們懂得什麼？明天我向他們警告，保叫他們嚇得伸了舌頭縮不進去，恐怕難在家裏起碼三天不出門呢！」

張老實說的鄉下人脾氣，倒也並不是過甚其辭，但這是一部分愚蠢的村民，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振雄對於張老實的話很贊同，覺得張老實很有能力把握得住這些村民，那麼自己倒也少不了他做一個幫手。於是說道：

「張老實！我把村子裏的事全都交付了你，你得好好地管教他們一下。只要他們不鬧出別的花樣精來得罪皇軍老爺，這就是你的功勞，我將來一定會給你許多的好處。」

「雄老爺！你肯爲了我們老百姓出面維持生計，我當然應該努力替你老效力。不過我生成是個種田人，而且年紀又老了，不懂公事，不見世面，所以你老還得隨時指教才好。至於好處，小的也不敢想。只不過小的這一點點小家私，倒也費了一生的心血，我的兒子，又生得老實不中用，所以我求求雄老爺能夠保全我這一分小家私，我縱然給雄老爺赴湯蹈火，也情願把老命去効死了。」

從張老實這幾句話中聽來，也可知他是個「只管自家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的自私小人。他們的目光是淺近得可憐，他們只知道度過一時的苟安，只要自身不受虧，管得了什麼全村的生命財產。連全村都沒有一點同情心，這還談得了國家和民族嗎？不過眼看見今政治舞台上的要人，尚且如此，這何況是一個小小的老百姓？所以言念及此，豈不免為中華民族而痛哭哩！

「張老實！你放心，憑你這一點家私，我可以給你保險。單拿我鎮上這一片米店來說，可以抵抵你的家私嗎？所以你儘管不必擔憂。我叫你幫忙，也不是要你跟日本老爺去直接談判，無非是叫村中人不許再高叫打倒……的話，因為鬧出禍水來，你身為村長，恐怕也脫不掉有罪名的。」

「是呀！誰反對皇軍老爺？不要說房屋田產都化為烏有，連生命恐怕也難以保全了。張老實！你不是糊塗人，我不說出來你也應該知道。」

「是，是，是，我豈有不知道的理由？只要能保全我這一分家產，爺們的吩咐，我可以完全的照辦。」

張老實再三的點頭稱是，他拿了剛才來沖茶的熱水壺匆匆的走出去了。振雄拿了水烟筒，呼嚕嚕的吸着水煙。他的思緒是很複雜，似乎在統盤計劃着這次出面後的工作。忽然他的視線又接觸到放在茶几上這一封信，這就望了耀宗一眼，低低的問道：

「喔！耀宗！那麼這封信中到底寫的是什麼話？你自己可知道嗎？」

「看是看不懂，但我老丈人曾經給我解釋過一遍的。他說：縣裏維持會請爸爸和我同山村

隊長接洽組織鄔鎮維持會的事件，縣裏已經內定我們做維持會的委員，不過還得當面問問山村隊長的意思好不好？我想山村隊長既然再三的要請爸爸出來，那麼爸爸做個主席當然是十拿九穩的。還有……我想明天去的時候，最好向山村隊長幫幫忙，另外再組織一個區維持會。上回弄區長沒有弄到手，被姓陸的奪了去，現在我一定要好好兒活動一下。爸爸！你明天見了山村隊長，也要給我代為做一個說客。假使事情成功了，爸爸是鎮維持會長，我是區維持會長……那時候誰還敢和我們父子兩人來作對呢？」

耀宗聽父親這麼問，遂把這封信拿來，一面清清楚楚的看，可是一面却糊糊塗塗的解釋。說到後面，他趁此又說到自己的頭上來，似乎大有雄心勃勃的樣子。振雄却搖搖頭，微微的嘆了一聲。說道：

「你這孩子的脾氣就改不了，剛說過，倒又性急起來。我說你別忙，你的年紀還輕得很，有的是前程；現在且不要想一步登天，慾望太大。暫時先甞着我弄像了一個樣子再說，一個還沒成，你倒又想另起爐灶的弄第二個局面，這你的野心也太大了。你該知道，這種事情雖然說辦就辦，但也決不是一件兒戲的事。一則，他們是日本人，蠻不講理，說翻就翻，弄不好，也是吃力不討好。二則，鄉下人也早已吃過他們的苦頭，他們表面上老實，心中恨得什麼似的，大家沒有不想把日本人的肉來咬幾口。所以我們要去說日本入好，他們也未必個個的甘心。雖然我沒有進過什麼大學，唸過許多的書本。不過我比你至少是多吃了幾年的飯，單說六十幾年來所瞧到所聽到的事情也比你要多上幾十倍

呢！比方說我這次要組織維持會，先叫你到城裏去和親家胡老爺商量過，叫他來撐我們的腰，我方才敢大胆出面，這些都是我做事的穩健。至於你的事，我以為只要你能夠幹，有辦事的魄力，那麼多操練一個時期，小小的區長算得了什麼？就是要做縣長也不算是件難事呀！我是逼不得已才出面的，因為像我這一般年紀，難道還預備打天下坐龍廷嗎？可以安安靜靜的享兩年清福，已經是上上大吉。假使你可以有把握拿得穩的話，我這個主席就讓你做也不要緊。」

「不，不，爸爸！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做主席我當然還不到這個資格。不過，我也是爲了面子着想，比方說，我老丈人是縣裏維持會的委員，不久爸爸又可以做到鎮上的主席，但我連一個區長都弄不到手，那究竟太不像話了。況且我吃了姓陸小子的氣，我也該紮一點台型回來才對吓！要不然，連爸爸的台都坍完了。」

耀宗聽父親說了這一大套的話，至少是包含了一點教訓的成分。但說到後面，他又把主席的地位要相讓給自己。因此心中就開始急起來，連忙搖搖頭，說了兩個不字，一面急急的辯白，表示他自己還有這一層苦衷在心裏。振雄似乎有點疲倦的樣子，他伸了伸兩手，打了一個呵欠，正欲再向耀宗有所勸慰的意思。忽聽外面有很多人在大叫道：

「鬼子兵打進來了，我們快逃呀！」

「見了女人就強姦，見了男人就殺！不得了，不得了，快逃，快逃！」

「啊！東村已放了火，……」

「不！是西村放了火，而且還殺了人！」

大門外這一陣子雜亂胡嘈的嚷聲，播送到房內振雄父子兩人的耳朵裏，大家的心頭都別別的跳躍得厲害，同時臉上也變成灰白的顏色了。

二 風聲鶴唳鷄犬皆不寧

張家村離鄔鎮很近，大約只有七八里光景。張家村之命名，當然因為這村子裏是張姓望族的緣故。可是幾百年下來，一直到現在，張姓的子孫漸漸地衰落了，外姓的人都紛紛遷居入村，因此這張家村三個字，也徒有虛名的了。離張家村五六里路程，有一個芭蕉嶺，因為這山峯的形狀像芭蕉，故而以此名之。山嶺雖不及喜馬拉耶山和東嶽泰山那麼的高聳雲霄，但遇着陰天的時候，浮雲瀰漫在半山之間，遠遠的望去，倒也頗覺形勢險惡的樣子。這時已經深秋的季節，小麥在田野間也已發出青青的顏色，隨了一陣一陣微風的吹送，好像綠波在江潮中翻動。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幾隻小鳥兒，在幾處頽垣倒牆上面飛掠而過，低首俯視那留在殘壁上纍纍槍砲的彈痕，好像在悲哀地憑弔。這一片劫後的景象，令人感到滿目荒涼的意味。

張老實家的大門口，這座八字大門牆，在全村中是最好最像樣的房子了。門前是一個很大的稻場，場上四圍植有垂柳數十株，柳樹下置有石凳，在仲夏之夜，村中人都到此地來納涼，好像是一個公園模樣。場左邊有幾個零零落落的牛棚，牛棚後有一座土墩，站在土墩上可以見到附近各小村莊。那芭蕉嶺的山尖兒，也模模糊糊地映在眼前。就在這時候，忽聽遠處一陣叫喊。「不

好了，東洋鬼子殺進來了。」接着就有許許多多男女鄉民各攜衣包匆匆地奔逃過來，他們奔逃的目的地，是預備到芭蕉嶺去躲避的。這一陣混亂的叫喊聲，經過了張老實家的大門口時候，張家大門便慢慢的開了。只見張老實的身子和頭在半開的大門內閃了出來，一見並沒有什麼鬼子兵。於是大了胆子，方才挺身而出，向衆村民招手叫道：

「喂！喂！喂！大家不要跑！不要逃！」

「哦！村長公公！爲什麼不要逃？鬼子兵已經打到這裏來了，殺人放火，不逃還有得了性命嗎？」

「村長公公！你有什麼辦法把鬼子兵打退出去嗎？」

衆村民被張老實叫住了，大家都轉過身子來，圍住了張家大門口，你一句，我一句的詢問。張老實像演說地道：

「你們不要慌，不要忙，也不要怕！鎮上的鄔振雄老爺也避難在我的家裏，他叫我來對你們說，這裏已經是安全的地方，所以不必再向別處逃了，就是皇軍老爺到了村子裏，他有太陽旗帶在身邊，把太陽旗高高的掛起，就沒有什麼危險的事情了。」

「村長公公！你這話可是真的嗎？掛了太陽旗，難道鬼子兵就不會殺人放火了嗎？」

其中一個村民名叫金鷺水的，他在本村是捕魚爲業，因為他的個子兒生得很長，所以村中人都呼之爲長腳鷺水，這綽號和他做的買賣更是非常切貼。鷺水聽了張老實的話，第一個先有些將信將疑，所以便向他急急的追問。張老實接着又用了很大的聲音，說道：

「長腳鷺水！你看我做村長的幾時對你們說過謊話？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呀！假使不信，你們可以看雄老爺有幾百萬家當，而且還有千金小姐，他也沒有逃跑呢！再說我張老實，做了你們的村長，年紀比你們大得多，也不逃走，你們逃什麼？所以我一片好心來勸你們，還是安安心心的回去，看皇軍老爺到了村子裏，我們雄老爺也有辦法跟他們講交情的。信不信由你們，反正我決不會捉弄你們的！」

張老實說完了這幾句話，似乎不願與他們有一再解釋的餘地，遂回身入內，把大門又關上了。這時衆村民倒弄得沒有了主意，大家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不知究竟如何是好？長腳鷺水也是委決不下，這就徵求大衆的意見。高聲地說道：

「你們聽雄老爺說的話，究竟靠得住嗎？其實我們也不能過分信於謠言，有的說東村放了火，有的說西村放了火，但到底沒有一個人親眼看見過。再說大家都叫鬼子兵打進來，可是你們誰看見過鬼子兵的影子呀？所以我的意思，大家還是回家去吧！不知道衆位的心中以為怎麼樣？」

「鷺水！你這個人我不是老在埋怨你，耳朵風最軟，假使有一百個人對你說一百句話，恐怕你心中就認為一百個人都不錯的了。其實主意要自己拿定的，管他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是到芭蕉嶺山上去避一避的好，萬一鬼子兵殺了進來，那時候懊悔恐怕又感到來不及了。」

這是鷺水的妻子金大嫂說的話，她是個二十八歲的婦人，平日自以為是個很能幹的女子，鷺

水平常什麼事情都要得到她的同意，他們夫婦完全是啓示着民主的先聲。果然，鷺水經女人一說，他就不再開口。可是旁邊的曹麻皮，却有點相信的樣子。說道：

「長脚！我想雄老爺既然這麼的說，他也不是一個含糊的人，大概總有一點靠得住的吧！」

「曹麻皮這話很對，你們看雄老爺他自己也沒有逃走，想他在這裏有着幾百畝田，難道他的性命比我們還不值嗎？」

小狗子也認爲曹麻皮說的很不錯，遂附和着說，他還用一種證明向大家解釋。金嫂不願覺水再去參加意見，遂把他身子拉到旁邊去。這時有個秦四婆婆，她是村中一個孤老太婆，身世最可憐！年紀雖然近七十歲了，但她身體還很強健，每天還有十多里路可以走，並不感到吃力。不過她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能夠不逃難，總是她心中認爲歡喜的事。於是也說道：

「既然這麼說，我們還是回去吧！窮人最寶貴的是光陰，一逃兩逃，我答應人家兩天提腳好一條袴子便再也沒有穿成的時候了。」

「四婆婆！你不要嫌麻煩就不想逃，可是鬼子兵育的是汽車，說到就到，誰知道呀？所以我們不要上村長公公的當，雄老爺爲什麼自己不走出來說話？說不定他自己早已逃跑了哩！」

站在秦四婆婆的旁邊，是小玲子姑娘，她們是住在一個屋子裏的。說起小玲子的身世也怪可憐，七歲沒有爹娘，跟一個孤零零的舅母過生活，但到小玲子十四歲那年，連她舅母都死了，因此她和秦四婆婆一樣的可憐，不過在這可憐的生活中她也已經度過三年頭了。此刻她聽四婆婆

這麼說，年輕的人和年老的人見解當然不同，所以她又這麼的猜疑着。衆人聽了這話，大家又都說對對！因為雄老爺沒有出來，這是給衆人一個最大的疑點。於是衆人又要向芭蕉嶺跑的時候，忽聽戶戶一聲，大門又開了，只見張老實走出來。高聲地叫道：

「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你們看，雄老爺，宗少爺親自來掛太陽旗了！難道你們還有什麼不相信的地方嗎？」

大家一聽雄老爺親自出來掛旗了，於是又停止了步，回頭向後來望，果然見一位六十上下年紀的鄉紳，生了一副白胖的臉蛋兒，戴着一副金絲邊的眼鏡，頭頂光禿禿的，發着亮光。下巴留了三截灰白的鬍鬚，他手裏真的拿了一面太陽旗，交給後面的宗少爺，繫在竹竿上，高高地在門口掛了起來。有幾個佃戶，是認識雄老爺的，所以很恭敬的上去行禮招呼，於是四下又很靜悄起來了。雄老爺此刻的態度顯得十二分的嚴肅，向大家望了一眼。方才朗朗的說道：

「諸位鄉村父老兄弟們！你們大家不用害怕，也不用逃走，皇軍老爺就是真的來了，只要大家跪下來焚香迎接，他們就不會來傷害你們，而且還會保護你們。所以你們大家千萬要安靜一點，奔來奔去，白白的辛苦，我覺得你們是很不上算的！」

「什麼？還會來保護我們？這個我們有點不大相信！」

「小狗子！你不要太蠢了，雄老爺的話是不會錯的，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大家省點氣力不好嗎？」

小狗子雖然相信雄老爺或許有一點能力可以和鬼子兵講講交情，不過對於鬼子兵會來保護我

們這句話，那似乎覺得有點言過其實，所以他顯一切的先囑了起來。張老實向小狗子瞪了一眼，表示他的胆子不小，敢搶白雄老爺，這未免是太放肆了一點的意思。這時耀宗也忍不住高聲說道：

「你們這般人不要自討苦吃，我爸爸說的話當然有相當的把握。假使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老實地向你們告訴一個原因，我是剛從鎮上來的，那邊已經是很太平了，而且街上照常營業，人民依恃過着太平的日子。城裏我也去過了，你們應該知道我的老丈人是縣裏很有地位的人，現在他是維持會裏的委員了，他給我爸爸介紹，同時已得到皇軍老爺的答應，我爸爸就可以做鎮維持會的主席了。主席兩個字知道嗎？好像從前皇帝一樣，他的權力很大，就是皇軍老爺有什麼行動，也得和我爸爸商量過後方可實行。我老實的告訴了你們，你們總可以相信了吧！」

「我孩子說的完全是真話，你們要知道，皇軍老爺打到中國來，是要搶奪中國的土地，又不是要殺你們老百姓。我們只要肯低頭服小，還有什麼可怕呢？從前滿清打進中國來，也不是要我們老百姓去擁護他嗎？所以皇軍老爺到了這裏，人地生疎，他們自然也需要我們老百姓去幫他們的忙，所以你們千萬不能罵他們，預備反抗他們，一個人好歹總知道，他們見你們待他好，他們自然慢慢和你們親熱起來了。」

振雄聽兒子這麼說，遂又補充着向他們告訴，表示他兒子說的完全是真實的情形。一面他拉了拉耀宗的手，又丟了一個眼色，父子兩人悄悄的又躲入屋子裏去了。張老實遂也說道：

「你們大家快點回家去吧！雄老爺和宗少爺的話都是金玉良言，決沒有加害你們的意思。不要猶疑了，散了吧！散了吧！」

張老實一面揮手，一面把身子也向大門內縮了進去。大家聽了，不免又將信將疑。金大嫂平日自信力很強，而且又很謹慎，她是抱着寧可多往返一次，而不願吃眼前虧的宗旨，所以撇了撇嘴，哼了一聲，說道：

「我看這話靠不住，洋學堂裏讀書回來的小夥子，最會吹牛皮，雄老爺雖然有點名氣，也不能和皇帝去比在一起呀！既然鬼子兵都要聽雄老爺的話，他們一家老小又爲什麼逃到這裏來呢？再說鎮上這幾天混亂得一塌糊塗，昨天早晨去做買賣的人大家都嚇得逃回來，誰知他偏說很太平了，所以他完全是騙騙三歲小孩子，我們可不能上他的當。鷺水！別人我們管不了，我家四口先逃到芭蕉嶺上去避一避再作道理。」

金大嫂手裏抱了一個纔週歲的女兒小貓，手裏又攙了她七歲的兒子矮冬瓜。一面說着話，一面向鷺水瞅了一眼，顯然這表情是命令他快走的意思，小玲子也覺得她話有道理，遂也說道：

「金大嫂這話說得中聽，他們只好在我們面前神氣活現，見了鬼子兵，却要跪下來叩頭迎接，那就先後說話不附合了。四婆婆！你不走，我一個人跟金大嫂走了。」

「要走大家一道走，我就跟你一同逃吧！」

「對吓！中國人就不肯一條心，不管什麼事情，總要合力同心才對。我覺得大家還是走了比較妥當！」

秦四婆婆一說，曹麻皮也這樣的提議着說，於是衆村民一齊喊了一聲「跑，」便像一窩蜂般的都向芭蕉嶺那邊奔跑了。小狗子也想跟了衆人拔腳飛奔的時候，他回頭向後望了一眼，見蕭家青紅二郎却站在那邊沒有奔。遂向他們望了一眼，奇怪地問道：

「青郎！紅郎！你們兩兄弟爲什麼不逃？難道預備給鬼子兵到來殺死嗎？」

「小狗子！你這樣怕死嗎？那麼你從前跟了江先生到處去宣傳，這一番工夫不是也白費了嗎？放一點勇氣出來，鬼子兵打進來，一個換一個不蝕本，這還怕什麼呢？」

蕭青郎搖搖頭，望着他浮現了一絲輕蔑的笑，至少是笑他太胆怯的意思。小狗子被他這麼一說，兩頰也不免添了一點羞愧的紅暈。但他口裏還表示強辯道：

「我倒並不是怕死，因爲他們都很起勁的逃，我一個人反正沒有事情，所以跟着他們無非湊熱鬧。他媽的！鬼子兵也是人，又不長着三頭六臂，孫子王八蛋才見了他們害怕！」

「哈哈！小狗子！你這張嘴兒總算很靈活，我倒很佩服你。」

蕭紅郎笑了一陣，忍不住感到有趣地回答。小狗子忽然又嘆了一口氣，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說道：

「時勢越不太平，外頭謠言也越多。因此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不是我誇一聲口，平日我的胆子頂大，可是被他們一陣子混亂，弄得我也六神無主起來了。」

「你不要吹牛皮，胆子大的人兒，江先生說，臨亂也不會吃慌的。他有冷靜的頭腦，堅毅的精神，決不會別人家逃，就跟你逃，別人家不逃，自己也不逃了。」

蕭青郎聽小狗子還要說大話，遂又笑嘻嘻的諷刺他。小狗子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遂鎮靜了態度。反問他道：

「你看我現在可會逃了沒有？他媽的！鬼子兵要如打進來，我就和他們拚命！小狗子沒有爹娘，沒有親戚，光打光，還怕什麼呢？像江先生家裏有老娘，他還硬着心腸，拋棄了家庭，去打鬼子兵爲國効勞去呢！」

「小狗子！你又在發贛性了，現在這個時候，不是隨便可以亂說的！江先生打鬼子兵去了，你在別人家面前千萬說不得。這可不是玩的事，假使被鬼子兵聽見了，江老太太的性命只怕就被你送掉了。」

蕭紅郎聽他這樣的亂嚷起來，遂向他搖搖手，表示勸阻他的意思。但小狗子却又不以爲然起來，把個小姆指兒伸了出來，向他揚了一揚。笑道：

「你說我胆子小，可是你的胆子就比我更小得多，你瞧這裏除了我們三個人，連一個鬼影子也沒看見，怎麼你就怕被鬼子兵聽見了呢？你正是一個起碼人，還是給我躲在家裏不要走出來的好。」

「放你的狗屁！你知道什麼？一個人胆子大，要大在心裏，光在口裏叫喊，那又有什麼屁用？你懂得事情就好了，那麼三歲小孩子也便都懂的了。」

「哼！我爲什麼不懂？你倒給我說出一個道理來。」

蕭紅郎聽他還說自己起碼人，這就心中一氣，把臉兒一板，忍不住暴跳如雷起來。小狗子在

體格方面，是及不到蕭紅郎的，所以他心中雖然仍舊不服氣，而口裏已經有了軟化的成分。紅郎冷笑道：

「你還要叫我說道理，可見你這個人就糊塗到了極點。你難道沒有明白現在村子裏已經出了奸細了嗎？他們認賊作父，預備做大官，發大財，所以把我們小百姓都死人不關的出賣了。那麼你若有一點反抗的思想，就是鬼子兵沒有知道，只怕這般衣冠禽獸的狗，他們也會因媚敵而把你當作犧牲品呢！所以我勸你以後別光在口裏亂嚷，要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江先生從前對我們說的話，難道你就都不記得了？」

「對！對！對！紅郎！你這話果然有道理，好在我們是一個學校裏的同學，你若不肯原諒我，那麼你也得看在江先生的臉上，就快不要生氣了。」

小狗仔仔細的一想，不覺連說了三個對字，他肯自己認錯，倒還不失是個肚子清通的人。紅郎笑了一笑，把剛才那副暴躁的性子也平靜了下來。說道：

「我直犯不着跟你生氣，不過我勸你從今以後，把那張快嘴改得慢一點兒，別不認清楚了對方是個什麼人？就隨便的亂說？」

「我想鄔振雄這個老傢伙也太想不明白了，頭髮也禿了，鬍鬚也花白了，還要去幹這一種可恥的事情，這麼大的年紀真是活在狗身上。並不是我說這一句話，鄔珠鳳先生至少也有一點兒失了責任。」

「喏！喏！你又來了，叫你不要隨便亂嚷，你偏又這麼的說了出來。我以爲這也怨不了鄔

先生的，因為鄔先生的哥哥是個最沒有心肝的壞蛋，他和我們江先生是素來反對的。況且他的丈人峯，又是縣裏什麼維持會的委員，那麼他們的眼癢，當然還是爲了這一個根子而引起的，其實我猜鄔先生的心中，她一定也很痛苦的。你只要想她從前教我們歷史科的時候，對於這鬼子兵欺侮我們中國的事件，她不是總歸鼓着臉腮子，表示無限憤怒的樣子嗎？她叫我們記在心裏，說鬼子兵是我們世世代代的大仇敵，我們終有一天會和他們算總賬的，我想鄔先生平日既然痛恨得這個樣兒，現在戰事發生了，難道立刻又掉轉鎗頭來了嗎？這個我想是不見得吧！」

蕭青郎聽小狗子又拉開嗓子說了起來，不由向他指了一指，一面說，一面便表示他心中這一番意思出來。小狗子忍不住嘆了一口氣，說道：

「假使江先生還在故鄉的話，他一定會想出一個辦法來，可惜他已經到外面去了，並不是我怪來怪去，江先生這人真也糊塗，去了這麼久長的日子，好歹也該寫一封信來，假使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狗養的才高興在這樣氣悶的地方再住下去！」

「我想我們這裏沒有信，鄔先生那邊一定有信札往來的。幾時我們遇到鄔先生的時候，倒可以向她探問探問，就怕她不肯告訴出來。」

蕭紅郎聽他這樣說，似乎也感到住在這惡勢力的環境之下是太苦悶一點兒。他用了一種猜疑的口吻，低低的自語着。青郎也有些感觸的樣子，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其實校長先生假使不走的話，現在也是很危險的，因爲他是一個好人材，而且又是個個

性偏強的人。比方說雄老爺，他要登台，自然需要這樣好人才來做幫手，假使校長先生拒絕了他，他又怕校長先生會破壞他們，他們小人的手段，一定會放不過校長先生。所以我的意思，他走了也好，眼不見為淨，否則，也是要氣破了肚子的！」

「只不過校長先生走後，江老太太的病就沒有好過。可憐她老人家真也傷心，孤零零的一個人，若沒有這個王跛子老管家侍奉了她，她恐怕早就餓死了。」

「我們昨天到她家去望過一次，江老太太的精神比前幾天好得多了。她說這病是爲了校長先生而生的，因爲兩年來沒有見面，她想得真有點兒廢寢忘餐了。我勸她不要思想過度，將來母子自然有重逢的日子，可是這些空虛的安慰，根本就沒有什麼用處。唉！我想到了母愛的崇高，這是沒有什麼再可以相比擬的了。」

蕭青郎聽小狗子這樣說，遂把昨天去望過她的情形悄悄地告訴。三個人正在說話，一個鄉民從右邊匆匆的走來。說道：

「東洋鬼走了，兩個，我親眼看見的，手裏捉着母雞，現在叫大家可以不用跑了。」

「真走了嗎？」

「誰還騙你不成？我看他們出村子向鎮上走了。」

「可是他們早已跑到芭蕉嶺去了，唉！這樣下去，終也不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蕭青郎感到每日逃難，東逃西躲，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他心中有些說不出的憤恨。那鄉民說了一聲還是我去叫他們回來吧！他便向芭蕉嶺那邊匆匆的奔了。小狗子想到了說道：

「青郎！紅郎！我們還是去看看江老太太吧！外面的謠言，他老人家不知也聽到了沒有？假使知道了，她又走不動，逃又逃不開，心中也不曉得要怎麼樣着急呢？現在鬼子兵既然走了，我們也該去安慰安慰她，你們的意思怎麼樣？」

「小獅子這句說得有道理，我們就動身走吧！」

蕭紅郎含笑低低的說，三個人正欲開步走的時候，忽見張老實家的大門又開了。三人回頭去看，這倒是出乎意外地原來正是鄔珠鳳小姐。於是他們三個人又跑了上去，很有禮貌的向她鞠了一個躬。叫道：

「鄔先生！好久不見，你也到這裏來逃難嗎？可是這裏也不是十分安全的地方，剛才來了兩個鬼子兵，鬧得滿村子裏也是鷄犬不寧的！」

「我倒並不是一定說逃難來的，因為校長先生走後，學校散了，我住在鎮上來一次就覺得很不方便，所以好久不會來望江老太太，我此來一半也是爲了看看望江老太太。陸小狗和青郎紅郎三個人你們預備到那裏去？」

鄔珠鳳一見他們三個人，便微微的一笑，一面告訴，一面又向他們三人低低的問。青郎說聲巧了，道：

「我們也是望江老太太去的，那就好了，我們還是一同走吧！」

「這樣很好，你們就陪我一同去走一趟。剛才一陣風似的又說東洋鬼要來，她老人家聽說又有點不舒服，在家裏也不知道是急得怎麼樣兒的了？」

珠鳳點了點頭，她皺了兩條彎彎細長的眉毛，顯然她的心中感到有些兒憂愁。紅郎青郎和小狗子聽她也罵了一聲鬼，不像她父兄口裏叫着皇軍老爺，可知她對東洋鬼決沒有奉迎好感的存心。大家相互地望了一眼，表示心照不宣。四個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小狗子再也忍耐不住了，遂開口問道：

「鄒先生！我們校長先生去了這麼久，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你也曉得他近來一點消息嗎？」

「這個……我有些不知道，不過我猜他一定很健康，而且他的心中一定也很記掛你們的。」

珠鳳所以不肯向他們老實告訴，是爲了怕他們要看閱這一封信，所以她說出這兩句有趣的話來。三人覺得她說的多少包含了一點矛盾的成分，這就向她愣住了。青郎笑道：

「我想在這兩年中，校長先生少不得有幾封信寫給鄒先生，鄒先生也許怕我們洩漏出去，所以不肯說出來吧！」

「不！那倒並不是……」

珠鳳被他一說穿，粉頰兒立刻會像玫瑰花兒般的嬌豔起來。這就感到很不好意思，遂勉強鎖靜了態度，還一味的表示否認着。不料就在這個當兒，忽然瞥見王跛子扶着江老太太跌跌沖沖的走了過來。可憐江老太太氣吁喘喘，還一路的咳嗽不停。珠鳳等四人一見，急得連忙奔了上去，大家扶住了她身子。急急的問道：

「啊呀！江老太太！你是有病的人，怎麼也跑出來了呢？」

「可不是？鄒小姐！你來得正好，可憐老太太聽說鬼子兵來了，她一定要起床來，換了衣

服，還穿上了裙，說是……」

王跛子也是個六十相近的人了，再說又是一個跛子，所以扶了江老太太，一拐一拐，正在感到十二分痛苦的時候，忽然見了珠鳳等四個人，他好像覺得有了什麼解決辦法似的。遂向他們低低的告訴。珠鳳見江老太太站在地上，緊閉眼睛，顯然是兩眼昏花，站腳不住的樣子。於是連忙扶她在一塊大石上坐下，也不等王跛子再告訴下去，先急急的說道：

「王跛子！你也真糊塗，老太太病得很不輕，怎麼能讓她在路上跑呢？」

「鄔小姐！你不知道，我勸她，她不肯聽，她老人家還說，只要東洋鬼子一進門，她老人家就……跳井，我沒有辦法，所以只好勸她老人家跑到外面來，免得遇着晦氣，真的！小狗子！東洋鬼到底來了沒有？」

王跛子被她一埋怨，這就急急地告訴出一個緣故來。珠鳳暗想，有老太太這樣忠貞的母親，所以才生下了這麼一個勇敢愛國的好兒子，一時由不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小狗子聽王跛子說到後面，又這麼問自己，遂搖頭說道：

「那裏來什麼鬼子兵？都是這般愚夫愚婦自嚇自，叫人生氣。江老太太！你老人家不要害怕，還是快點回家去休養要緊。」

「對呀！外面的謠言真多，一忽兒這樣，一忽兒那樣，弄得民心惶惶，沒有安定的時候，老太太！你這麼大年紀了，而且身上還有病，千萬別到外面來亂走，還是多在家裏躺輪，快冬天了，外面很冷，當心受了涼，這又不是玩的事。」

珠鳳聽小狗子這麼說，遂點頭說了一聲對呀！她也向江老太太低低的勸慰，一面還把纖手兒輕輕地捶敲她的背脊。江老太太在閉過一回子眼睛後，睜眼向珠鳳望了一眼，低低叫聲鳳小姐，喘息稍定地說道：

「鳳小姐！你真是人好心好，常常關心着我，我心裏真感激你們。還有青紅二郎和小狗子也真有義氣，三頭兩天來照顧我。其實我有王跛子照料着，也儘夠了。想我上燕這孩子，他爲了不願見到鬼子兵的橫行，所以他拋下我走了。所以我也並不怕，一個人總是逃不了一個死，況且我的年紀也活夠了，就是眼前死了，誰還能說我短命呢？死只要死得清白，比活着還好，我早就打算好了，鬼子兵進了門，我就向井中一跳，決不讓他們來侮辱我。唉！我心裏這有一件事情放不下，就是上燕這孩子一個人流落在外面，也不知……」

江老太太緊緊地握着珠鳳的手兒，她氣喘喘地說到這裏，不覺一陣子心酸，眼淚忍不住撲簌簌的滾了下來。珠鳳見了，一面拿帕兒給她拭擦，一面心中想着難過，她眼皮兒也不由自主的微微紅暈了，遂含淚低低的說道：

「江老太太！你心中不要難過，江先生這次到外面去，他一切都很好的，所以你老人家可一點兒也不用擔心。想江先生這麼有才幹的人，到那裏沒有辦法呢？雖然說在外面難免受了一些風霜雨雪之苦，不過到底比在家裏眼睜着骨狼當道總要舒服得多呢！唉！現在我想想也有點懊悔了，早知道在鄉下受到這樣的刺激，倒不如當初聽了江先生的話，一

起動身，免得在家裏看不入眼，蹇過活受罪。」

「鄔小姐！你還說哩！我家老爺爲了你不肯和他一同走，那天他回家就是直聲的嘆着氣。他說你今天不走，明天一定會懊悔。想不到老爺料事如神，鄔小姐這會懊悔起來，我此刻心裏就真感到有些兒佩服。」

王跛子心中有些驚奇，他忍不住插着嘴兒說。珠鳳聽他這麼告訴，芳心裏這就有個感覺，上燕臨走的時候，他多少有些兒怨恨我吧！因爲自己的環境是這麼的惡劣，將來光明到臨的時候，難免玉石俱焚。想着上燕對自己那番依戀之情，一時更覺得對不住他。因此把熬住了這一睜子的眼淚，便再也忍不住的滾落下來。江老太太見她傷心垂淚的樣子，遂向王跛子用了埋怨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王跛子！你就只知道信口胡說，也不想鄔小姐心中見怪不見怪？說到當時鄔小姐不走，她當然也有她的苦衷。第一她是一個女孩兒家，跟了一個單身男子出走了，外界不明真相的，還以爲是跟人逃了。再則她的哥哥和我上燕好像冤家對頭，所以我倒很同情鄔小姐的處境的爲難。」

「江老太太！你快不要再說下去了，因爲我的心好像有刀在割一般的疼痛，唉！我恨我自己太沒有決心，太沒有主意！胆子又小，做事沒有決斷力。我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一個家庭裏？也許我的命運生成就是這麼的惡劣嗎？」

「鄔小姐！你不要傷心，我是決不會見怪你沒有跟我上燕一同走的。你說恨自己胆小，可

是我就怨上燕的胆子太大，脾氣又剛強，平日受不了氣，偏他還要愛管閒事，所以難免和人家結怨。爲了這樣，我怕他在鄉下也容易闖禍，倒不如隨他向外面去走走，各人頭上一方天，況且一個男孩子老是株守家園，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當時他一定要走，我就沒有留住他。只不過日子久了，好像不見了他，我的心裏總覺得空洞洞的好像是掉了一件什麼寶貴東西似的難過。」

江老太太見珠鳳更加流淚不止，遂反而低低的去安慰她。紅郎見她們坐在路上只管說話，便插嘴說道：

「鄭先生！這裏三叉路口風很大，有病的人多吹了風不大好，我說你們大家還是陪伴老太太回家去吧！鬼子兵根本沒有來，老太太睡在家裏是只管放心好了。」

「不錯！老太太！我們扶你回去吧！」

珠鳳方才點了點頭，連忙收束了淚眼，低低的說。正在這時，忽然見從芭蕉嶺那邊又走過來一大羣的村民。青郎等回頭去看，原來正是秦四婆婆，小玲子，曹麻皮和金鷺水夫婦等一行人。金鷺水對他女人有點埋怨的樣子。恨恨的說道：

「雄老爺一口說叫我們不要逃，你偏要逃！抱了一個，拖了一個，真是自討苦吃，晦氣不晦氣？」

「我也不是神仙，怎麼料到他……斷命鬼子一定不來呢？我兩只脚跑得又酸又痛，脚底怕已經起了泡，你倒還要一路上嘮嘮叨叨埋怨我，看明天真的來了，你不逃吧！」

金大嫂抱了週歲的女兒，已經是汗點淋漓，心中也在叫着冤枉，誰知丈夫還要向自己埋怨，這也就發起性子來，瞪了他一眼回答。鶯水見妻子發脾氣了，方才不再開口說話了。曹麻皮道：「我早說雄老爺說話總有些把握，可是你們都不相信。要不如有人來送信，我們還在那邊呆等哩！」

「總而言之，都是鬼子兵賜給我們的好處，不逃又害怕，逃逃又走得氣不接下氣，唉！我這個苦命老太婆還是早些死了乾淨。」

秦四婆婆由小玲子扶了她身子，一拐一拐的樣子真叫人感到有些兒可憐。忽然她見到路旁的江老太，遂忙又招呼道：

「江老太！你怎麼也跑出來了？什麼東洋鬼？都是騙人，造謠言，捉弄我們老太婆，是太可憐的了。江老太！你還是快回去吧！」

「老太太！你可聽見了沒有？他們去避難的也都回來了。那麼你心中可以放下了，還是安心心的去休養身子要緊。」

鄒珠鳳一面去扶她身子，一面又低低的勸告。江老太太點了點頭，表示事實已相信的意思。但她把珠鳳輕輕推開了，微微的望了她一眼。說道：

「我回去，我就回去，有王跛子扶着我，你不要送我了。鄒小姐！你也回去吧！年輕的姑娘，在路上來來去去的行走，這叫我是更担着心事的！」

「不要緊，張家村我是熟地方，難道還怕什麼人來欺負我嗎？」

珠鳳却不肯讓江老太自己回家，表示一定要送她的意思。但這時鄔壽却從張家門口那邊奔過來，高聲地叫道：

「鳳小姐！鳳小姐！雄老爺說外面兵荒馬亂，女孩兒家在外面行走太危險，請你回家去坐坐吧！」

「鄔小姐！你爸爸在担心了，你快回去，你的好意我已領情了。沒關係，這裏還有青郎紅郎小狗子，他們也都會照顧我回去的！」

「鄔先生！那麼你就別客氣了，還是我小狗子送老太太回去。」

珠鳳就沒有再說什麼，眼望着江老太蒼老的影子在樹叢內消失了，她方才淒怨地走回張家實家中去。青紅二郎，因為尚有他事，所以沒有送江老太同行。此刻見鄔壽遠站在旁邊，好像在笑這般走得滿頭大汗的人，真有些自討苦吃的樣子。青郎遂低低探問道：

「鄔壽！雄老爺真預備跟東洋鬼結朋友嗎？只怕名譽上不大好聽！」

「你不要說傻話了，什麼不大好聽？看城裏我家親家胡老爺，他進進出出坐汽車，帶衛隊，多麼威風凜凜，所以我家宗少爺就看得眼癢不得了。大概不多幾天，和什麼隊長去接洽好了，我們老爺少爺馬上就要回鄔鎮做官去了！那時候我說不定可以挨上一個衛隊長的好差使，讓我撈一點鈔票，將來請你們喝酒好不好？」

鄔壽自鳴得意的回答，他的嘴角旁是掛上了一絲欣慰的笑容。青郎紅郎聽他還未達到目的，先存了撈鈔票的念頭，一時真覺得無限的痛憤！遂忍不住冷笑道：

「我們可沒有福氣吃你的酒。」

「爲什麼？我們到底是老朋友，雖然我做了官，可是君子不忘其舊。」

「不是這麼說，此刻你認爲做了官，可是中國打了勝仗，你們大大小小都是漢奸，漢奸要祈頭，吃漢奸請客的酒至少也要坐牢監，所以我不敢領情！」

「青郎！你不要開口沒說好話！嘴硬骨頭酥，有本領對雄老爺宗少爺面前去說！算你有種！」

鄔壽想不到自己滿腹高興，却碰了青郎一鼻子的灰。這就面紅筋青的有些下不了面子，向他怒氣沖沖的回答。青郎不甘示弱，正欲與他爭論。曹麻皮在旁邊連忙把他們勸開了，說道：

「大家說句玩話，何必認真？鄔壽！你也不要拿雄老爺來壓迫人，他也不是好吃的。」

「不管呀！你們沒有知識的人兒懂得什麼？要不如雄老爺把太陽旗高掛在這屋頂上，只怕你們早就被皇軍老爺殺了。」

「沒有知識？哈哈！真是沒有出息的傢伙，天生是個奴才的坯子！」

「紅郎！你敢幫着你哥哥來罵我嗎？」

「我罵的是沒有出息的狗，誰指明你鄔壽嗎？真是笑話！」

鄔壽氣得兩頰都發青了，他把衣袖一擦，似乎要和他們打架的神氣。這時衆村民都圍攏來看熱鬧，忽聽有人叫道：

「不要吵，不要吵，村長公公出來了。」

「誰在打架？好好兒的鬧些什麼事情？」

隨了這兩句話，張老實分開衆人擠進來問。鄭壽見了張老實，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起來。張老實聽了，向青紅二郎瞪着眼睛，說道：

「青郎！紅郎！你們這兩個孩子胆量也太大了，我平日倒很看重你們，誰知你們竟中了江上燕的毒了嗎？這還了得！我警告你們，以後誰再要口裏帶着鬼子兵三個字，那就是自尋死路。雄老爺說過，千萬要照城裏的派頭，叫皇軍老爺，假使叫不慣，那應叫東洋老爺也可以。……」

「放屁！」

張老實還是一本正經滔滔地演說下去，不料人羣裏面就有人大罵了一聲放屁！這把張老實愕住了，漲紅了臉兒。喝問道：

「誰敢說我放屁？」

「放屁！放屁！」

「放屁！放屁！」

「吃了鬼子兵這樣苦頭，還要叫他們老爺？放屁！打倒鬼子兵！」

「打倒東洋鬼！」

村民們一陣強有力的吶喊，表顯了中華民族的國魂；是那歷的偉大。張老實見犯了衆怒，一時嚇得不敢再說什麼，到底鬼鬼祟祟的縮了身子躲進大門裏去了。但衆人的怒吼，還是在空氣中

激昂的流動！

三 徒勞往返受愚又遭災

天空還只有發魚肚皮的顏色，太陽還沒有從東方昇了起來。田野間顯得十二分的靜情，此刻連一個鬼影子也看不見，只有包含了無限寒意底秋風，尤其在一清早的空氣裏，更帶了一點刺人肌膚的冷酷。枯黃的葉子兒，在秋風的動盪中彷彿是小鳥兒正在徘徊歧途找不到歸宿那樣的焦躁和淒惶；瑟瑟地好像是發出了悲哀的鳴聲。

這時候忽然間有一陣悲悲切切的哭泣之聲，衝破了這晨熹的天空。只見一個土饅頭的旁邊，跪着一個年約二十六七的少婦，身旁同跪着的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從他們身上載着那樣重孝的情形看起來，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母子兩個人。那個土饅頭裏長眠不醒的一定是她的丈夫了。寡婦孤兒的哭聲，是多麼的令人酸鼻。好像是巫峽啼猿，又好像是杜鵑悲鳴，哭得太陽不敢向東方上昇，一層濛濛的濃霧却瀰漫了天際，使天公也有點愁眉不展起來了。

這個痛哭流涕的少婦是誰呢？原來就是張家村李大哥的媳婦兒李大娘，身旁的孩子就是她的兒子李阿寶。那麼李大哥是怎麼樣死的呢？說來當然是萬分的悲痛。因為李大哥是樵柴爲生的，所以他的家裏也是非常清苦，雖然他們兩口子勤勤儉儉省吃省用的，多少也有些兒積蓄，不過在一個月混亂的日子中，不能到鎮上做買賣去，也不免坐吃山空起來。因此李大哥十分着急，他等不得鎮上有開市的消息，就挑了柴担，冒險到鎮上做買賣去。誰知在回家的路上，有兩個鬼子

兵，喝得酩酊大醉，攔住了李大哥要花姑娘。李大哥是個忠厚的鄉下人，見了鬼子兵那種瘋狂的態度，因此拔腳飛逃。不料觸怒了鬼子兵，就向他開了一鎗，可憐李大哥就中彈倒在地上了。

幸虧天可憐的，青郎在路上經過，碰着了牠。那時李大哥已經奄奄一息，由青郎負到他的家裏。李大哥因流血過多，已經不能救治。臨死對大娘說道：

「阿梅！我是被鬼子兵活活的害死了。雖然在這個平頭兒做人，根本不及是一隻狗；生死好像是沒有什麼大不了希奇。但我死了之後，留下你們寡婦孤兒，以後怎麼樣的過生活好呢？唉！我已經讀不得這許多了，我希望你把阿寶養大之後，叫他去當兵，我已不相信這一句好男不當兵的陳舊老話了，因為我要阿寶當了兵，替他可憐的父親報仇，替不幸的祖國報仇！……」

李大哥說完了這幾句話，他就閉下了眼睛死了。剩下了孤苦伶仃的李大娘哭得死去活來，村中人也都代爲她暗暗的傷心。離開李大哥死後一星期的今日一清晨，可憐李大娘做不起頭七。所以她只好把麵粉做了三個饅頭，在饅頭上插了三枝香。帶了阿寶，到李大哥三尺新碑之前，來悲痛地哭祭一番。雖然她不會做一篇動人心絃的祭文來令人同情落淚，但她這一陣子痛哭，已經足以使天地爲愁，草木淒悲了。這時聽她還嗚嗚咽咽的說道：

「唉！可憐的阿元呀！我想不到你這次到鎮上去竟會被鬼子兵殺死了，鮮龍活跳的去，却是血淋淋受了重傷的回來。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現在你是死得這樣的悲慘，這樣的傷心，今天是已經頭七了。可是家中是苦得這一分樣兒，農村破產，種人家田，也是活

不下去，誰知打柴度生，連性命都送了。我現在連幾碗小菜都買不起，在你墳上供祭，你倘然魂而有知的話，你一定也在淌眼淚了吧！想你死後的一切，還是蕭青郎給我想法子，向人家四處捐募，才能把你草草的下葬。人家有錢的，連家中一隻狗死了，還買了一具好棺材，誰知我們窮人，竟會苦得這個樣子。阿元！阿元！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吧！我不久總可以和你來見面的！……」

「啊！爸爸！爸爸！我叫你，你爲什麼不理我了呀？爸爸吓！爸爸吓！」

李大娘母子兩人痛哭得死去活來，這時村中人都都起來工作了。秦四婆婆手臂上挽了一筐子雞蛋，遠遠地走了過來。她在李大娘身旁站住了，聽了這悽悽切切的哭聲，她的老淚也流了下來。低低的叫道：

「李大娘！你也不要哭了，人死了，哭是哭不活轉來的。假使你哭出毛病來，叫阿寶一個未滿十歲的小孩子不是更沒有辦法了嗎？唉！李大哥這麼一個忠厚老實的好人，死得確實傷心，但又有什麼法子呢？他們有的是鎗，是刀，他們要殺你，你還能叫誰來幫忙呢？李大娘！我勸你不要哭了，還是勤勤儉儉的把阿寶養大了，再等機會和他們算賬。好在大家都說今天鎮上開市了，又可以做生意了。他們還說今天村子裏到處都貼了告示，說太平了。可是我跑了這許多路，却沒有看見一張，所以我的心裏倒又開始疑惑不決起來。矮子肚腸多，鬼計多端，不知道他會不會叫我們上當呢？唉！鬼子兵這麼可惡，菩薩爲什麼不生眼睛？叫他們一個一個的路倒屍哩！」

秦四婆婆東一句西一句的自說自話的說了一大套，但李大娘和阿寶却沒有理會她，依然嗚嗚咽咽的哭得十二分傷心。秦四婆婆揩揩眼淚，嘆了一口氣，因為怕時候不早，遂自管匆匆的走了。走過土地廟的時候，方才見牆壁上有一張告示，但下面已被人撕去了一塊，只見王跛子站在旁邊，抬了頭兒細看。秦四婆婆連忙趕上兩步，叫道：

「王跛子！你看這是不是東洋鬼的告示嗎？他們在裏面說些兒什麼？真太平了嗎？」

「哦！秦四婆婆！這正是東洋鬼的告示，大概說太平了，可以開市了。我眼睛也花了，抬上頭去看了大半天，只見一／＼的不知寫了些什麼？我想大家都到鎮上做買賣去，看來不會假的。時候不早啦！人家都去了，你不再趕了去，怕早市就要完了。」

王跛子回頭向秦四婆婆望了一眼，一面招呼，一面告訴着說。秦四婆婆點頭說道：

「我也馬上要去了，王跛子！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是到鎮上去請醫生的，因為老太太的病還不見十分痊癒。鄒小姐這人的心眼兒真好，她的爸爸和哥哥這樣看不起我家上燕少爺，但鄒小姐却依然待我們老太太像自己母親一樣。前天她跟了雄老爺回鎮上去了，還來看望我們老太太，並且留下了一點錢。說老太太要想吃什麼給她吃一點。你想這麼一個好小姐，還不像媳婦兒一般的盡孝了嗎？」

王跛子一面說，一面便匆匆的向鎮上走了。秦四婆婆聽了這些話，心中很有點感觸，忍不住嘆了一口氣，暗自想道：這是江老太太的兒子養得好，個子兒高高的，臉蛋兒白白的，不但小姐們見了歡喜，就是我老太婆見了，心裏也好不羨慕。所以我就苦在一個兒女都沒有，假使我也有

像上燕這麼一個漂亮的好兒子，不怕沒有小姐像媳婦般的來侍奉我。但無論什麼事情都配好的，就是因為我沒有兒女，所以身子才這麼的強健。假使我也像江老太太那麼的衰弱多病，那我恐怕早已要活活的餓死了。一面想，一面她也抬上頭兒去望告示。心中兀是狐疑着，不知道開市的消息真不真？告示上是否有寫明呢？就在這時，小狗子從張老實家門口走過來。秦四婆婆一見，連忙招了招手。叫道：

「小狗子！你快過來，你是在學堂裏唸過書的，這些告示總看得懂，裏面寫的是不是真太平了？」

「秦四婆婆！不用看了，我已看過四五遍了。」

「那麼你一定看得很詳細了，快告訴我吧！我是亮眼瞎子，看了大半天，白紙上有黑字，却不知道寫點兒什麼？大家說今天鎮上開市了，我恐怕這話有點靠不住，所以我還沒有胆子到鎮上去走一走。」

「今天是開市了，村長公公很有把握對我們說的，所以大家都趕市去了。你怎麼還不走？小脚伶仃，恐怕來不及了吧！」

「張老實的話，儘歡喜歡吹牛皮，我現在有點不大相信。小狗子！那麼你自己幹麼不去做買賣？」

「我和鷺水合夥了，他說代我到鎮上去，回頭四六拆賬。」

「你這麼年紀輕輕的小夥子，却喜歡偷懶，不是我搬弄是非，你和鷺水合夥要吃虧的。鷺

水本身倒還老實，他的女人就能幹精明，只算進不算出的。」

「我反正只有一個人，過一天度一日，吃虧也好，反正都是中國人，利權總不會外溢。假使叫我吃虧在鬼子兵的手裏，那我心中就有點不肯罷休。」

「小狗子！你倒是很愛國，像你這樣想頭就好。我聽人家說，中國人都是自私自利，做官的就和強盜一樣，一個是明，一個是暗的罷了。假使給你去做官，我想中國就不會弄得這樣腐敗了。」

小狗子聽她這樣說，倒忍不住好笑起來了。搖了搖頭。說道：

「秦四婆婆！你不要跟我開玩笑，我有資格去做官，鬼子兵就不會打進中國來了。啊呀！你老人家不要儘管跟我在這裏撩天呀！到鎮上也有十來里路程呢！難道你預備到鎮上吃午飯去嗎？」

「我膽子太小，你既然把告示看了四五遍了，你快唸給我聽，假使真太平了，我便馬上就走。」

「啊呀！秦四婆婆！你怎麼老逼着我？我和你一樣，也看不懂呀！」

「什麼？你也看不懂，難道你這兩年書就白讀嗎？小狗子！老太婆很可憐，你還捉弄我不成？」

「秦四婆婆！你這人真說不明白，告示上又不是寫的中國字，都是畫花樣的鬼子文，除了我們校長先生看得懂，誰也沒有這樣好學問認識它；可惜校長先生不在這裏了。老實的

跟你說，我若把上面這些字都認得了，還跟你在這裏空閒談，早已跟雄老爺和什麼三寸四寸隊長一桌子吃酒去了。」

小狗子說到後面，臉上至少有些兒憂憤的樣子。秦四婆婆却顯出驚奇的表情，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樣說起來，東洋鬼也是勢利的多，雄老爺家中有錢，他便請雄老爺吃酒。可是世界上不論東洋人，外國人，中國人，都是一樣的！」

「噯！你不知道，這桌酒不是好吃的，不是雄老爺一個人，還有他兒子宗少爺，還有鎮上開舖子的花三爺，還有……大概有十多個人，吃了這一桌酒，據青郎說，他們會幫了鬼子兵來殺害我們同胞的！」

「真的嗎？阿彌陀佛！這桌斷命酒千萬吃不得，那不是仍舊不太平嗎？我想鬼子兵在酒裏一定放下了迷藥，不，也許是獸性藥，所以吃下了，人兒就會把性子都改變了嗎？」

「秦四婆婆！你這話就說得對了。哦！時候真的不早了，你該趕路了。我若在這裏再站下去，可要耽擱你的正經事了。」

小狗子聽她越談越有味兒了，這就怕她趕不及市，遂向她一點頭，匆匆預備走開的意思。不料秦四婆婆却把他拉住了，好像有什麼央求似的神氣。說道：

「小狗子！我知道你是熱心人，人家叫你幫忙，你一定不會推却的。」

「秦四婆婆！你不用奉承我，我這人就是愛管閒事，熱心兩字倒談不到。那麼你有什麼需

要我幫忙的地方，只要我能力及得到，我一定可以答應幫你的忙。」

小狗子這才又回過身子來，向她很認真的回答，確實他是很有有一點俠義的心腸。秦四婆婆把手裏那筐子雞蛋向上提了提，然後說道：

「我家裏這幾隻老母雞總算很爭氣，牠們也可憐我是個孤老太婆，沒人賺錢，所以這一星期來就生下五十多個雞蛋，到鎖上去賣了倒很值幾回錢。不過我膽子太小，見了東洋人就發抖。剛才我遇見李大娘母子兩人在李大哥墳前哀哀的哭，想到李大哥一個身強力壯的男子漢，尚且被東洋鬼殺了；所以我心中更加感到寒兢兢不敢前去。我想把這件事拜託了你，請你代我到鎖上去賣了吧！賣去了後，給我買一斤鹽，買兩升米帶回來，我一定請你吃夜飯，不知道你肯代我走一趟嗎？」

「代你走一趟是沒有關係，我夜飯倒不希罕吃，吃你的飯，真是要犯天打的。不過我代你去了，萬一遇見了鬼子兵，我這人脾氣你也曉得，情願死，也不情願被辱，所以一個換一個不蝕本。但是這五十個雞蛋可也保不牢，我不問你賠性命，你也不能問我賠雞蛋，你說我這個理由對不對？」

「哦！小狗子！慢慢交！你這樣火氣大，我有些放心不下。丟了五十個雞蛋倒小事，犧牲你這一條性命，我可担不起這一個罪孽。」

秦四婆婆聽他這樣說，又見他伸手來接竹筐子，這就連忙把手縮了回去，搖了搖頭，表示不肯拜託他的意思了。就在這個時候，小玲子姑娘脅下挾了一個包袱走過來。一見秦四婆婆還在這

裏，不禁啊了一聲。說道：

「四婆婆！你說等不及我，要早走一步，怎麼直到這時候還沒有上市去呀？時候真的可不早了呢！」

「玲姑娘！你把布織好了嗎？也好，那麼我們此刻就一同上市去吧！」

秦四婆婆一見了玲姑娘，因為有了一個同伴，她也只好張了膽子，和小玲子一同急匆匆的過橋到鎮上去了。

小狗子呆望着她們去遠了，因為自己一清早和金鷺水捕好魚後，鷺水就往鎮上去了。他叫小狗子先到他家中去知照一聲，是免得金大嫂心中記罪的意思。所以小狗子匆匆的走到金鷺水屋子的門口，一面敲了幾下，一面高聲叫道：

「鷺水阿嫂在家嗎？矮冬瓜！快開門！」

「噢！小狗子！你怎麼回來了？我的鷺水呢？」

金大嫂開門一看，心中倒是別別一跳，臉上現出驚慌的樣子，向他急急的問。小狗子忙微笑道：

「大嫂！你不要着急，鷺水哥到鎮上賣魚去了。」

「那麼你，……你為什麼不同去？」

「本來說一起去的，後來一算，不到二十斤魚，沒有多少重的分量，所以就讓他一個人去了。」

「哼！小狗子！我不是說你這人最調皮，銅鈔要進賬，事情最好不做。」金大嫂一聽這個話，心中就不開心起來。遂綑住了臉兒，冷笑了一聲，這話有點諷刺的成分。小狗子聽了，心裏暗想，這女人真利害，果然名不虛傳，遂笑嘻嘻的說道：

「金大嫂！你不要氣量太狹窄，鷺水可也不是老實人，我們說好了四六拆賬，這也可算很公平的了。」

「還說公平哩！記得上個月鬼子兵還沒打進來，你和鷺水也合了一次夥，但你張來的魚，又小又少，我們鷺水張的魚又多又大，我說四六拆賬還是你便宜，回頭鷺水回來，我跟他說，起碼三七拆賬。斷命鷺水這死人，老實得不像樣子，什麼地方都吃虧。幸虧我還只養了兩個孩子，要不然怎麼還養得活這一家呢？」

金大嫂說到後面，又滔滔不絕的罵起鷺水來了。小狗子聽了，有些不大入耳。遂冷笑了一聲，很生氣的樣子。說道：

「金大嫂！你不要嘮嘮叨叨的罵鷺水，我小狗子這個人雖貧窮，但眼界倒很高，錢算得了什麼？吃得光用得完，不要說三七拆賬，就是二八拆賬，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你話要說得好聽一點，什麼調皮啦，什麼銅鈔要進賬，最好事情不做，這種難聽的話以後少說。」

「好！憑你這一句話，二八拆賬，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小狗子說了許多話，金大嫂一句都聽不進去。只有這一句二八拆賬，她心中感到有點滿足，

遂故意敲釘轉腳的追說了這一句話。小狗子見女人家貪小得這個樣子，倒由不得好笑起來。遂說道：

「你以為我說過要賴嗎？放心，小狗子不是這樣的人。二八拆賬算不得什麼，你以為還不夠便宜的話，我就一個錢都不要了，全數送給了你吧！」

「不要賴，不要賴，回頭鷺水要賣了錢回來，你要分一分，你是我養出來的！」

金大嫂也有點東洋人的算盤，得寸進尺，這是秦四婆婆說的，她是只算進不算出的，這句話就一點兒都不錯。小狗子聽她還佔自己的便宜，一時氣紅了兩頰，正待發作幾句，忽見蕭青郎匆匆的過來，問道：

「小狗子！爲什麼？和女人家面紅筋青的也不像一個男子漢！」

「青郎！你不知道，我和鷺水合夥捕魚，因爲魚不多，只十八斤半，鷺水說他一個人到鎮上去賣了，回頭四六拆賬，我說隨便好了，沒有關係。誰知金大嫂認爲他們吃虧，要三七拆賬。我說二八也好，就是全數他們拿也不值幾個錢，我並沒有和她爭論呀！我很懂，和一個女人家吵鬧，我覺得坍台！」

小狗子聽青郎向自己埋怨，遂急急的解釋着說。青郎也知道金大嫂很精明，於是點點頭。微笑道：

「其實你們且不必爭論，今天能不能開得成市？恐怕也還是一個問題呢！」

「怎麼？難道又有變化了嗎？青郎叔！你打那兒來的消息？我說不，不會的！村長公公昨

天親口對我們說，今天一定開市，他自己也叫兒子福生挑一担米去賣給米店呢！」

青郎這兩句話倒把金大嫂一顆心兒又說得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她睜大了眼睛，一面向青郎急急的問，一面又自己安慰着自己的回答。青郎望了她一眼，低低的笑道：

「你何必急得這一分樣兒？我也不過猜想而已，因為鬼子兵的鬼計最多，一回兒善了，一回兒兇了，捉摸不定，誰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對了，我想鬼子兵也沒有這樣好良心，他還會肯給百姓過太平的日子嗎？假使他們真有慈善的心，那麼也不會來侵略中國來了。」

「你們不用嚇我，我可不會相信你們，東洋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是壞的。況且第一次貼的告示，總也應該弄一點信用出來給我們老百姓看看。青郎叔！你說是不是？」

「唔！是的，是的，金大嫂是個精明能幹的人，你的見解大概總不見得會錯吧！小狗子！你吃了早飯沒有？大餅油條，我請你客。」

蕭青郎向小狗子丟了一個眼色，他是不願再和這種無知無識的女人談話下去的意思。小狗子早晨的確還沒有食物下過肚子，被他一提起，果然咕嚕嚕的一陣子怪响起來。於是和蕭青郎點點頭，便向那邊大餅攤旁走過去了。這裏金大嫂對矮冬瓜說道：

「矮冬瓜！時候不大早了，你快給我去提一桶水來燒飯了。」

「嗯！不，我提不動！」

「小鬼！你要死了，越大越懶，提一桶水都不肯，你還想吃飯嗎？」

「人家真的提不動，早晨又沒好好兒吃飽，這回子兩腳還軟綿綿的一點氣力都沒有？」

矮冬瓜賴在小竹椅子上沒有動一動，他鼓着小嘴兒，很難過的回答。在他眼角旁，可以看見他還湧了一顆晶瑩瑩的眼淚。金大嫂兒兒子那副可憐的模樣兒，心裏也難過起來。但週歲的女兒又抱不脫身，家中更沒有幫手，也只好用了哄騙的手段，對矮冬瓜笑着道：

「矮冬瓜！你爸爸就可以回來了，但願菩薩保佑，這些魚全都賣了。他一定會帶扇子糖來給你吃。好孩子！你乖點兒！把水去提一桶來，說不定你在橋上就和你爸爸遇見了。」

矮冬瓜聽了扇子糖三個字，他把小舌尖兒在嘴唇上咂了一下，不知怎麼的他好像也會覺得有點甜味的樣子。這才把他懶洋洋的身子，振足一點精神出來。拿了小木桶，便像一隻小狗似的奔竄出去了。金大嫂見了，倒又忍不住好笑。暗自想道：這孩子倒會裝腔，一聽有扇子糖吃，誰還及得上他跑得快呢？

矮冬瓜提了小木桶，匆匆的往河邊走。忽然瞥見爸爸和一個鄉民從那邊走過橋來，他心中這一歡喜，立刻忘記了取水，急急奔過去。口裏還笑嘻嘻的叫道：

「爸爸！你回來了，扇子糖帶來了沒有？快拿來我吃吧！」

「小鬼！什麼扇子糖？看我扇你兩個巴掌吃！」

金鷺水滿面怒容，垂頭喪氣的一路回家。此刻一見矮冬瓜還問自己討糖吃，這就把一肚子氣全都出到他的頭上去。喝了一聲小鬼，撩起手來，在他小頰上就是拍拍的兩下子耳光。矮冬瓜冷不防被打，身子向後一仰，便跌了一交。幸虧他人小體輕，一骨絡又翻身爬起，提了小木桶，掩

臉大哭，逃回家中去了。這時其餘兩個鄉民大家口喊倒霉，也就各自散去。青郎和小狗子兩人正嚼完了一副大餅油條，遠遠的見鷺水那樣頹然的神氣，知道事情尷尬，遂匆匆的奔上來，問道：

「鷺水！怎麼啦？臉色多難看的！到底開市了嗎？」

「魚兒可會全賣了？幹麼堵起了嘴呀！」

「小狗子！你還問賣了多少魚？一條都沒賣，一條都沒帶回來，他媽的！上了大當！逃了性命，已是上上大吉，魚兒翻在街上，被人踏成了泥醬。哼！什麼開市？開他媽的鬼市！說起來好聽，其實是鬼子兵趁火打劫，把我們趕市的全都搶了，還開鎗，唉！以後誰還再信他們說的鬼話！」

金鷺水滿額暴露了青筋，而且還冒着黃豆大的汗點。他此刻却不想回家，在橋脚下的一塊大石上坐下來，表示走得吃力的樣子。青郎憤憤的說道：

「不是我放馬後砲！我早就料到東洋鬼不是好東西！他們能講究人道的話，也不會打進我國來了。」

「這真是豈有此理！他媽的！我若有一枝鎗的話，我一定去當兵，殺他們這些鬼子去！」
小狗子也是磨拳擦掌的樣子，他滾咬牙切齒，大有和敵人拚命的神氣。這時矮冬瓜哭回家裏去，金大嫂倒大吃了一驚，還以為他不小心在路上跌了交。遂急急的向他問道：

「你這該死的小鬼！這一點點小事情都做不成，你還想吃飯嗎？中飯給你餓一頓，看你會

拿了空桶回家來。」

「媽！你還罵我，爸爸打我兩記耳光！」

「什麼？你在活見鬼，爸爸上市去了，一回兒難道回來了嗎？」

「回來了，真的，你不相信，你看那邊橋下坐着的不是嗎？」

矮冬瓜聽母親還不相信，遂揩乾了眼淚鼻涕，把手向門外指了指告訴。金大嫂聽了，連忙探首向外一望，果然見鷺水遠遠的坐在橋脚下，旁邊還有青郎和小狗子指手劃脚的不知在說些什麼話？一時只道鷺水和小狗子拆賬不開，所以在爭吵起來。這就立刻把抱着的小貓，交到矮冬瓜的手裏，便飛一般的奔了過去。她問也不問清楚，就急急的說道：

「小狗子！你這人真也太不講理了，嘴裏說得很漂亮，怎麼現在鷺水回家了，你就跟他爭多論少起來？老實告訴你，本來馬馬虎虎，三七折賬，現在偏一分也不給你，誰叫你自己說得太漂亮的！」

「噯！噯！噯！大嫂子：你不要火氣太大，我本來就一分也不要呀！」

鷺水和青郎小狗子三人正在感到萬分憤怒的時候；萬不料金大嫂會來勢汹汹的向小狗子說出了這兩句話。大家一時還弄得莫明其土地堂，但小狗子却早已明白，忍不住噯了三聲，笑起來回答。金大嫂對於小狗子這一種說話的態度，也是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反而怔怔地愣住了。鷺水聽女人還要跟小狗子爭論拆賬問題，便向她啐了一口。沒好氣的說道：

「你不要給我在做夢吧！什麼三七折賬？一分不給？老實告訴你，東洋鬼騙人，此我門老

百姓上市，他們却等在那邊，一陣風兒似的，把什麼東西都搶了一個乾淨。他們還開鎗，有好幾個老百姓受了傷。我總算祖宗有積德，才不會吃流彈！」

鷺水這幾句話聽到金大嫂的耳朵裏，方才知道自己有些誤會了。一時懊悔不該太以魯莽，因為小狗子望着自己在發笑。從這笑的神態上猜想，覺得至少有些兒諷刺的成分。因此她內心感到一陣子羞愧的焦躁，兩頰也會變成一個血噴豬頭那麼的通紅起來。不過她還竭力鎮靜了態度，想了一回。問道：

「那麼十八斤魚被搶了？難道這隻漁簍子也丟了嗎？」

「唉！你這女人真想不到還會問出這些話來？我問你，逃命要緊？還是拿漁簍子要緊？我要如中了流彈，不要說漁簍子，就是我這個人也不會再回來了。」

鷺水對於妻子這種精明過分的打算，心中不免有些兒怨恨，遂向她投了一瞥討厭的目光，抑怨地說：「誰知金大嫂却指手劃腳的大罵起來。說道：

「啊呀！我看你這個殺千刀真是變快了，我早晨這麼關照你，叫你捕好了魚，回家來一次，也好留幾條下來自己吃，誰知你偏不聽從我的話，就這樣走了。現在白白地費了一整天工夫不算，把這十八斤多的魚全都送給東洋鬼吃，賠了氣力不說，還送了漁簍子，你這……不是死人嗎？照理那隻漁簍損失的錢，應該和小狗子對分的，因為你們不是合夥做生意的嗎？那麼你總不能太吃虧的呀！」

「金大嫂！不是我青郎來說一句話，你的盤算真也太好了。賣了魚回來，你倒要三七拆賬

二八拆賬，現存漁簍丟了，便要小狗子賠一半損失。我說你無論什麼都要照理，那些東洋鬼搶了十八斤魚去，你爲什麼不照理叫他們賠還呀？這個年頭兒，兵荒馬亂，誰保得住性命是自己所有的？更何況是身外之物呢？所以你這種手段對付同村的人，問問旁人說句公道話，到底該不該呢？」

青郎聽金大嫂這樣兒，一時實在忍耐不下去了，不待小狗子回答，他就代替小狗子打抱不平說。說到末了，又向圍裡四面來聽消息的村民望了一眼，是要大家來說句公平話。衆人聽了，也都說金大嫂太厲害了。金大嫂這聲弄得沒有落場勢，女人家別的沒有新花樣，心中自以爲受了委屈，她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金驚水雖然在平日是有點怕老婆的，不過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之下，他也不禁大發脾氣起來。猛可跳起身子，大喝道：

「不是我中流彈死了？要你哭得這麼的傷心！我瞧你這女人吓！也太想不明白了。你再要撞撞哭哭的話，我就湊你這兩個嘴吧子，看你預備怎麼樣？」

「好！好！你打，你打，我被你打死了，也省得在這活地獄裏受苦受罪！」

驚水只不過把手兒揚了揚，還只有裝做要打的姿勢。不料金大嫂就一頭撞了過來，大有和驚水拚命的神氣。小狗子却把驚水拉開了，對金大嫂說道：

「不要吵，不要吵了，我小狗子雖然是窮光蛋，但一隻漁簍子我還賠償得起，就是我一全數賠還也不要緊，你說吧！值幾個錢？爲了這些小事，害你們夫妻不和睦，這倒是我的罪孽了。」

「對了，對了，小狗子這話說得有義氣！這種女人倒也少有的！」

「看鬼子一到村子裏，她還肯了漁簍子逃走？恐怕性命都不是你的了，還爭天奪地的。」
「看在旁邊的人都有點不服氣了，遂你一句我一句的批評起來。金大嫂越想越氣，便哭天哭地的大哭起來。還有幾個和金大嫂合得來的男人，遂把她帶勸帶拉的拖回家裏去。就在這個時候，張老實急匆匆的奔過來，一面急急的問道：

「爲什麼？爲什麼？你這裏圍了一大羣的人兒？啊！鷺水！你已經從鎮上回來了嗎？你怎麼垂頭喪氣的？到底鬧市了沒有？我的兒子福生可會見到他嗎？」

「你還問哩！我們都上了你的當！你事情不弄弄清楚，却叫我們去上市，現在幾乎把性命都送了，誰還看見你的福生？不知道！」

鷺水見了張老實，心中就有點氣鼓鼓，這就把臉兒一板，大有埋怨的神氣。張老實紅了臉兒，不由吃了一驚。急道：

「什麼？東洋人難道真又動手了嗎？」

「還不是真動手，難道是假的不成？我十八斤魚丟了不算，還把漁簍子都送了，你想倒霉不倒霉？村長公公！你活了這一把年紀，以後衛事別太粗魯，事情總要打聽得真確一點，不要拿了鷄毛當令箭，損失十八斤的魚倒還小事，吃流彈運性命都活不成呢！」
鷺水因爲心中怨恨到了極點，所以也顧不得他是村長公公，就毫不客氣地一再的向他埋怨。張老實羞愧地漲紅了耳根子，急得跳起來。說道：

「驚水！話要擺正了牙齒再說，雄老爺關照我這麼說，我也對你們這麼的說，況且佈告貼在村子裏，你們都親眼看見的，怎的埋怨我給你們去上當？你們上了當，我有什麼好處？再說我自己也不是叫福生去上市的嗎？所以你這種話把我氣得血都吐得出來的。」

「不錯，不錯，這倒不能怪到張村長頭上來的，因為他自己也上了當呀！」

忽然人羣中有人這麼的說，大家把視線都集中那說話的身上去，原來是王跛子。張老實一見王跛子，便慌可走上去。急急的問道：

「王老兄！你怎麼的說？你在鎖上可曾見到我的福生嗎？」

「你的福生嗎？他把你一担米全都丟了。」

「啊！都丟了嗎？哎呀！這個死人哪！」

這消息聽到張老實的耳朵裏，彷彿是晴天中起了一個霹靂，他眼前一陣子金星亂冒，幾乎急昏倒到地上去了。大家聽了，都也連喊可惜！這一担米的損失可不小呀！王跛子遂接着告訴道：

「我給老太太到鎮上去請醫生，誰知醫生都逃走沒有回來。我心中暗想，既然太平了，爲什麼他們還沒有知道呢？後來我走過大順公米行，看見糶米的人真多，福生也歇在一邊等候。不料正在這時，忽然一陣風來，說東洋人在四處搶東西拉女人，還要開鎗殺人。嚇得大家丟了東西只顧逃命，我看見福生也丟了這一担米，跟着大家逃跑了。」

「啊呀！該死該死！這福生小鬼！真是死人哪！白丟了一担米，他不會挑了米逃的嗎？這小鬼真是太糊塗了。都是雄老爺害人精，害得我損失了一担米，這……不是叫我太心痛

了嗎？」

張老實越聽越急，急得團團的打轉，眼淚幾乎也落了下來。大家都也議論紛紛的罵起雄老爺作事糊塗，不該給人上當。就在這時，忽然聽得一陣子號哭的聲音，由遠而近。大家回頭急視之，只見秦四婆婆和小玲子姑娘從橋那邊嗚嗚咽咽的哭過來。秦四婆婆有點神經失常似的，逢人就告訴道：

「啊呀！五十個雞蛋一掃光，一個錢也不給。這是我的命根兒，搶我雞蛋，還是把我老命殺了好呀！那些斷命的東洋鬼，殺千刀，殺萬刀，斷子絕孫，死了也要打入地獄裏去的！啊！天哪！天哪！」

秦四婆婆越說越傷心，她連路也走不動了，就坐在地上，拍手拍脚的大哭起來。青郎小狗子等都走上去，大家探問道：

「四婆婆！你去了也沒有多少時候？怎麼也會碰見了東洋鬼？」

「我和四婆婆一同到鎮上去，還沒有到鎮，誰知在半路上就竄出來兩個東洋鬼，一句話也沒開口，揚了揚刺刀，就把四婆婆雞蛋連筐子都搶跑了。」

小玲子姑娘眼淚鼻涕的也忍不住帶哭帶泣的告訴着說。秦四婆婆却依然呼天踏地的哭罵着，好像是死了人一樣。說道：

「作孽呀！我是一個苦老太婆哪！無田無產無子無孫的苦命人呀！我是靠着雞蛋蛋活性命，你們搶了我的蛋去，不知道我的蛋裏有毒的呀！吃下了爛舌頭爛肚腸的，一個一個

的都要路倒屍的呀！斷子絕孫的東洋鬼，你們都要變砲灰的呀！……」

秦四婆婆罵到後來，倒好像包含了一點帶着小調的成分。大家聽了，都忍不住好笑起來。青郎見小玲子脅下仍舊挾着一個紙包，遂向她低低的問道：

「玲姑娘！你的布倒沒有給他們搶去，這真是你的幸運兒呢！」

「怎麼！玲姑娘的袴子被什麼人扯破了？」

小玲子沒有回答，忽聽村中一個小孩子向她這麼的問。一時大家都注視到小玲子的下身上去，小玲子漲紅了粉頰兒，却大有嬌羞的意思。秦四婆婆代為向衆人告訴道：

「這到底是年紀輕佔了一點便宜，給鬼子兵捏了幾把大腿，把袴子都扯破了，才算保牢了這兩塊布。看我這苦命老太婆，跪在地上向他們叩頭求饒，他們也裝做沒有看見呢！」

「四婆婆！你不要胡說！」

小玲子見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的臉上來，一時把耳根子都羞紅了，却向四婆婆逗了一個嬌嗔，大有怨恨她多事的意思。青郎臉兒是已變成了鐵青的顏色，小狗子的牙齒也是咬得那麼緊的。這時忽然蕭紅郎也匆匆的從鎖上奔回來，見了衆人，急急的告訴道：

「不得了，不得了，鬼子兵在鎖上又殺人放火起來。我親眼看見曹麻皮被一個鬼子兵戳了五六刀，血淋淋的躺在地上不會動了。」

「真的嗎？紅郎！那麼我的福生呢？米被搶了，人怎麼也沒逃回來呀？」

「福生在路上跌了一交，我想去拉他，但一陣子人擁過來，我就被他們擠散了。」

「呵呀！這樣說來，我福生不是被大家踏死成泥餅了嗎？唉！我去找他，我去找他！找不著福生，我跟雄老爺要兒子去！」

張老實雖然是一個老奸巨滑的私利人，但事情臨到自己的頭上，他也急糊塗了。好像發了瘋狂般的，奔過了橋向鎮上飛一般地跑了。青郎向四婆婆勸慰道：

「四婆婆！不要難過，丟了雞蛋倒小事，沒有被他們殺死，到底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哩！」
「青郎！你不知道，丟了我的雞蛋，和丟了我性命差不多。我老太婆無依無靠，這可推板不起呀！」

「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我想法子湊三十個雞蛋的錢送給你吧！」

「這個我怎麼好意思？鬼子兵搶了我去，却要你賠錢，我如何說得過去？」

「沒有關係，你太苦了，我們一村子的人，不幫忙，誰幫忙？玲姑娘！你快扶四婆婆回去，我把錢隨後送過來。」

秦四婆婆這才站起身子，千恩萬謝的和玲姑娘一同回去了。小狗子見鷺水兀是呆若木雞般的，不回去，遂笑了一笑，拉了他一下身子。說道：

「鷺水哥！你放心回去，和大嫂去說，漁簍我小狗子賠，不要害怕，我小狗子不會叫你做難人！」

「小狗子！你這是什麼話？我怕女人嗎？你不用賠錢，她跟我吵，我就殺了她，譬如鬼子兵進了村子來殺死！」

鷺水聽小狗子這樣說，明明笑自己怕老婆，這就紅了臉兒，恨恨的回答了這兩句話，他把腳一頓，便奔回家中去了。小狗子待要追上去，却被青郎拉住了。笑道：

「小狗子！你別急，他是口硬骨頭酥，沒有關係，決不會鬧出事情來的！」

王跛子等都笑着回去了，這裏只剩下了小狗子和青紅二郎三個人，他們心中都有一陣子反抗的意思，東洋鬼不打走，是永遠不會有太平的日子！

時候齊巧是正午了。

雖然是秋天的季節，太陽的光還是那麼熱辣辣地；

青郎等三個人覺得背心上有着一種刺激性的壓力，

於是他們的血液在準備着沸滾起來了。

四 心若蛇蝎矮子假慈悲

一陣咳嗽的聲音，震碎了四周靜悄悄的空氣。這就見臥房裏的床上躺着一個年約六十許的老婦人，這就是江老太太了。她此刻一個人細細地暗想着，王跛子告訴我，鎖上已開了市，而且也已太平了。我想這也許不見得，鬼子兵是個野心無限制的惡魔。上燕時常對我說，日本的侵略政策，目的在吞沒我們整個的中國，所以太平的希望是很少會實現的。一回又想鳳小姐待我眞的太好了，她要回鎮上去了，還特地送錢來望我。殷殷地安慰我，叫我醫生總得看，病也得好好靜養。千萬不要憂愁，免得她在鎮上記罪。唉！鳳小姐眞是一個好姑娘，她完全已盡了做媳婦的責

任。不過她爸爸和哥哥很看不起我家，雖然現在婚姻比較自由了一點，但做父兄的不答應，看起來這婚姻一定也有很困難的問題。她正在呆呆的想，忽然一陣脚步聲輕輕的响進來，回頭一望，原來王跛子已經回來了。遂低低的叫道：

「王跛子！你回來了？鎮上的情形怎麼樣？還算太平嗎？」

「唔！老太太！還算太平，還算太平。」

「那麼醫生請來了沒有？……」

「醫……醫生……都逃難逃跑了，還沒有回來，所以一時裏找不到。」

王跛子生恐怕老太太着急，所以不肯把實話告訴她，吱吱唔唔的 answering。江老太雖然是個有病在身的人，但她心裏很清楚，她覺得王跛子好像在竭力掩飾他臉部憂憤的表情，這就用了懷疑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王跛子！我見你的神情不大好，所以我覺得你這些話恐怕靠不住，也許有點瞞着我吧！

我想，我想，……鎮上一定發生了很大的亂子吧！」

「老太太！你真是個明白人，被你一猜便猜中了，我告訴你，可是你千萬不要害怕，也不要着急。……」

「王跛子！事情到了這個時候，我還怕什麼呢？我還急什麼呢？你說吧！你說吧！」

江老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她口裏雖然是這麼的說，但她臉部的表情已經是相當的緊張。王跛子於是很憤怒的罵道：

「這斷命鬼子兵真沒有道理的，他們今天自己在村子裏貼了佈告，說太平了，叫我們可以上市去了。誰知道大家一到了鎮上，完全上了他們的當，他們還是逢人便殺，見物便搶，可憐曹麻皮活活的就被他們殺死了。還有……還有……秦四婆婆一筐子雞蛋都搶去，驚水的一簞魚也全都丟掉了。老太太！你想，這還成什麼世界？簡直變成強盜世界一樣了。我拔腳逃的時候，還見村長兒子福生拋了一担米逃性命呢！唉！這個年頭兒怎麼樣做人好呢？」

「不是我過後說這些話，昨天我聽了你的話，我的心裏覺得就有些兒懷疑。東洋鬼不是好東西，他已經打到我們這兒來，還讓你們快快活活的做人嗎？要過太平日子，除非把他們打出去，不過我這麼一個多病的人，大概再不會有見到太平的日子了吧！」

江老太說到這裏，話聲包含了一點顫抖的成分，顯然她大有淒涼的意思。王跛子也嘆息了一回，因問江老太身子怎麼樣？要不吃一點兒稀飯，江老太搖搖頭，說道：

「我此刻倒也不覺得餓什麼，但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夢，此刻很覺得疲倦，所以我還是靜靜的合一回眼吧！」

「老太太！你夢見了什麼呢？」

「很模糊的，一回兒好像上燕回來了，一回兒又好像見上燕在打仗，忽然一顆子彈打過了

他的身子，我心中一急便醒了，這夢也不知是凶是吉？所以我真有些兒擔心。」

「老太太！你不要擔心，這是因為你想念的緣故。況且夢中之事是相反的，好的倒是不吉

利，惡的倒很好的。」

王跛子一面對她低低的安慰，一面却悄悄地自管退到房外去了。

到了第二天，王跛子想起張老實昨天奔到鎮上去找尋他的兒子，不知又有什麼消息帶回來沒有？遂到村子裏來看情形，只見張老實家門口圍了一大羣的人，張老實自己站在一張長檯上，用了很响喉嚨，對大家像演說般的樣子。說道：

「喂！喂！你們大家靜一靜，靜一靜，聽我詳細的告訴你們吧！昨天的事情，雄老爺叫我到他家中去過了，他說昨天的事，是雄老爺上了山村隊長の當，而山村隊長却是上了他手下東洋兵的當。隊長事前本來跟部下都說好的，昨天開市，不許胡鬧，想不到大家居然鬧起來。雄老爺就向隊長提出嚴重交涉，但山村隊長說，他們無非是鬧着好玩，並非當真，後來大家一混亂，因此反而弄壞了事情。現在雄老爺和山村隊長已經完全說好了，明天照常開市，要是再有什麼花樣鬧出來，雄老爺拍過胸，說是保在他的身上。」

「什麼？搶東西，殺人都算是好玩嗎？胡說，胡說。」

「這是什麼狗屁話？他媽的！誰還相信這些話，真是傻子！」

青郎紅郎和小狗子站在人叢裏聽張老實這樣說，大家都氣得鐵青了面孔，再也忍熬不住的向他回了這幾句不平的話。衆鄉民聽了，也議論紛紛起來。因為鬼子兵給他們印象實在太惡劣的緣故，所以大家顯然都有不相信的意思。張老實話雖這麼的說了出來，不過自己想想也有點不相信起來。但雄老爺這麼的關照我，我又不能不這樣的說。於是他拍拍掌，還是叫大家靜一點的意

思。接着又說下去道：

「你們大家且不要吵起來，我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東洋兵現在誠心要和我們本地人交朋友，說是今天有聯絡班班員們到各村莊來拜望大家，是聯絡彼此感情的意思。他們不是兵，不帶鎗，而且還有許多禮物來贈送給大家，其中還有一個東洋醫生，給病人打針吃藥不要錢，他們完全是一片好心。雄老爺說，他們這樣有禮貌對待大家，大家也要十分客氣對待他們。比方說，他們問你們恨不恨東洋人？你們回答一點兒也不恨。他們說東洋人好不好？你們回答說非常好。……」

「什麼？什麼？這是誰放的他媽狗臭屁！他們殺了我們的同胞，搶了我們的財產，還說他們好，這個人除非不是人養的了。」

小狗子又在後面暴跳起來反感着回答，驚水聽了，認爲這事也太豈有此理了。遂搖搖頭，跟着反對道：

「我昨天白白丟了十八斤魚，險些兒吃了流彈，還說他們是好人嗎？這個殺了我的頭，我都不願說！」

「村長公公！你還是趕快去回絕他們，請他們不必來望我們，東西也不希望要，只要他們不來搶奪我們的東西，已經是上上大吉了，還想要他們的，這除非在做夢！」

秦四婆婆也高聲地回答，聽到張老實的耳朵裏，不免皺了皺眉尖兒，嘆了一口氣，有些苦笑的神情。說道：

「啊呀！你們這般人怎麼這樣說不明白的？打開天窗說亮話，誰願意他們來呀？不過他們自己要來，你們那個有胆量去阻止他們呢？」

「村長公公的話也說得不錯，因為他們勢力大，沒有辦法對付他們，爲了求太平，就當面說他們一句好也不要緊。常言道，舌頭打一個滾，本來不蝕本。順順他們的心，只要有太平日子過也就罷了。」

有幾個胆子小的村民，他們是怕麻煩，希望得過且過，只要能夠苟活下去，他們已經是很滿足了。張老實一聽有人附和自己的話，遂連忙又說道：

「雄老爺又對我這麼的說，只要大家安安分分恭恭敬敬的對待他們，說不定今年的租可以給你們打一個折扣。」

「誰希罕他打折扣？我們情願餓肚皮，也不情願認仇人做恩公！」

「驚水！別人家不說話，你又自稱大好老！給我少說幾句，聽大家說吧！」

金大嫂是專門喜歡貪小便宜的，對於雄老爺前來收租打折扣的話，她倒又很聽得進去，所以向驚水瞪了一眼，便把他拉到旁邊去了。驚水心中生氣，遂回家去了。這時衆村民又交頭接耳，大家紛紛猜疑。青郎覺得東洋鬼的手段真是太厲害了，他們殺了我們，打了我們，還要假仁假義的來討好，目的是在收買人心。雖然他幾次三番要向大家演說東洋兵的殘暴和可惡，不過他理智告訴自己，一個人不要太魯莽，要反抗也得好好地有計劃的進行，否則，單憑一時之勇，那是恐怕會遭意外不測的。青郎在這樣打算之下，所以連小狗子要大聲反對的時候也被他丟了眼色阻止

了。

這時王跛子心中也糊裏糊塗的暗想，張老實說回頭有東洋醫生來給人家免費打針治病，假使他們真有這一番好心的話，那麼我們老太太這個病倒也可以給他們診治診治了。一時他就忍不住開口問道：

「張村長！我倒要向你問一個明白，東洋醫生來免費看病，大概不會有什麼惡意吧！因為我家老太太，就沒有好好兒起過床。」

「醫生怎麼會有惡意呢？我覺得你們這般人疑心病太重了。好了，好了，我去張望張望，說不定東洋老爺就可以到了。」

張老實一面回答，一面便匆匆地向那邊橋上奔過去了。蕭紅郎向王跛子望了一眼，有些奇怪地問道：

「王跛子！你是不是有病要他們看嗎？」

「不！我倒沒有什麼病，還不是爲了老太太躺在床上一點兒精神都沒有嗎？」

「噯！不錯！江老太病了不久日子，給他們打兩枚針，說不定就會起床了。」

小玲子姑娘站在旁邊也插嘴回答，小狗子却連連搖頭，他又心直口快的說道：

「王跛子！我勸你還是別想出這個主意來，你昨天不聽見曹麻皮被他們活活的殺了嗎？活着的人，他們尚且要殺。何況生了病的人，他們說不定一枚毒藥針就把病人送了命。你想，這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千萬不要貪這一個便宜才好。」

「啊呀！我真是一個老糊塗，幸虧你一語提醒了我，不錯呀！東洋鬼要真是個好良心的話，他們也不會打進中國來了，萬一老太太真的被他們一針打死了，日後叫我怎麼有臉兒去見少爺呢？這是使不得，萬萬也使不得！」

王跛子啊了一聲，他方才覺悟過來似的，連忙自言自語的說。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見張老實急匆匆的從那邊橋上奔過來。說道：

「來了，來了，東洋老爺來了。喂！喂！喂！大家不要跑開呀！他們挑了一大担的東西來送給你們了。」

衆村民一聽鬼子來了，不知怎麼的心中都會大吃了一驚？不禁四散的逃跑了。張老實這就急起來，連忙又向大家急急的勸阻。青郎悄悄地對紅郎和小狗子說道：

「我們不要走，裝一個活死人，看他們來鬧些什麼鬼把戲？」

「好的！他們把我們當作三歲小孩子看待，我索性做一個傻子！」

小狗子認爲贊成青郎的話，遂點了點頭說。大家回眸望去，只見第一個挑了一担東西過來的，是鎮上有名的白相人，名叫馬老二，和小狗子說起來還有一點親戚關係，所以此刻瞧在小狗子的眼睛裏，心中除了憤怒之外，還帶有些兒痛恨。待他到了面前，便走了上去。說道：

「老二！你怎麼給東洋鬼挑担子？難道你願意做他們的走狗？唉！馬家祖宗大人在代你痛哭哩！」

「小狗弟！你尋死不揀時辰嗎？滿口的還是什麼鬼鬼？要如被他們聽見了，我看你還能活

得了這一條性命嗎？我和你是親戚，原沒有關係，不會記你的氣，假使換了別人，赫赫！看你就倒霉了。」

「對不起！對不起！小狗子這人脾氣生成就有些兒慧，馬老二！你當他在放屁！不要聽他是了。」

青郎恐怕闖禍，遂跟上來拉了拉小狗子的衣袖，忍氣吞聲的代爲他向馬老二賠不是。馬老二擦了擦頭上冒出來的汗點，微微的一笑，因爲他本來沒有什麼成見，所以樂得買一個交情。說道：

「小狗弟算起來還是我的親戚，所以我知道他的脾氣，倒不會跟他計較的。蕭青郎！並不是我在鼓吹，皇軍老爺待我們確實太好了，我們今天已走了兩個村子了，分去了不少的禮品。這禮品都是名貴的，比方說香煙吧！都是上好的煙絲製成的。你不信，我身邊還有一包，你倒不妨吸一支開個葷，味道真不錯哩！」

「謝謝你，可是我生平不吸煙的！還是留着自己吸吧！」

青郎搖搖頭，逗了他一瞥鄙視的目光，表面上還是很和氣的回答。這時候張老實站在橋頭上，忽然向前恭而敬之的鞠了三個躬。大家仔細望去，只見三個身穿西服的東洋人，搖搖擺擺很神氣的走過來，幾個胆小的村民，類如秦四婆婆，小玲子，金大嫂一般婦女之輩，她們都想逃避的時候，只聽那三個日本人笑嘻嘻的向大家招手。說道：

「你們大家好來西！不要害怕！我們統統都是黃種人，我們像兄弟一樣，你們不要逃走，

我們大家談話好來西！」

「不錯！你們不用害怕，快點過來聽東洋老爺的話，這次決不會再叫你們上當了。」

張老實也代替東洋人向衆村民加以詳細的解釋，於是衆人被一陣子好奇心的驅使，遂慢慢地都圍攏來了。於是其中一個日本人又笑着問道：

「你們大家身體都很好嗎？假使誰生了病，我們不要錢，可以給你們打針包醫病。有病的過來報名，不要怕呀！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你們看我們身上不是沒有洋鎗嗎？」

「噯噯噯！王跛子！你剛才不是跟我問過的嗎？那麼你快過來呀！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錯過了豈不可惜？」

張老實見大家面面相覷，好像都有點害怕的樣子。一時瞧到了王跛子，不覺想着了，遂對他急急的慫恿。王跛子有了小狗子剛才說的兩句話，他嚇得早已打消了這個主意，遂形色慌張的搖搖頭，把手也搖起來。說道：

「不！不要了！」

「噯！你不是說江老太沒有好好兒起過床嗎？」

「你這個老先生，心中不要怕，家裏有人生病，只管跟我們說出來，我們可以救她性命。日本科學很發達，你們中國太落伍了，所以你們給我們日本好好的管理起來，你們個個人都可以發財！」

日本便衣隊聽張老實又向王跛子這麼的問，遂也笑嘻嘻十二分慈祥的對他說，在他這些話中

很可以聽出來是包含了一點宣傳的作用。但聽到稍具知識的青郎紅郎和小狗子的耳裏，他們內心是引起了極大的反感的憤恨，暗自罵道：「發財？他媽的！要末發棺材！」心裏是這麼的想罵，但口裏卻沒有罵出來。可憐在這個環境之下，真所謂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了。王跛子見東洋人兩眼釘住了自己，雖然他很客氣的叫自己老先生，不過自己心頭總覺得跳躍的速度是比往常快速了許多。遂顫抖地說道：

「不，不，東洋……老爺！我……家裏人的毛病早已好了。」

「好了嗎？那就算了。我曉得你們現在心中還把我當作仇人一般看待，但是日子一久，你們就知道我們日本到了你們中國之後，比中國政府更要待你們好得多了。」

日本便衣隊一味的用宣傳的方式，向一般無知識的鄉民親善。他說到這裏的時候，一眼又瞥見許多村童也擠在人縫裏看熱鬧，於是從担子裏取出一大把糖果來，分給村童們。笑道：

「小朋友！你們大家快吃糖，快點兒說，我們皇軍待你們好不好？」

「你們快說呀！皇軍待我們好！」

張老實見這一般村童，不但沒有說，而且也沒有拿糖果，大家一骨絡轉身便逃散了。金大嫂在旁邊却把自己兒子矮冬瓜拉住，推了推他身子，說去拿呀！去拿呀！矮冬瓜畏縮地伸手去拿了，可是他並沒有說話，却反而哇的一聲哭起來。金大嫂這就恨恨的罵道：

「小鬼！你真是中不中抬舉，東洋老爺給你吃糖，你不謝謝他們，還哭起來，你真沒見世面的蠢材！」

「好了，好了，你這個大嫂子不要罵他，小孩子還小不懂事，我們皇軍氣量很大，決不會見怪他的；只要你們不反對我們皇軍，來，來，來，一個人分一包香烟。」

那日本便衣隊反而向金大嫂勸說，表示十二分和藹可親的意思。一面在担子內取了許多包的香煙，挨次的分給大家，分到金大嫂的面前。問她說道：

「大嫂！你會吸煙嗎？」

「不會，我不會吸，我的男人會吸的。」

「那麼你男人呢？」

「他在家裏，沒有出來。」

金大嫂一面說，一面拉了矮冬瓜走到外面來，把他頭頂上一拍，恨恨的罵道：

「小鬼！東洋老爺給你糖，你還哭什麼？快去把你爸爸叫來，說東洋老爺在分香烟，快去拿，遲一步，分完了，唉！你們爺兒兩真是個活死人！」

矮冬瓜被娘打了一記，便急匆匆的向家裏奔了。這時日本便衣隊又向大家望了一眼，很驕慢的問道：

「現在你們應該說，我們皇軍待你們好不好？」

「待我們好極了，好極了！」

張老實站在領導的地位，先高聲地叫了起來。衆村民笑了起來，雖然口裏並沒有叫，但猜想他們的心中似乎也有一點好感的樣子。青郎瞧了這個情景，只覺得一股子怒火從頭頂上冒出來，

回頭見紅郎和小狗子，大有咬牙切齒的情景，這就丟了一個眼色給他們，是叫他們千萬要忍耐的意思。這時日本便衣隊又笑着說道：

「皇軍待你們好，你們也要待皇軍好，假使你們要和皇軍作對，那麼你們統統沒有性命。皇軍是你們的救星，你們從前過了苦日子，現在好日子來了。你們說，皇軍那一項待你們不好？你們吃過什麼虧，儘管說，不要害怕！」

「哦！東洋老爺伸冤！東洋老爺伸冤！」

想不到秦四婆婆聽了這話，突然從人羣中擁擠上來，猛可的向那鬼子跪了下去，連喊伸冤！張老實的意思，縱然有吃虧的地步，也得說沒有吃虧，誰知她這老太婆的胆子可不小，一時倒代她急了一身大汗。連忙阻止她說道：

「四婆婆！你做什麼？快起來，快起來呀！」

「讓她說吧！老婆婆！你說，我們皇軍待你們不好嗎？」

「你們這幾位待我是好的，但昨天到鎮上去，還有幾個帶鎗的太不好了，婊子養的像強盜一樣，搶了我五十個雞蛋，一個子兒都沒給，請東洋老爺伸冤！」

「啊！四婆婆！你瘋了？」

張老實聽她在日本人面前罵日本人是強盜是婊子養的，一時臉兒變成了灰白的顏色，暗想，這老太婆真是在尋死了。果然，其中有一個日本便衣隊便憤怒起來，他掙掙了面目。大聲道：

「什麼？你這女人敢侮辱皇軍嗎？」

「你不要光火，我們皇軍喝醉酒的時候，說不定忘記了給錢，那也常有的事，老婆婆！可
是你下次不能亂罵人，現在我來補給你好。」

其中另有一個日本便衣隊，因為他們的責任，是到各村去收買民心，所以他是竭力忍耐了怒
火，向同伴丟了一個眼風。一面又低低的對秦四婆婆回答，表示十二分慈祥的樣子。秦四婆婆見
沒有什麼大不了，胆子更大了。便嚶嚶切切的又道：

「真的！我沒有罵人呀！東洋老爺是好的，我五十個雞蛋，好像遇了強盜，一搶光，我本
來要去買米買油買鹽的。可憐我苦命老太婆，無田無產無子無孫，現在就沒有吃了。」
「喂！你們聽她的話可全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小玲子在後面第一個先嚷起來回答，日本便衣隊在袋內摸出一疊鈔票來，交給秦四婆婆。說
道：

「好！我要你們看看皇軍待你們到底好不好？老婆婆！這些鈔票，比五十個雞蛋的價值還
要多一點，你快點拿去吧！」

「啊！謝謝皇軍老爺！阿彌陀佛，真是天下第一個好人！」

「哈哈！我們皇軍是第一個好人！」

日本便衣隊見秦四婆婆跪在地上，連連的叩頭，他們心中十分的得意，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
來了。不料就在這個時候，矮冬瓜已把鷺水叫了來，他一見秦四婆婆已賠還了損失，這也就奔了

上去。大聲地說道：

「我昨天也被你們搶去了十八斤魚，快點賠我！」

「混蛋！你也來侮辱嗎？」

「該死的東西！你來做什麼？」

日本便衣隊正在得意的時候，忽然見到一個中國男子也奔上來要自己賠損失，因此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兩個人異口同聲的向鷺水大喝起來。張老實急得在旁邊跳腳不已，指了鷺水。說道：

「鷺水！你也來這一套！真是太不識相了。」

「喔！沒有，沒有，東洋老爺沒有搶我們的魚，他這個人有些神經病，你們不用聽他胡說，當他是放屁好了。」

金大嫂一見兩個日本人的面色很不好，知道事情弄僵了，遂搶步上前，情急智生地這麼的辯白着。一面把鷺水拉開了一旁，又連連的埋怨，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來李大娘身穿重孝，也擠進人縫中來，她含了一股子殺氣，奔到日本便衣隊的面前。大聲地叫道：

「我的男人被你們殺死了，好呀！你們說賠，快賠我的男人來。」

「李大娘！你……怎麼也跑上來？難道你……也瘋了？」

張老實出乎意外地不禁手足失措起來，帶了口吃的成分，向她急急的說。兩個日本便衣隊倒也吃了一驚，向後倒退一步，但兀是鎮靜了態度。說道：

「大嫂！你弄錯了，我們皇軍決不會來殺害你們老百姓的！」

「哼！你們不用賴，他是給你們活活的害死的！好好的一個人，回來滿身鮮血淋淋，可憐他話也沒說上兩句，就這麼眼不閉的死了。賠我們男人！賠不出來，我情願也死在你們的手裏！」

李大娘一面已經哭出聲音來，一面却向他們一頭撞了過去；但是被張老實却一把拖住了。這時青郎紅郎小狗子三人也齊聲叫道：

「對！對！賠我們的李大哥！」

「還有我們的曹麻皮！」

「日本人都是野蠻的！」

三個人的呼聲，激起了整個村民心中的憤怒和平，於是大家都狂吼起來。三個日本便衣隊在衆人憤怒之下，他們的臉兒也有些變了顏色。不過他們還鎮靜了態度，說道：

「你們大家統統不要吵！我們皇軍是你們的救星，決不會來傷害你們的，你們一定弄錯了。這件事情，我們回去可以詳細的調查，如果真有其事，我們一定叫這位大嫂不吃虧，要如故意爲難的話，哼！我們就老實的不和你們客氣了。」

日本便衣隊說完了這些話，三個人突然在袋內摸出手鎗來，對準了衆人，似乎有開鎗的意。其實他們也不敢開，因爲村民人多，也無非作個自衛的表示。但鄉婦村夫都沒有智識，早已吃驚地叫喊，四散逃跑。李大娘却並無畏懼之意，好像挺身欲前，還預備拚命的神氣。青郎知

趣，遂把李大娘拖了就跑。日本便衣隊也覺得沒有什麼再可以留戀的地步，於是拉了張老實一步的向橋邊走過去。馬老二挑了那副担子，跟在後面，也匆匆的走了。等他們走後，衆村民方才又圍攏來。小狗子向大家說道：

「你們真是小胆鬼！爲什麼要逃呢？小小一支手鎗怕什麼？大不了一個子彈兩個洞！算得什麼？況且他們只有三個人，我們這許多人，料想他們也不敢開鎗！他們要開鎗的話，他媽的！這三個鬼子，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喔唷！人家跑了，你又稱大好老？爲什麼剛才不跟他們拚一拚？」

金大嫂和小狗子有點意氣用事，遂橫了他一眼，這些話大有譏笑的成分。小狗子不願和她鬥嘴，望了她一眼，却只對她笑笑。秦四婆婆有些贊嘆的口吻，說道：

「李大娘這個女人呀！她的胆子比鵝蛋還要大，她橫豎男人死了，所以一切不管的對東洋人撞了過去，若不是青郎拉住了她，那實在太危險了。其實東洋人弄得好也很講道理，李大娘要人家賠男人，這當然賠不出來了，所以剛才的事，我倒說是李大娘太橫對一點了。」

「中國人所以弄不好，四婆婆！你以爲拿了日本人的鈔票，所以說話都變換了樣子了。唉！真是沒有心肝的東西！」

小狗子感嘆地回答，他心裏有些憤激的意思。鷺水在旁邊咬牙切齒的說了一聲對吓！罵道：「他媽的！東洋鬼真不是好人！四婆婆也不知是什麼好運道？所以他們會賠給你。假使他

們真的講道理，爲什麼我十八斤的魚就不賠呢？絕子絕孫的！我瞧他們總有一天會都死的！」

「我說千不該，萬不該是李大娘不該來，否則，我們向東洋人說幾句好話，他們會賠我的也說不定，都是被她一撞，撞得東洋人光火起來，你想倒霉不倒霉？」

金大嫂却撇起了嘴兒，埋怨到李大娘的身上去。蕭紅郎不以爲然，冷笑道：

「你們只知道賠錢，就算滿足了嗎？那你們腦子真簡單得太可憐了。要知道他們打進了我中國，真不知有多多少少的珍寶被他們搬去了呢？所以我們要過太平日子，非合力同心，把他們打出去不可！」

「蕭紅郎這話就說得有道理，你們不要只貪自己的利益，應該要爲大眾幸福而着想的！」小狗子點點頭，表示贊成紅郎的話。這時衆人沒有說什麼？忽然一個村民把香煙取出來，對大家笑道：

「大家不必爭論了，日本人走也走了，我們還是吸吸他們送給我們的香煙吧！這上面是東洋字，一定是東洋香煙，煙味不知道好不好？來，來，來，我們大家快試試！」

「說起香煙，驚水這個死人真是死坯！我原是叫他來討香煙的，誰知他却提起了十八斤的魚，無怪東洋人心中要生氣，真是死人！現在你看人家吸香煙吧！」

「哼！十八斤魚的錢不要說一包香煙，恐怕十包也買得吧！你這種女人知道什麼？只曉得貪小，不顧大局，還來埋怨我，少給我開口，誰希罕吸鬼子兵的香煙呢？」

驚水聽女人還嘮嘮切切的向自己埋怨，這就瞪了她一眼，大家吵了起來。這時青郎已伴着李大娘回到家中，又匆匆的走來了。一見大家要吸香煙，遂連忙搖搖手。高聲叫道：

「你們大家不要吸！不要吸！」

「啊！這是爲什麼？青郎！你倒說一個理由來？是不是烟中有毒藥？」

大家聽了，都不約而同的吃了一驚，急急的追問。青郎用了一種無限沈痛的語氣，咬牙切齒的說道：

「諸位同胞們！這烟裏倒並不是有毒，不過鬼子兵給你們吸烟，確實有害你們的意思，要知道烟酒嫖賭，乃是四大害處，我們本來都不吸煙，現在爲了不化錢，大家很高興的吸，可是明天吸會了，而烟又吸完了，那麼烟癮一來，不是只好拿錢去買了嗎？所以你們千萬不要貪圖小便宜，而將來會到傾家蕩產終身遺恨的地步。況且他們一面假癡假呆的和我們親善，一面却不斷的用砲火來侵略我們的國家。他們目的在吞沒我們的中國，叫我們老百姓都做亡國奴。你們知道亡國奴的痛苦嗎？說起亡國奴的痛苦，真是說都說不盡的。他們打了你，還要叫你笑，他們殺了你，還要你們說他好。你想，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還能夠活得下去嗎？所以我們不要上他們的當！有機會我們一定要努力奮鬥，把他們打出去，這樣我們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光明的幸福！諸位聽我的話，不知道都贊成嗎？」

「不錯，不錯，我們要反抗！」

「我們要把鬼子兵打出去！打出去！」

蕭青郎這一大篇的話，是發生了很大的力量。衆村民都細細的一想，覺得剛才鬼子兵對待我們的情形，正是青郎所說，他們打了我，還要叫我們笑臉相迎，他們殺了我，還要叫我們說他好。這是什麼人作出來的章程呢？難道鬼子兵沒有打到中國來的時候，我們也曾經受到這樣不平等的待遇嗎？不！這當然從來也沒有受到過。那麼鬼子兵對我們究竟是好是壞呢？不用說了，他們自然是我們的大仇敵了。衆村民在這樣一陣子思忖之下，他們的舉動是不約而同的，把手裏拿着一包煙捲像雪片似的飛擲到河水裏去了。同時熱血激起了各人心頭的憤怒，不禁發出了強有力的吶喊！青郎覺得人心不死，那麼我們國家的前途，至少還有一線光明的希望。不料正在這時，忽然見張老實和馬老二又從那邊橋上匆匆地奔了過來，轉入了一個彎子，向左邊麥田走了。青郎不知道他們又在鬧些什麼鬼把戲，一面叫紅郎追隨上去看仔細，一面又對大家說道：

「你們既然覺悟到鬼子兵不是好東西，那麼幫助鬼子兵去做事情的中國人，那就更不是好東西了。比方說，村長公公，他是一個年老的長者，在平日我們應該很尊敬他，因爲他的年紀比我們大，而且又是一村中的領袖，那麼他一定會領導我們向光明的路上走。誰知他這一把年紀好像活在狗身上，你們見他已經做了鬼子兵的奴隸了。他幫着鬼子兵來叫我們屈服，來叫我們受痛苦！你們想，這種人還配做我們的村長嗎？」

「不配！不配！」

衆人又齊聲地呼起來，青郎正欲再有所發言的時候，紅郎急匆匆的走來了。他向大家很生氣

的告訴道：

「他媽的！村長公公豈有此理！他竟聽了鬼子兵的命令，來接李大娘一同到鎮上去，說鬼子兵要調查李大哥被殺的案子，非李大娘親自去審問明白了不可。我想鬼計多端的東洋人不是好弄的，叫一個孤單單的女人家到他們司令部去，誰知道他們存了什麼心眼兒？所以我們快去勸她不去的好！」

「對！對！這是萬萬也去不得的！況且李大娘在本村可說是個很有幾分姿色的婦人，日本鬼色迷迷，逢人要花姑娘，這要李大娘到司令部去，我看恐怕有些兒靠不住。」

小狗子第一個先跳起來回答，衆人也同聲地議論着去不得。忽然聽小玲子姑娘向那邊一指，急急的說道：

「啊呀！李大娘竟跟了他們來了。這……可怎麼辦呢？」

「我們去阻住她，叫她無論如何不能去！」

衆人一齊又很俠義地回答，就在這時，李大娘，張老實，馬老二他們三個人已到了面前。青郎打頭把李大娘拉住了，說道：

「是誰貢獻的好計策？叫李大娘一個單身女子上司令部去？」

「李大娘！你不能上他們的當，你難道情願自投羅網去送命嗎？他們叫你去，沒有好心眼兒的。所以你不要去，有什麼事情？叫鬼子兵自己到鄉下來說話好了。」

青郎說話的時候，兩眼怒視張老實，大有怒氣沖沖的樣子。紅郎也接口上來，對李大娘忠心

地勸告。小狗子這時也張大了眼睛，向張老實問道：

「村長公公！我小狗子放肆得很！要跟你說幾句話，你是一村的村長，那麼換句話說，你就是我們的靈魂一樣，一旦到了外侮日亟的時候，你應該有保護我們村民的責任。現在你不但保護，反而將李大娘引到鬼子那裏去，我問你的心肝究竟在那裏呢？」

「啊呀！小狗子！你這話太氣人了，我做村長的也是沒有辦法呀！想我這麼大的年紀，手中沒有寸鐵，他們要我這樣，我也只好這樣。無非是給東洋老爺傳一句話，其實去不去和我原沒有什麼相干呀！」

張老實被他說得滿臉血紅，顯然有點惶恐的樣子，遂急急的辯白。馬老二聽了，却向他橫了一眼，噙了一聲。說道：

「張老實！你不要說得這樣不負責任，你剛才在皇軍老爺面前怎麼樣答應下來的？假使李大娘不去的話，看你活得了這條老命嗎？」

「他媽的！馬老二！你這現世的走狗！我問你是中國子孫？還是日本子孫？」

小狗子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猛可的向他兜胸一拳，不禁大罵起來。馬老二冷不防被打，也不禁噓啞一聲，彎了腰肢直不起身來。但他口裏兀是罵道：

「好！好！你打我，你打我，我回頭不給你顏色看，我就不姓馬！」

「你本來已經不姓馬，馬家沒有你這樣不爭氣的子孫！你給我顏色看，此刻我就先做掉了你，回頭抵你的命！」

小狗子第二次趕過去的時候，却被青郎拉住了。他覺得這樣衝突下去，難免有闖禍的危險，那時馬老二必定仗了日本人的勢力，小狗子難免就要吃虧了。所以他不忍小狗子遭到一種無謂的犧牲，正欲從中打圓場的時候，萬萬也想不到李大娘挺身而出。說道：

「你們不要爲我一個女人和他們爭論，不要緊，我倒不怕，我去！」

「李大娘！你一定要去？」

衆人都驚異地問，表示李大娘的胆子可真不小。但李大娘却冷笑了一陣子，面無憂愁。侃侃而說道：

「怕什麼？你們以爲我不敢嗎？看東洋鬼能把我吞吃下去？老實說，殺掉一個頭，不過碗

口大一個疤，我什麼都不怕，我去，我偏叫他們賠我一個男人來。」

「李大娘！你……不能去，……」

「李大娘！我勸你不要憑一時之勇，他們有鎗有刀，你是一個弱女子。」

秦四婆婆和小玲子姑娘都急急的向她阻攔，小狗子要想說話，青郎不許他說。馬老二此刻才直了腰肢，向小狗子瞪着眼，說道：

「這就好了，她自己願意去，看你們旁人還瞎起勁不？」

「李大娘！我看你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驚水也認爲這還是不去的好，所以向她又再三的勸阻。但李大娘却沒有聽見似的，猛可的跪了下來，向天空拜了四拜。哭泣着道：

「阿元！阿元！我爲你活，我爲你死，你做了鬼有靈，跟我走，那一個想害我，你替我暗地裏捏斷他的喉嚨！」

李大娘說完了這兩句話，又磕了三個頭，方才站起身子來，向馬老二說了一聲我們快走！衆人見了這一番好像決別的情景，各人心頭都感到一陣莫明的悽涼。不料正在這時，忽然一陣慘絕人寰哭娘的聲音，震破了沈寂的空氣，衆人回頭去望，只見李大娘的兒子阿寶，赤了兩腳，一路叫娘，一路號哭地奔了過來。紅郎這時也忍不住說道：

「李大娘！你不能走，你還有一個孤零零的孩子，他是李大哥一滴親生的骨血，你不能丟了他向虎口中走！」

「哦！媽！媽！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媽到東，我也到東，媽到西，我也到西。你帶了我一同走，我們娘兒倆生生死死在一起，……媽吓！」

阿寶撲到李大娘的懷裏，他是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李大娘手兒撫摸着阿寶的頭髮，她慈母的心已經碎了，腸也已經斷了。她的淚像泉水似的湧上來，她抱住了阿寶的小身子，也悲痛欲絕的大哭起來。

「唉！太可憐了，叫我們心也碎了。」

「鬼子兵拆散我們同胞的骨血，我們就這樣的承受下去嗎？」

衆人都咬牙切齒的說着，他們心頭是隱隱的作痛！

幾個人腸軟的婦女都默默地流淚，這是一幕慘劇，但，這也是一幕極平常的事情！李大娘哭

了一回，淚眼模糊地向四下望了一回，瞥眼見到青郎，遂叫了一聲青郎叔。又朗朗的說道：

「阿元被鬼子兵殺死在路上，也是青郎叔把他抱回來的。後來一切入殮的後事，也都是青郎叔極盡心力幫忙的！青郎叔！我覺得你真是一個俠義心腸的好人！今天我上東洋鬼的司令部去，剩下這個苦命的孩子，我要拜託你，請你暫時給我照顧一下。我能夠回來，這當然很好。假使有什麼三長兩短，你總要看阿元生前朋友的交情上，把阿寶這孩子好好兒的養大了。那麼我倆口子在地下，也就很感激你了。……」

「李大娘！你……」

青郎雖然是個理智勝於情感的少年，可是這回子他聽了李大娘的話，他忍不住也悲痛起來。叫了一聲李大娘，可是喉間已有東西鯁住了一樣，他要說的話便再也說不下去了。這時李大娘又向阿寶說道：

「阿寶！我的好孩子！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呀！爲娘去一去馬上就回來的，你好好兒的跟在青郎叔的身旁，不要淘氣，你父親關照過，你大起來去當兵，去當兵，和東洋鬼算賬！給你的爸媽報仇！」

「哦！媽吓！媽吓！……」

李大娘說完了這話，把阿寶往地上一推，可憐阿寶就跌倒地下去，但他兀是拚命的哭着媽！要想起身去追，却被青郎抱住了。他口裏沒有說什麼，但心中在暗暗的說：「李大娘！你放心！我青郎決不會有負你的重託！」小狗子和紅郎跟上兩步，依依不捨的樣子。說道：

「李大娘！我們送你一同去吧！」

「我看必了，人去多了倒不好，反正我總要回來的，回頭我把李大娘送回家好了。」

張老實是怕東洋人見了男子發脾氣，所以回身轉來婉和地勸阻他們。李大娘點頭道：

「謝謝你們兩位好兄弟，我真感激你，但我不知怎麼的竟一點也不怕？所以你們不必送了。我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反正大不了是一個死！」

「李大娘！你別說這些話，有張公公陪你回來，我相信他會負一點責任的！而且他在我們面前，當然也要有一個交代的！」

小狗子含了一眶子熱淚，他望了張老實一眼，故意這麼的說。張老實口中不說話，心中暗想，管我屁事，只要在東洋老爺面前有了交代，這裏，嚇，我是村長，誰敢責問我？這裏秦四婆，小玲子姑娘，金大嫂，王跛子等跟了上去，大家都有悽涼的意思。哽咽地叫道：

「李大娘！你早點回來呀！」

李大娘用了感激的目光，向他們點點頭，很快的跟了馬老二張老實走了。

四周的空氣，是悲哀是沈痛，但到底還脫不掉淒涼的成分！

李大娘的身子，已被一叢樹蓬遮蔽了。在衆人底眼前，是永遠地消失了！

靜悄悄地大家都說不出一句話，流動的是只有阿寶一片哀哀哭娘的慘聲！

五 忍飢挨餓壯士志可嘉

黃昏已經籠罩了整個的宇宙，斜陽奄奄一息的像個垂死的人兒回光反照那麼漲紅了臉兒：他在將要和大地萬物作一個分別的時候，至少是顯出了無限依戀之情。因為在這一天的時日中，它當然不會再有出來的希望，因為這已經是月亮所有的世界了。夜風是微弱的吹送，動蕩着遠近那枝條上的枯葉兒，奏出了雪雪瑟瑟的音韻，似怨似慕，如泣如訴，多少是令人感到了一層淒涼的意味。

「青郎！天色這麼晚了，張老實還沒有伴着李大娘回來，我看這事情就顯見得有些蹊蹺，審問也不要審問一整天的呀！」

「可不是？我也這麼的想，看情形是凶多吉少的了。」

青郎沈靜了面色回答，他的態度有點茫然的樣子。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見橋頭上匆匆地走來一個人，仔細望去，在暮色蒼茫之下，還可以看出來人正是張老實，於是青郎和小狗子就不約而同的奔了上去。叫道：

「村長公公！你怎麼一個人回來了？李大娘的人兒呢？」

張老實含了一顆懊傷的心，急急的回家，想不到小狗子和青郎還等在村裏聽消息。一時形色有點驚慌，吱吱唔唔的延遲了一回。方才說道：

「李大娘……她……還留在鎖上司令部裏，要給她伸明了冤枉再放她回來。」

「什麼？伸冤枉是他們的事，要留她在司令部裏作什麼？哼！村長公公！你不必再拿這些話來欺騙你自己的良心了，我明白你已把可憐的李大娘出賣了是不是？」

青郎聽他這樣說，一股子怒火會像炸藥似的爆發起來。遂冷笑了一聲，橫了他一眼，顯然是有責問的口吻。張老實聽了，也有點生氣，遂冷冷的答道：

「笑話！你這是什麼混帳的意思？東洋老爺不放總回來，叫我有什麼辦法？難道和他們去爭論嗎？」

「張村長！你這兩句話說得太不中聽了，剛才你不是說送她去送她來嗎？那麼李大娘這個人的來去，責任完全在你的身上，你現在獨個兒跑回來了，我問你能卸得了這個責任嗎？」

青郎見他還扳住了面孔，於是也把臉色一沈，向他一再的責問。張老實到底是個老奸巨猾的東西，他忍不住哈哈地笑了一陣。說道：

「什麼？這是我的責任？難道我開了保險公司嗎？這話更屬放屁之至！豈有此理！我自己來來去去跑了二十多里路程，腿軟腰酸，真是感到倒霉，你們還來跟我嘔氣！」

「啊！你這老狗在胡嚼點什麼？你既然不開保險公司，你爲什麼一定要勸李大娘一同上司令部去？那你不是明明的把李大娘去犧牲嗎？你枉爲是一村的村長，我問你的良心在那裏？」

小狗子站在旁邊再也聽不下去，遂狂可的趕上一步，他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星來，向他大聲的呵責。張老實聽他開口罵自己，這就氣得全身發抖。戟指罵道：

「你這奴才！該死！該死！你敢侮辱村長嗎？」

「侮辱？哈哈！哈哈！我就打了你這老狗！」

「小狗子！你……」

青郎知道小狗子是氣極的緣故，遂把他拉住了，因為生恐事情鬧大了，容易發生意外。張老實大叫反了反了，你敢打我？你們是李大娘家中什麼人？敢來給她保出頭嗎？青郎見這老甲魚好像瘋狂的神氣，一時倒又忍不住好笑。遂一本正經的說道：

「張村長！你難道沒有看見李大娘臨別的時候，她是把兒子託付給我嗎？那麼憑這一點，我就有資格可以來和你說話。況且當初你自己說可以送她回來，怎麼你就忘記了？我們別的不必再說，各人的心都是肉做的，李大娘的丈夫被東洋鬼殺了，可憐留下了一個年幼的孩子，以後的生活，已經是不堪設想，現在你又把她苦命的娘送進虎口，我問你，你於心何忍？你是否還想你的兒子成家立業，傳種接代呢？我想你是個上了年紀的人，你的心一定比任何仁慈，難道你不想這一個家庭中發生的慘劇，假使臨在你自己的頭上，那麼你又將何以爲情呢？」

「青郎！你這話說得對，說得對，不過……東洋人……不肯放她回來，就是把我換作了你，你有胆量和他們反對嗎？」

張老實被青郎說得一顆心感到極度的不安起來，他方才把臉色變得淒然的樣子，表示他自己也無非出於不得已的辦法。青郎嘆道：

「你不敢反對他們，你就把一個可憐的寡婦做犧牲品是不是？我覺得無論什麼事情？到了

將來，總歸在冥冥之中也逃不了一個報應的！小狗子！我們不用多說，走吧！」

青郎說完了這幾句話，他拉了小狗子匆匆的走了。張老實呆呆地站住了一回子，他想到了冥冥之中有報應的一句話，他的胆子倒又小了起來，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夜風撲面，全身抖動了一下，他的眼角旁也會湧上了一顆歉仄和不安的眼淚來。

自從李大娘到了鎮上司令部之後，却杳無音訊，彷彿石沉大海。青郎受了李大娘的重託，決心把阿寶好好的撫養。不過自己是個男人家，一時心中又覺得憂愁，後來他和小玲子姑娘去商量，叫阿寶住在小玲子家裏，自己每月貼她開銷。小玲子和李大娘平日也很合得來，所以當下一口答應。青郎只才放下一格心事，不過對於李大娘的生死未卜，他們當然還預備調查一個澈底的明白。

這天蕭紅郎匆匆的從鎮上回來，青郎問他可曾有些兒消息嗎？紅郎嘆了一口氣，皺了眉頭，很難過的樣子。說道：

「李大娘是盡了節了，因為我在路上曾經碰着了鄔先生，鄔先生說，李大娘死得很可憐，也死得很貞節，而且還死得很有價值！一個換一個，她沒有蝕本。」

「一個女人家尚且如此，何況我們是堂堂七尺之軀的男子漢呢？青郎！我們不能再忍耐下去，我們非幹些兒事情不可！」

小狗子在旁邊聽了，熱血在全身沸滾起來回答。他握了拳頭，顯然有一個抵抗的表示。青郎點點頭，又向紅郎望了一眼。問着說道：

「弟弟！你還聽鄔先生有什麼話嗎？」

「鄔先生說，叫我們到江老太太家去一次，告訴老太太，說校長先生已經有了信息，說不定他最近要回家來一次。」

「啊！真嗎？這消息不知準確不準確？」

「我想鄔先生說的話不會騙我們的！假使校長先生真的回家了，我覺得事情就好辦了。」小狗子一聽上燕有回來的希望，他十二分興奮的跳起來說。青郎點點頭，他平靜着臉兒，似乎他的心裏有一種計劃。紅郎這時忽又想到了一件什麼似的，很起勁的說道：

「我還得到了一個消息，假使你們有胆量的話，我們再可以集合幾個有血氣的人大家來幹一下子。」

「是什麼消息？你就快點兒告訴我們吧！」

「聽說昨天鎮上捉到了兩個愛國份子，說是中央政府派下來的間諜，山村隊長非常重視這兩個罪犯，所以明天叫東洋鬼解送到縣軍憲兵隊裏去，給白川少校去發落。我想從鎮到縣，需經過一座小丘山的，我們假使候在山上，能夠有辦法把這兩個愛國志士救出，那麼將來我們要走上爲祖國效勞的一條路，自然是比較容易得多了。哥哥！你的意思不知道也贊成嗎？」

「紅郎！你這個意思，我是贊成極了。他媽的！我們這村子裏，李大哥，曹麻皮，李大娘，已經三個人犧牲在鬼子兵的殘暴勢力下了，我們豈能不報仇嗎？青郎！你說呀！贊

成不贊成？」

小狗子不等青郎回答，便點了點頭，表示很感到興趣的意思，又向青郎含笑問。青郎沈吟了一回，遂點點頭。說道：

「也好，我們就這樣幹一下子，不過我的意思，人倒不在乎多，因為人多了，有些胆子小的，反而有誤大局，所以不必再去跟旁人商量，有勇氣我們三個人一同幹，當然這行動是祕密的，誰也不會洩漏出去。」

「好！青郎！我們就決定這樣罷！」

小狗子很堅決的回答，他握了拳頭，表示和東洋鬼有決一他死我活的神氣。三人在決定了之後，於是第二天一清早，他們帶了殺牛宰豬的利刃，便急急的趕到小丘山上去了。小丘山並不高，好像崑山差不多。山脚下是一條公路，因為久失修舖的緣故，所以道路高低不平。青郎瞧了，遂想了一想。說道：

「我想東洋鬼一定用汽車代步的，那麼我們可以用亂石堆放在路中心，使他們不能把車駛行，我們就可以下手幹事了。」

「青郎這話很有道理，我們就動手吧！」

小狗子說着，大家便實行搬亂石的工作，不多一回，大大小小的石塊在路上就塞了一大堆。紅郎擦了擦滿頭大汗，說道：

「我們還是躲到山上去？還是躲在草堆裏？」

「到山上去走走也好。我們看看山上的形勢，說不定將來就是我們的家哩！」

青郎有所沈思的說，他顯然是胸有成竹。於是三人爬到山上去，到處看望了一回，覺得三五百人盤居山上，倒也不見十分侷促。靜靜的從早晨等到中午，可是却還不見有東洋鬼的汽車到來，各人的肚子倒噁哩咕嚕的叫得很响。因為身邊並沒有帶着乾糧，於是三個人也只好束緊了袴帶清餓着。小狗子有些受不了，向紅郎望了一眼。低低的問道：

「紅郎！你這個消息到底確不確？萬一沒有這一回事情，那麼我們就上了他們的大當了。」

「確不確這句話我倒不能說有十分的把握，不過我在鎮上的確聽到有這一個消息，只怕昨天夜裏已經解送到縣裏去，這就糟了。」

紅郎微蹙了眉尖兒，連他自己都有些感到憂愁的樣子。青郎却並不回答什麼，他坐在一塊山石上，手托了下顎，好像在想什麼的光景。時間是世界上最無情的東西，他在大地上並不會感到一點依戀之情，悄悄兒一分一刻的過去，不知不覺到了下午黃昏的時候，三個人餓得滿嘴裏都是清水，看看斜陽快要落下去了。小狗子就忍熬不住的說道：

「青郎！我看東洋鬼不會來的了，還是回家去吧！他媽的！真倒霉！白等了一天不說，而且肚子餓得實在有些兒受不住！」

「這是我不好，累你們兩人也上了這個當，真的我也餓得受不了。」

紅郎用了歎仄的口吻，低低的說。青郎搖搖頭，向兩人望了一眼。說道：

「我不是說你們兩人太不中用，餓了兩頓飯，就說受不了，比方說鬧了荒年，那怎麼辦呢？」

「青郎！那麼你沒有餓是不是？」

小狗子聽青郎這麼說，便笑了一笑，他這句話却問得相當的幽默。青郎咽了一口唾沫，笑起来道：

「你們餓了，我倒不餓？難道我肚子和你們的構造有些兒不同嗎？」

「就是這麼的說，你幹麼還譏笑我們？」

「可是我雖然餓，却沒有從嘴裏叫出來。那就是說，你們餓不了，我就餓得住。因為我們一清早的到了這裏，而且已經費去了一整天的光陰，現在連一個黃昏都熬不住，萬一我們走了，他們倒來了，那麼我們這一番心血還不是白化嗎？所以我們應該有忍耐的精神，堅持到底的毅力，說不定會給我們達到了願望。所以我勸你們不要灰心，此刻肚子雖然餓一點，回頭可以飲敵人的血，食敵人的肉，你說痛快不痛快！」

青郎這一番話，說得小狗子和紅郎都敬佩得了不得。他們把頹唐的精神立刻又振作起來，連說了兩聲對對！不知怎麼的？他們肚子就一點兒也不餓起來了。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句話就真不錯，在不多一回兒之後，天上五彩的雲霞已變成紫褐色了，四野都籠上了一層烟霧，顯然夜之神已降臨了整個的大地。青郎這才說道：

「天色黑了，我看還是……」

「青郎！難道你連這一點忍耐性都沒有嗎？」

小狗子不等他說下去，他的意思是向他來一個報復。青郎望了他一眼，忍不住好笑了起來，把手拍拍他的肩胛。說道：

「小狗子！別忙，別忙，我下面的話沒有說出來，你怎麼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呢？我說天色黑了，等在山山可不行了，我們還是等在山脚下草堆裏去吧！只要你們不叫冤枉，我們就在山脚下等到天亮。」

「好！準定這樣，吃不消，也得吃一下子！」

小狗子和紅郎也都好勝於人，不甘示弱，遂不約而同的說。於是三個人便匆匆的摸下山來，誰知道了山脚下的時候，忽然聽得一陣轟轟轟的聲音，由遠而近，這分明是汽車走在石子路上顛簸的聲響。青郎凝目向前一望，遂低低的叫道：

「真的來了，來了！」

隨了這兩句來了的話聲，三個人的心兒便開始跳躍得快速起來。同時全身每個細胞，也都異常的緊張。青郎把手一招，他已躡身躲到草堆裏去。紅郎和小狗子也跟着蹲下身子，他們手裏握了亮閃閃的殺牛刀，耳聽汽車的聲音愈鬧愈近，而且兩道汽車燈光，像老虎眼睛似的射了過來。小狗子這時的血液，好像在高度火鏟之下而沸滾起來，他咬緊了牙齒，認爲這是生命決戰的一霎那之間了。

這也許是天有眼睛，汽車經過亂石堆上輾過的時候，忽然拍的一聽，原來車胎被尖石頭刺破

了；於是汽車在半路上拋錨了。只見裏面跳出兩個鬼子兵來，他們背上負了鎗，口裏說着東洋話。青郎等三人雖然聽不懂，不過可以猜摹他們的意思，是覺得非常懊惱並麻煩。他們用手電筒照了照路上堆着的亂石，好像吃驚起來的樣子。說着生硬的中國話道：

「啊！不行，這裏一定有游擊隊。」

「游擊隊？……」

另一個東洋兵似乎也吃驚起來，向他反問。他們一面又拿了手電筒向四面照射，似乎偵查形跡的樣子。青郎暗想，他們大概只有兩個人吧！我們若不先下手為強，恐怕還要遭他們的殃，在這樣一想之下，他已管不得生命的危險，因為熱血已經在他週身刺激起了無限的勇氣。他悄悄地站起來，把他手中雪亮的殺牛刀，就瘋狂地撲向東洋鬼，在他胸口上直刺了進去。在這裏可以用得到說時遲，那時快的一句話，東洋鬼卒不及防，早已仰天跌倒。另一個見此情景，正欲拔鎗射擊，但後面的紅郎和小狗子也早已奮不顧身的一躍而起，雪亮的刀尖，已戳進了東洋鬼的後腦。那個仰天跌倒的，不過受了一點傷，他還伸手去拔手鎗，却被小狗子一脚踢住了他的手腕。青郎接着又是一刀殺了下去，於是兩個人就直挺挺的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死了。就在這時，忽聽有人叫道：

「救命！救命！」

青郎知道車廂裏綁着的一定是我們的愛國同志了，於是三人跳上車廂，把裏面兩個人抱了出來。原來脚手都有繩索綁着，遂把刀將繩割了。那兩個人就恢復了自由，因為手脚麻木的緣故，

坐在地上一時爬不起來。青郎見兩個人都很年青，而且容貌也一表非凡。遂低低的問道：

「兩位莫非身子已受傷了嗎？」

「不！不！因為是綁得太久的緣故。承蒙各位兄弟熱心相救，真使我們萬分感激，不知道你們是那一個隊部裏的？」

青郎聽他們真的把我們當作了游擊隊看待，一時由不得面面相覷，忍不住感到好笑起來。遂向他們告訴道：

「我們並沒有加入隊部，我們是張家村的老百姓。我叫蕭青郎，他是我的弟弟紅郎，他是我的好同學陸小狗。請問兩位貴姓大名？」

「鄙人劉思勉，這位是我同志吳忠成。你們既然是老百姓，怎麼會到這裏來救我們呀？」兩個人在地上坐了一回之後，便站起身子來，用了懷疑的目光，向他們逗了那麼一瞥，低低的問。青郎說道：

「是我弟弟在鎖上打聽消息，知道有兩個愛國份子被他們捕獲了，並且要解押到縣裏去。我們心中暗想，從鎮到縣一定要經過小丘山，所以我們從早晨等候到現在，足足有十二個鐘點，方才給我們達到了目的，這真是國家的幸運！」

「哦！你們的思想太可敬了！」

劉思勉和吳忠成聽了這些話，他們心中感動極了。一面說，一面把脚跟猛可的一並，立刻行了一個敬禮，表示感謝救命大恩的意思。這一下子舉動，倒把三人都吃了一驚。一時又歡喜又不

敢接受的倒退兩步的還禮不迭。小狗子忙說道：

「兩位不要客氣，你們是我們的救星，所以今日我們救你，也無非是救自己的意思，我認爲這是我們老百姓應負的責任！」

「不錯！現在軍民是站在一條陣線上的，所以我覺得你們三位倒可以跟我們一同來活動一下，替祖國效一點兒勞，這才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吳忠成點了點頭，一面又向他們三人慫恿着說。紅郎聽了，也接口忙說道：

「當然，我們也有這一層意思，不過就是苦在沒有門路。否則，在這一個年頭兒，誰不想替國家來幹一點工作？」

「好！既然你們有報國之志，那麼應該先來做宣傳工作，拉攏一般有志氣的老百姓，人數多了，我們可以組織游擊隊，破壞東洋鬼的工作。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胆量？」

「爲什麼沒有？只不過事情也有一點困難，因爲殺敵是不能光着兩手去對付，所以我們最需要的還是鎗彈。」

青郎聽劉思勉這樣說，遂點了點頭，表示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槍彈問題上。思勉把胸部一拍，似乎有把握的樣子。說道：

「只要你們有宣傳的能力，至於槍彈的問題，我們可以負責給你們辦到的。」

「這樣很好，但是我們總要有個談話的地方，我的意思，兩位有空的時候，不妨常到張家村來走走，你問起我們三個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會陪了你們來找尋我們的！」

青郎含了笑容，他的心中表現這一分樸兒的喜悅。小狗子向地上兩個鬼屍望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地上留着的屍身怎麼辦？我們總要把他們滅了痕跡才好。」

「不錯！我的意思，把他們抬入車廂，然後連人帶車一同拋到河水裏去吧！這樣也許不會連累了旁人。」

劉思勉想出一個辦法來回答，大家認為贊成，於是立刻動手。把他們的槍彈解下來，然後把鬼屍納入車中，推了汽車到河邊，只聽「撲通」一聲，水花四濺，車子和鬼屍便都沉入河底去了。紅郎又問道：

「這兩支槍怎麼辦？」

「我們在山脚下掘個洞，把槍還是藏起來，將來用得來的時候再來取拿不好嗎？」

「你這主意很好，我們就這樣辦吧！」

吳忠成聽了青郎的話，點了點頭，於是大家又幹着埋藏槍桿的工作。一切舒齊之後，天色宗全黑了下來，幸虧這時浮雲堆裏又鑽出一輪光圓的明月，照映着他們五個人，似乎也在慶幸他們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使命。青郎望了兩人一眼，說道：

「你們兩位此刻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假使沒有投宿之處，不妨就到我們的村子裏去，沒有

關係，我們是同胞，就像兄弟一樣。」

「不客氣，我們自有我們的宿處，那麼你們也早點回去吧！真的，你們竟餓了一整天。」

大家說着，便各各握手分別。青郎等三人在月光清輝之下，踏上了歸家的途上，各人的肚子雖然是餓得難受，不過他們的精神依舊很好，脚步也相當的輕鬆，而且口裏還哼着上燕從前教他們的一隻熱血歌。顯然是這種興奮，決非一支禿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了。

過了兩天，小丘山下打死東洋鬼的消息不知怎麼的已傳到了張家村？一時衆村民都當作了一件新聞談。有的贊美這兇手真勇敢真了不得，有的代替兇手擔憂，萬一被東洋人查出來，那可怎麼辦？有的還埋怨不該打草驚蛇，假使東洋人獸性一發，倒反而弄得大家不太平。王跛子在村子裏聽了這個消息，便三脚兩步的奔回家中來。這時老太太歪在床上，望着窗口外那被風吹動的樹葉兒，心裏正在感到孤獨的淒涼。忽見王跛子笑嘻嘻的走進來，這就低低的問道：

「王跛子！你今天在路上拾到了什麼好東西？爲什麼這樣高興？」

「老太太！我聽到了一個好消息，你聽了，一定會把病體都減輕了一大半的！」

「真嗎？難道上燕有回家的消息了嗎？」

江老太是一心的想念着兒子，所以她認爲兒子回來是一個最好的消息之外，別的是很難引起自己的高興了。王跛子搖搖頭，笑道：

「不是，不是，因爲鎮上有兩個愛國份子被東洋兵捉到了，他們要押解到城裏憲兵隊裏去，誰知經過小丘山的時候，却被不知什麼人害死了？你想，這人的胆子大不大？」

「唉！那麼不是又闖下了大禍了嗎？我想東洋鬼怎麼肯罷休呢？」

「好在小丘山不是在我們張家村附近，他們捉凶手總不至於捉到我們村子裏來。」

王跛子見老太太聽了這消息，不但並無一點歡喜之意，而且反而籠上了一層憂愁的顏色，竟是輕輕地嘆起氣來。一時深悔不該前來告訴，所以只好又這麼的向她安慰。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外面有人叫着王跛子的聲音。王跛子覺得這是女子的口吻，於是拐到房門外望了望。這就忍不住笑道：

「啊！鳳小姐！你今天怎麼倒有空到這裏來呀？我家老太太正想念你。」

「真嗎？王跛子！老太太的身體好多了嗎？我今天從鎮上請來一個醫生，給老太太來瞧瞧。」

珠鳳一面告訴，一面又向後叫了一聲沈大夫！你請進來吧！這就見一個五十上下留了鬚鬚，戴着眼鏡的中裝男子，從院子外跟着進來。王跛子見鄔小姐這樣有情有義，喜歡得什麼似的，連忙招待他們入內。珠鳳到了床邊，把手向江老太額角一按，却不覺有什麼熱度，心中放下了一塊大石。遂微笑着：

「老太太！你給醫生診視診視吧！」

這時江老太太的心中也說不出什麼感激話來才好？遂點點頭。沈大夫坐到床邊的椅子上，要了一本書，給老太太診了脈息，看過舌胎，然後到外面開藥方。珠鳳跟到外面，悄悄地問道：

「沈大夫！老太太已經病了兩三個月的日子了，這不知是什麼病症？有沒有辦法把她醫治好了？」

「老太太年老血衰，晚上常咳嗽，有時候還氣喘，外表雖還支撐得住，裏面却有點兒熱

度，這是一種老熟病，假使她心境能夠好一點的話，那麼她的精神就好得多，假使內心有一種憂愁，那麼就防她有什麼變化？」

沈大夫一面開方，一面低低的回答。王跛子端上兩盃茶，珠鳳把藥方交給王跛子，又取了鈔票給他，叫他快去撮藥，家裏有自己照顧。王跛子答應，便匆匆的去了。這裏沈大夫略坐片刻，珠鳳給了診金，也匆匆的別去。珠鳳送醫生走後，方才又到房中來。問江老太太說道：

「老太太！你要喝口茶嗎？」

「不！我不要喝。鳳小姐！醫生說我什麼病？」

「醫生說，沒有什麼病？吃上一兩貼藥就好了。不過醫生叫你不要胡思亂想，因為上了年紀的人，已經是有點血衰，若再要胡思亂想，那當然是格外有傷精神的，所以我勸你萬事都批開一點。就說江先生吧！他雖然離家已有兩年多了，不過他已經有信給過我，說他在外面很好，並且叫我常常來照顧你老人家，所以你千萬不用憂愁的！」

珠鳳是用了柔和的口吻，向她低低的安慰。老太太似並有些將信將疑的神氣，拉住了她的手。怔怔地問道：

「上燕真的有信給你嗎？」

「真的，我爲什麼要騙你？老太太！你現在總可以放心了，而且江先生最近還要回家來一次，前幾天我在鎮上碰着紅郎，曾經叫他帶個口信來給你，怎麼他沒有來向老太太告訴過嗎？」

江老太聽她說得那麼認真的樣子，遂在枯黃的面頰上露了一絲淺淺的笑意。口裏唸了一聲佛，說道：

「紅郎這孩子就糊塗，怎的沒有來告訴過我？說來奇怪，最近兩天，青郎紅郎小狗子他們三人就沒有到我這裏來，我問王跛子，王跛子說連村子上都不大瞧見他們的人影子，也不知他們在做些什麼呢？唉！我的上燕回來了，我一定告訴他，別的人可以忘記，唯有鳳小姐千萬也忘不了，她不但有俠義，而且真是熱心，所以上燕總要報答你的大恩才好。比方說你到鎮上去了，給我留了許多錢，此刻又親自的陪了醫生來給我看病，你想，對我這樣熱心的人還能找得出第二個了嗎？」

「這也算不了什麼？老太太你不要掛在口邊，倒叫我聽了反而感到不好意思。」

珠鳳聽老太太這樣說，一顆芳心雖然有點甜蜜，但也有點羞澀的成分。因此紅了粉頰兒，秋水盈盈的斜乜了她一眼，這意態是顯得分外的嫵媚。江老太撫摸着她的纖手，却忍不住得意地發笑。江老太忽又問道：

「鳳小姐！對於這件事，我想你總有點知道，李大娘到了鎮上司令部之後，直到現在還沒見回來，大概會不會發生什麼生命危險嗎？」

「老太太！你沒知道嗎？是的，紅郎沒有來過，你自然不曉得。……」

珠鳳聽她提起了這件事，她的芳心裏就會悲酸起來，眼皮兒一紅，大有盈盈淚下的神氣。江老太驚奇地逗了她一瞥猜疑的目光，急道：

「怎麼？李大娘莫非被東洋鬼害死了？」

「是的！不過東洋鬼也死了一個，被李大娘咬斷喉管死的！」

「啊呀！這是怎麼咬的？」

「東洋鬼騙了李大娘司令部，他便要向李大娘實行非禮。李大娘要替丈夫報仇，所以假意兒答應，把他用酒灌醉。因為身邊沒有刀，她沒有辦法，也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子氣力？把她的銀齒，去咬斷日本鬼的喉管。可是她自己，也就因此而犧牲了。聽說日本人非常殘忍，給她死得非常可憐。不過李大娘死得很光榮，說她精神永遠不死，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了。」

珠鳳一面絮絮地告訴，一面忍不住已是流下眼淚來了。江老太太中也十分的酸楚，忍不住唏噓不止。一回，她又向珠鳳問道：

「鳳小姐！還有小丘山脚下那兩個日本鬼不知誰有這麼胆量？把他們暗殺了？你可也有點知道嗎？」

「奇怪！老太太怎麼也知道了？」

「是剛才王跛子來告訴我的，他說村子裏全都知道了。王跛子！王跛子！」

江老太說到後面，又叫了兩聲王跛子。珠鳳忙說他去撮藥了，你叫他做什麼？江老太說道：

「我想叫他來詳細地告訴你聽聽。」

「不用了，其實我比他知道更詳細的。老太太我告訴你，日本人捉到了我們兩個愛國志

士，他們便把愛國志士解送到縣裏去。可是當夜沒有回來，派人去調查，原來那輛軍用汽車掉落在小河裏。當初還以為日本兵自己不小心，所以誤落河水裏的。後來見車中只有兩個日本人的屍體，而且身上還有刀傷，兩個愛國志士却不知去向，因此料到附近已有了游擊隊，因為老百姓沒有這麼的胆量，而且也沒有這樣能力。現在出了這一個亂子，日本人大為震驚，所以出了賞格。捉到凶手，賞洋一萬，聞風報信，賞洋五千。這件案子就交給我爸爸辦的。可是這一件難事情不容易辦，這兩天爸爸愁眉不展，真覺得有些兒煩惱！」

珠鳳說到這裏，翠眉微蹙，也有點愁悶的神氣。江老太想了一回，說道：

「難道東洋鬼連自己都調查不出來嗎？」

「說一點也沒有頭緒，剛才我從鎮上來的時候，只見一隊一隊的東洋兵跑來跑去，說恐怕要挨門挨戶的搜抄凶手。」

「事情已經出了，凶手沒有當場捉到，現在搜抄還有什麼用呢？我想日本鬼心思狠毒，兇手捉不到，說不定他認為嫌疑的人一定都要遭到他們的殺戮了，唉！說起來又是一個大劫數。」

江老太說到這裏，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不料正在這時，忽聽外面有人叫王跛子的聲音，珠鳳覺得像小狗子的喉嚨，遂匆匆的走出房門來。

六 夢魂顛倒淑女苦難言

珠鳳走出房外一瞧，只見卓子上放了一封信，有一個黑影子在門框子裏一閃，便匆匆地奔出院子去了。珠鳳心中有些猜疑，遂追到客堂門口，方才知道這人果然是小狗子。因為他的行動叫人感到奇怪，遂把他叫住了。說道：

「小狗子！你有什麼要緊事情？來匆匆，去匆匆的，到了江先生的家，連老太太都沒空進房來望一望嗎？」

「哦！我道是那個？原來是鄔先生在這裏。」

小狗子聽是個女子的聲音，因為已經被她叫住了，這就不得不回過身子來。一見是珠鳳，遂含笑又走了上來，鞠了一個躬招呼着。珠鳳道：

「你不是找王跛子嗎？怎麼又匆匆的走了？」

「我是送信來的，因為王跛子不在屋子裏，所以我把信放在桌子上。」

「是誰寫來的？」

「還不是江先生嗎？鄔先生！我們快一同進去，把信拆開來唸一唸，看校長先生在裏面寫點兒什麼？」

隨了這些話，小狗子又回進屋子來，兩人在桌子上取了信，走進老太太的臥房。小狗子先笑嘻嘻的告訴道：

「老太太！你現在可以不必憂愁了，你不見校長先生的信也寫回來了嗎？」

「啊！真的嗎？小狗子！你快交給鳳小姐，囑鳳小姐唸給我聽聽。」

「老太太！江先生這信裏寫的，和寫給我那一封差不多。他說在漢口已經找到了生意，生活大概不成問題，身體也很強健，叫老太太不必掛念，真的，他也許在最近還要回來一次。」

「找到了生意？校長先生不是當兵去的嗎？」

小狗子在旁邊聽到這裏，心中似乎感到有點失望，他呆住了面孔急急的問。珠鳳向他連忙搖手，阻止他說下去。低低的說道：

「小狗子！你不要亂嚷什麼當兵的話，在這個環境之下，可不是隨便你亂說的，萬一傳到東洋人的耳朵裏，倒難免要惹起一場大禍來了。」

「是的，我在別人面前就不會這麼的亂說了。」

小狗子點點頭，他似乎有些理會過來校長先生所以這麼寫的意思，於是不再問下去了。江老六都用了感激的目光，向小狗子望了那麼一瞥。說道：

「小狗子！謝謝你，叫你特地送信來，王跛子又去撮藥了，鳳小姐！你給我代為倒盃茶給

小狗子喝吧！」

「鄒先生！不忙，不忙，我要喝茶，自己也會倒，還勞你的駕嗎？」

小狗子見珠鳳要起身的樣子，遂連忙搖手，他走到桌子旁，自己動手倒了一盃茶，微微的

呷着。一面又問道：

「鄧先生！校長先生信中可會說明那一天回來嗎？」

「這倒沒有說起……」

珠鳳皺了眉毛兒，低低的回答。看她的神情，倒好像有無限心事的樣子。小狗子呻吟了一回，他望着淡黃色的茶汁，也自言自語的說道：

「校長先生要如真回來了的話，那事情就更好辦了。」

「小狗子！你在說什麼事情？」

珠鳳驚覺過來，向他一擦眼皮，有些奇怪地問。小狗子心虛，這就紅暈了臉兒，連忙搖搖頭。急急的辯白道：

「不！不！沒有什麼事情，我說鄉下人都是無知無識，好像沒有靈魂的樣子。假使校長先生回來，他做了我們的領導，那麼不管是那一樣事情？我想總會有一點名目弄出來的吧！」

「你這話也說得很對，不過照我的猜測，校長先生一時裏恐怕不會回來，假使給他眼看着種種野蠻無理黑暗殘酷的情形，那麼他氣得也許連肚子也會漲破了。唉！只怪我當時錯了主意，不肯跟江先生一同出走，現在留在這黑暗的環境之下，那一件事不是使自己感到痛心的資料？並不尋我背後在咒唸爸爸，爸爸只想閉了眼睛，苟安偷生下去，不管百姓在水深火熱中熬煎，只圖自己眼前的安全，其實那是不久長的事，我更恨我這個不知

恥的哥哥，他狐假虎威的還以為是十分的光榮，那真叫鄔家祖先痛哭流涕的了。老太太！我真贊成前天小丘山脚下出了這一件事情，巴不得有幾隊游擊隊打過來，把這些慘無人道的鬼子多殺死了幾個，也出我心中一口怨氣呢！」

珠鳳說完了這幾句話，心裏大有無限痛憤的神氣。小狗子聽了，臉上有些得意的樣子，笑了一笑。低低的問道：

「鄔先生！你倒贊成前天小丘山脚下發生的事情嗎？」

「當然啦！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誰不希望把他們統統殺乾淨呢？所以我認為前天這件事情幹的人，才可以說是我們中國的民族英雄！」

「真的嗎？民族英雄！這是多麼光榮的名詞，鄔先生！我老實的告訴你吧！這件事情是我們做的，我們把殺牛的刀，殺死了兩個鬼子兵，哈哈！哈哈！我們難道也好說是民族英雄嗎？」

珠鳳這一句贊頌的話把小狗子一顆心兒刺激得興奮起來了，他有些樂而忘形似的，竟情不自禁的說出了這些話，而且還哈哈地一陣子大笑。江太太和珠鳳却相反地感到大吃一驚，臉上急得都有些發紅。啊了一聲問道：

「什麼？小狗子！你在說些什麼話？」

「小狗子！我看你今天的神色不對，一進門就是慌慌張張的樣子，莫非撞到了什麼邪氣了嗎？怎麼胡說白道的竟說出這些莫名其妙的話來？」

江老太上了年紀的人，他說的當然更屬有些兒迷信。因為她們估量小狗子平日的行爲，決沒有這一種勇氣，就是有這勇氣，也決沒有這一種空手殺敵的能力，所以她們顯然有點不相信的意思。小狗子却得意洋洋的，表示非常認真的樣子。說道：

「真的，我小狗子從來也不說謊話，再說在老太太和鄔先生面前，說謊也不敢。我和青郎紅郎在小丘山脚下，真的打死了兩個東洋兵，而且……而且還救了兩個愛國份子，我們把鬼子兵的屍首和汽車都丟到小河裏去了。他媽的！東洋鬼中什麼屁用？殺牛刀一刀就完了，比牛還好殺！」

「小狗子！你把喉嚨放得輕一點，這可不是玩的事，到底怎麼樣的一回事？你從頭至尾細細的說給我們聽聽吧！」

珠鳳聽他說青郎紅郎也在內的，一時方才相信了一點。一面向他低低的問，一面起身把房門去關上了。小狗子因為這是生平一件最痛快的事情，所以侃侃而談，顯然是無限的興奮。說道：

「這件事情說起來，也是爲了李大娘而起的，我們爲了李大娘的消息沉沉，所以都很放不下，再說李大娘的兒子阿寶，還叫青郎代爲照顧着，所以紅郎便不時到鎖上去探聽。

……

「是的，在鎖上我碰見紅郎，對於李大娘的消息，不是我對他說的呢？」

「對呀！當時我和青郎聽到李大娘貞烈而死的消息，我們心中是多麼的痛憤呢！後來紅郎又告訴我們一件消息，是我們大中華的兩個愛國份子被東洋鬼捉住了。明天要解送到縣

司令部去，所以我們在商量之下，決心預備去救他們，並且和李大娘報仇。誰知果然被我們達到了目的，不過……我們三人也犧牲了相當的代價。……」

小狗子聽了一半，珠鳳點點頭，從中插了兩句嘴。小狗子方才接下去，他繪聲繪色的說得十二分的高興。珠鳳凝眸望了他一眼，低低的問道：

「小狗子！你們犧牲了什麼代價呢？」

「我們犧牲的代價可不小，從早晨到晚上，沒有吃過飯，餓得幾乎走不回來。」

「這是怎麼說的？」

「你不知道，東洋鬼直到天色黑下來了，方才經過小丘山，你想，我們不是等得幾乎餓死嗎？可是兩個鬼子被我們殺死了後，奇怪得很，我們的肚子倒也不覺得餓了。」

小狗子一面告訴着緣故，一面笑得十二分的得意。江老太在旁邊聽了多時，此刻才有點憂愁的問道：

「你們回來的時候，還有什麼旁人看見嗎？」

「沒有，沒有，一個人也沒有看見，這件事情，真可以說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因為天色黑了，小丘山那邊本來是很冷靜的！」

「可是傳出去，那還當了得，你們這三個人的性命……」

珠鳳見小狗子一味的高興樣子，這就向他警告了一句。因為她怕小狗子樂而忘形的只管向外跑去亂叫，這自然是件極危險的事情。江老太也埋怨他道：

「小狗子！你別到處亂說，在我們家裏說說不要緊，在外面那就討厭了。」

「噯！就是因為老太太的家裏，我才敢這麼的說了出來，要不然，那我就決不會這麼的傻！」

「哼！瞧你這聰明精的呀！我覺得你就有些兒靠不住！」

江老太哼了一聲，表示說他沒有惡意的意思。珠鳳微微的一笑，故意瞟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小狗子！你還沒有知道，東洋鬼早已曉得這一件事情了，而且還出了很大的賞格，就是報信兒，也有五千元總可以領賞哩！」

「鄭先生！你這話真的嗎？」

小狗子一聽有個話，方才有些急了起來，臉色浮現了一點驚慌的神情。珠鳳很認真的態度，說道：

「當然，真的，那裏有什麼騙你不成？我老實的告訴你，東洋鬼這一件事，原叫我爸爸在辦理偵查，要如查出兇手是誰的話？我爸爸還可以陞官發財呢！」

珠鳳這些話聽，小狗子心裏耳裏，他心中這一吃驚，真是非同小可。剛才那種得意的樣子早已消失盡絕，立刻灰白了臉兒，向珠鳳跪了下來。說道：

「鄭先生！我殺了東洋鬼，只告訴你們，別人誰也沒有知道，你要救救我們的命，假使你們要陞官發財的話，那麼你就快把我交到司令部裏去吧！」

「小狗子！你快站起來，爲什麼要這個樣子？你說這些話，那就叫我氣死了人，你難道把我的性格還沒有認清楚嗎？」

珠鳳聽小狗子後面這兩句話，覺得小狗子這舉動倒不是完全傻戇的表示，因爲他至少也有些挖苦我的意思。所以她把小嘴兒一鼓，大有生氣的樣子。江老太也埋怨地說道：

「小狗子！你這話確實是說錯了，鳳小姐的爲人你還不知道嗎？她是一個愛國的好女兒，剛才她還在怨恨她的父兄，不該給東洋鬼去辦事，你想，她如何會喪失心肝去賺這些子孫錢呢？所以怨不得鳳小姐生氣，就是我聽了，也有些不入耳呢！」

「老太太！鄔先生！你們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怎麼會疑心鄔先生有害我的意思呢？假使我不信任鄔先生的話，我還會對你們老實的告訴嗎？其實我怕你們在無意之中跟別人談起了：別人倒起了黑心，這不是糟了嗎？」

小狗子一面站起身子，一面又急急的辯白，雖然他真的疑心鄔先生會幫助她父親而陷害的意思，不過他此刻是絕對不肯表顯出來。珠鳳冷笑了一聲，還有點餘恨未消的樣子。說道：

「只要你自己不漏風，我和老太太難道會跟別人家去說嗎？放心吧！我恨不得你們把東洋鬼多殺了幾個，也好叫我心中痛快痛快呢！不過我告訴你，以後你切記不要亂說，對於有關係的事，就是在我們面前也希望你不要說出來。那怕有人來套你，來哄你，你也不能漏一點兒風，因爲這件事情到底進出太大一點了。」

「鄔先生！你這一番金玉良言，小狗子聽了，一字兒一字兒的記在心上，我真是一萬分的

感激着你的情義！」

小狗子聽珠鳳還教自己的話兒，一時方才相信珠鳳決不是一個見錢眼開而喪失心肝的人，所以顯出一萬分感激的神氣，誠懇地回答。就在這個時候，忽聽門外有咳嗽的聲音，江老太知道王跛子回來了，遂向小狗子努了努嘴。大家心裏會意，於是便不再說什麼了。誰知王跛子一足踏進來，一路嚷着道：

「這可好了，東洋人還出了賞格，通風報信，也有五千元呢！那不是發了財嗎？」

「王跛子！這消息是打那兒來的？」

江老太見小狗子聽了王跛子的話，他的臉兒不免又轉變了顏色，於是向小狗子霎霎眼，是叫他不要害怕的意思，一面又向他故意低低的問。王跛子把藥包在桌子上一放，顯出很認真的態度。說道：

「是我親眼在鎖上看見的，那一個牆壁上不貼賞着格的佈告呢？我看幾個吃公事飯的警員，他們都想在發這一票橫財呢！」

「我想這種子孫錢還是不賺的好，賺了也沒有好結果，不是家裏要死人，就是家裏要天火燒。」

小狗子口裏雖然這麼的咒唸着，不過他那一顆心是跳躍得厲害，額角上的汗水也盈盈地冒了上來。珠鳳也接口說道：

「是中國人，我想就是知道了凶手是誰？也決不會去報告的。除非這人是沒有心肝，不吃

飯米的畜生了。」

「這也難怪，有些人被錢財迷住了心，那裏還管得了什麼人格道德？這筆錢總希賺到手的！」

王跛子說得無心，小狗子聽者有意。一時他真有些兒坐立不安的樣子，全身幾乎有些微微的顫抖。珠鳳見他這樣服小的神氣，忍不住暗暗的好笑，遂說道：

「不過這個人到處很少，比方說，我們這裏四個人，誰會想發這一個財呢？」

「對吓！東洋鬼是我們仇敵，恨不得叫大家起來把他們殺一個乾淨才好，有誰會去幫了東洋鬼再來害自己的同胞？」

江老太也趁趁低低的回答，目的是在安慰小狗子的意思。王跛子這回沒有回答，他把藥包都透了開來，然後放在藥罐內。忽然他又想到了什麼似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還有一件使人傷心的消息，就是李大娘已經死了，聽說死得很可憐，連屍身都沒處找呢！」

「這消息也是鑽上傳出來的嗎？」

珠鳳故裝不詳細的神氣，低低的問。王跛子點了點頭，一面攏着炭爐子，一面說道：

「是的，東洋鬼本來還不想給外面人知道，後來瞞也瞞不住，所以傳了出來。我想小丘山脚下死了兩個東洋兵，這也是冥冥中的報應。」

「這話倒不錯，一定是李大娘陰魂不散，所以把他們活捉了。」

珠鳳點了點頭，一面說，一面忍不住浮現了一絲笑意。王跛子却搖了一下頭，認爲不對的意思。說道：

「我想不是李大娘，一定是李阿元，阿元他替妻子報仇的。」

「噯！對了，對了，王跛子這話就猜得一點兒不錯。老太太！鄒先生！時候不早，我要走了，你老人家好好養息身子要緊，明後天我再來看望你。」

小狗子聽王跛子這話越測着，他的心中道才放下了一塊大石，一面笑嘻嘻的說，一面便向房外匆匆走了。珠鳳跟了出來，在院子門口把他低低叫住了。說道：

「小狗子！不是我多管閒事，你們以後千萬小心一點兒，別幹這些太危險的事情，倒叫人爲着你們時常擔心。」

「鄒先生！謝謝你爲我們時常擔憂，我們真是十分的感激你。不過我們自會隨機應變，大概不會鬧什麼大禍吧！」

「不鬧禍，那最好了。只不過到處小心一點兒，總不會十分的吃虧。」

「是的，我們一定會聽從鄒先生的話，那裏再見了。」

小狗子說着，向她一招手，便匆匆的別去了。

珠鳳待瞧不見了他的影子，方才踏了沈重的步子，回到了房裏。江老太見王跛子不在房中，遂望了珠鳳一眼。低低的說道：

「我真想不到小狗子也有這樣的胆量，倒不要看他平日是蠢頭蠢腦的一個人呢！不過這種

事情實在太危險了，以後還是少幹爲妙，因爲他們有的是鎗彈，有金錢，怎麼是他們的對手呢？」

「可不是？所以我剛才追出去也是爲了叫他千萬要小心一點兒，再說他偏又是一張漏風的嘴，高興了就大嚷出來，這還瞞得了人嗎？」

珠鳳皺了眉毛兒，點點頭回答，顯然也有點憂愁的樣子。過了一回，藥汁煎好了。王跛子拿碗進來，珠鳳親自逼出了藥汁，稍會給藥涼了一回，便端着藥碗，服侍江老太喝。江老太心中非常的感激，拉了她的柔荑，低低的說道：

「鳳小姐！你肚子餓了沒有？我叫王跛子燒點兒點心給你吃吧！」

「老太太！你不要生氣，我一點兒也沒有餓，再說我也就要回家了，天色晚了，在路上行走太不方便一點。」

「這話倒也不錯，我也不敢留你，況且此地到鎮上也有十多里路程，那麼鳳小姐還是早點回去吧！」

江老太點了點頭，似乎包含了一種關懷的語氣回答。王跛子見她尚有依依不捨之情，遂也勸她說道：

「鳳小姐！你放心回去好了，老太太有我會好好兒服侍的。你下次再來的時候，保險她老人家可以完全的好了。」

珠鳳聽他這樣說，方才微笑着又向江老太安慰了幾句，遂告別走了。一路上想着小丘山腳下

這一件案子，東洋人叫爸爸去辦理，假使偵查不出的話，恐怕要有把爸爸治罪的意思。現在我雖然得到了消息，照理，應該是爲父親而着想，不過現在情形不同，父親沒有做父親的資格，即使他被日本人處罰，我也置之不聞的了。珠鳳回到家裏，匆匆走進自己的閨房。柳五兒悄悄的道：

「小姐！你回來了嗎？江老太不知好些了嗎？」

「好一點了，柳五兒！爸爸問起過我的人嗎？」

珠鳳一面回答，一面又向她低低的反問。柳五兒倒了一盃茶給她，却撇了撇嘴，似乎有些怨恨的樣子，冷笑了一聲。說道：

「老爺倒沒有問起你過，都是少爺這人，最喜歡管閑賬，說什麼女孩兒家成天的在外面跑，還像什麼樣子？我說小姐回到鎮上來住後，一共也只有出去今天第一次，一個人不是死的，總要到外面去散散心。他聽我這樣說，倒也不說什麼了。你想，少爺這人真有些兒蠟燭脾氣的。老實說，上面還有老爺在着，小姐就用不到少爺來管，自己老婆去管管好也就罷了。小姐！你看少奶奶好像封了王，一天到晚約了朋友在家裏打牌吃飯，仗了她爸爸的勢力，連老爺都不敢去說她一聲，你想叫人眼睛裏連血都要看出來了。」

「唉！柳五兒！你也不必去說她，讓她享福吧！看她能享得了多少日子。我不相信中國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總有一天也會叫他們弄得沒臉做人的！」

珠鳳見柳五兒大有無限不平憤恨的神情，於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她至少也有點痛心的表

示。到了晚上，珠鳳睡在床上，呆呆地只管想着心事。忽然她覺得天色慢慢地亮起來，窗外喔喔地有鷄啼的聲音響入了耳鼓；於是她急忙披衣起身。今天的氣候好像比昨天冷得多，她嘴裏吹出來的氣，竟像噴煙一樣。撩開窗幔一看，啊！院子裏竟堆了厚厚的一層白雪，而且天空中也飄飛着鵝毛似的雪花。珠鳳心中有這麼的一個感覺，今年的雪好像落得特別的早，豺狼入室，所以什麼都有點變的了。正在感嘆着，忽聽外面有一個少年軍人在叫自己說道：

「珠鳳！珠鳳！」

「啊！你……你……不是上燕嗎？你……怎麼穿了軍服會到這裏來呢？你不知道這兩天爲了小丘山腳下發生了一件案子，日本人搜抄凶手，十分的嚴緊，你不是要被誤會當做凶手看待嗎？」

珠鳳回頭去看，原來這個軍人不是別人，却是自己心中時常想念的江上燕。一時不免有點驚喜的神氣，連忙不管天氣的寒冷，就把窗戶推開，一面向他招手，一面十二分關懷的說。上燕含了笑容，却走到窗口旁邊來。他拉了珠鳳的手兒，說道：

「珠鳳！你不要急呀！現在我們軍隊已經勝利了，鬼子兵都被我們殺完了，你怎麼一點點消息都不靈通呢？」

江上燕說完了這兩句話，他已從窗外跳進房中來了。珠鳳心中有點模模糊糊的，好像真的日本兵已吃了敗仗，一時她急得臉色死灰的樣子，很快的向上燕跪了下來。苦苦哀求道：

「上燕！你要救救我，你要救救我呀！」

「噢！奇怪了，你又不犯什麼罪，爲什麼要我來救你呢？」

珠鳳聽他這樣說，她的臉兒由灰白而轉變成血紅了，在這紅的成分中至少是包含了一點羞慚的意思。她含了晶瑩的眼淚，說道：

「上燕！你不知道嗎？我爸爸和哥哥他們不要臉，竟做過了漢奸，所以……現在勝利了，他們是要殺頭的，恐……怕……我……也會連累在內要犯罪的吧！上燕！你千萬可憐我，你總要救救我這一條命才好。」

「哦！原來如此，怪不得剛才我在大街上看見有兩個人在遊行示衆，大家都說是漢奸，名字叫鄒振雄，在敵僞時期做過主席的，當時大出風頭，可了不得，現在要鎗斃了，這是活該的事情，所以我還見衆人在拍手稱痛快呢！」

上燕冷冷的說着，表示有點諷刺的意思。說完了之後，他向珠鳳逗了一瞥輕視的目光，又哼了一聲。很生氣的說道：

「你此刻倒要我來救你了嗎？但是當初我幾次三番勸你一同走，你總是推三阻四鼓不起這個勇氣。我到此才知道你是因爲有了慾望，想做主席的女公主，所以留戀在故鄉的是不是？哼！我今日才知道你也不過是個平庸的女子罷了。誰會來同情你這個做漢奸的女兒？快點給我滾開了，別污辱了我的清白吧！」

「上燕！你不要這樣的冤枉我，你叫我血也吐得出來的。我那裏是爲了要做主席的女兒才不肯走的呢？我因爲自己是個弱女子，時常多愁善病，假使跟你去了，不但沒有給你幫

助，恐怕累你還有許多的不方便。比方說我在故鄉吧！爸爸雖然是做了鎮上的主席，但我也並沒有仗勢欺過人，我而且還隱瞞了一件很重要的消息，因為我是個有思想的女子，在我的心中又何嘗不恨爸爸的可惡呢？唉！上燕！你這樣的侮辱我，你枉為是我的知心人了。」

珠鳳拉着上燕的衣角，一面絮絮的解釋，一面她的眼淚已撲簌簌的滾落下來了。上燕此刻還是怒氣冲冲的神情，冷笑了一聲，瞪了她一眼。說道：

「你也不必說這些話了，總而言之，我決不能再和漢奸的女兒做朋友的！」

「上燕！那麼你也應該看在你母親的情分上，你就可憐可憐我吧！我雖然是很不幸的身為漢奸的女兒，但我本身到底沒有什麼錯處，況且你母親在病中的時候，並不是我討好的話，我也時常去關心她，你母親好像對我這麼的說過，珠鳳！你待我這樣的好，將來上燕說來的話，別的人可以忘記，只有珠鳳是不能忘的。上燕！我沒有說謊，你若不相信，你可以回家去問你母親的！」

「你這個不要臉的女子真是討厭極了，你嚙哩嚙嘛，還有什麼資格可以跟配我來說話呢？走罷！走罷！」

上燕好像與鐵石心腸一般的，一點兒情感都沒有，反而把珠鳳狠狠的推開了。珠鳳心中是悲痛極了，她覺得空濛濛的，茫茫四海，到那裏去找知心人好呢？因此她忍不住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起來了。

珠鳳這一哭不打緊，把睡在後間的柳五兒却哭醒了，她吃了一驚，立刻披上衣服，匆匆走到前房來，說道：

「小姐！小姐！你夢魔了，你夢魔了，快點兒醒醒吧！」

珠鳳被柳五兒叫醒之後，睜開眼睛，向四下一望，自己還好好的睡在床上，方知是做了一個夢。但回憶夢境，猶歷歷如繪，她忍不住深長地透了一口鬱氣。柳五兒低低問道：

「小姐！你夢見了什麼？為什麼兀是這樣的傷心呀？」

「我……夢見了母親，所以我就哭起來了。柳五兒！幾點鐘了？」

「快一點半了，我想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緣故吧！」

「因為我一隻手放在胸口上，所以夢魔起來了。柳五兒！外面落雪嗎？」

「沒有落雪，這時候落雪還早哩！」

柳五兒聽小姐糊糊塗塗這樣問，一時倒好笑起來了，遂低低的回答，連珠鳳自己也覺得有趣，遂向柳五兒說道：

「沒有什麼別的，你也快去睡吧！當心受了涼，可不是玩的事。」

「小姐！你不要仰天睡，那麼手就不會放到胸口上了。」

珠鳳答應了一個是字，柳五兒這才掩上房門走出去。這裏珠鳳由不得暗暗地思忖了一回，想到夢中所受的委曲，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怨恨，怨來怨去總是怨父兄太不知愛國，雖然這是一個夢，但不久的將來，說不定真的會成了事實，假使自己處在這樣環境之下的時候，那麼我是只

有一死了之吧！珠鳳思前想後，覺得自己的前途難免呈現了暗澹的顏色，因此忍不住又真的哭泣了一夜。

七 一計莫籌羣醜奈何天

鄔振雄自從做了鎮維持會的主席之後，滿以為可以安安穩穩的度着快樂逍遙的日子。想不到維持會成立不久，便發生了小丘山脚下殺死兩個日兵並劫去兩犯的一件事情。這件案子，在山村隊長方面認為是十二分的嚴重。假使不水落石出的破案捉獲兇手的話，以後對於日兵的安全問題，顯然是大有關係。所以他們認為這完全是維持會的責任，換句話說，也就是鄔振雄的責任。因此鄔振雄就負有調查該事件發生後偵緝兇犯的天職，假使遲遲未獲，說不定有撤職查辦的危險。爲了這樣，振雄這幾天的焦急，好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真所謂有點廢寢忘食的了。

鎮上的花三爺，上次竭力慫恿振雄出面組織維持會，他的目的，可以使他在鎮上開設的幾片舖子不受損失。振雄雖然胸有成竹，但他還假癡假呆的說需考慮，直待事情接洽舒齊，他方才要求花三爺擔任維持會的委員。花三爺當下一口答應下來，一面可以照常營業，一面還可以顯點威風，所以這是兩全其美的事，何樂而不爲呢？誰知道現在是上了圈套，案子發生，山村隊長督促維持會嚴加偵緝，振雄在無法可想的時候，自然要請委員們來共商大事。花三爺因此硬硬頭皮，也只好到鄔主席家中來共議大計了。當下振雄皺皺眉頭，顯然有點困難的樣子。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

「花三爺！事情實在叫人有點頭痛，小丘山脚下殺死了兩個日本兵，這真有點鬼不知神不覺的，叫人有些摸不着頭腦。你說是本地人殺的吧！我想這絕對沒有這麼的胆量，況且也沒有這麼大的本領。假使說是外面來的游擊隊吧！可是案子發生了已有半個月，爲什麼竟一點兒鬼影子也調查不出來呢？唉！這幾天山村隊長時時派人來討取兇手，你想，這……叫我到那裏去逮捕好呢？」

花三爺見振雄說到後面，把兩手攤了一攤，急得幾乎要哭出來的神氣。因爲振雄都沒有辦法，這叫自己還有什麼法子呢？因此頭額上暴露了青筋，冒出了汗水，呆呆地却是不發一語。倒是耀宗這個小子，他却毫不以爲然的態度，抱着死人也不關的宗旨。說道：

「爸爸！其實我們不必操這一分心思，山村隊長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抽壯丁也好，挨家查也好，……就是多捕幾個嫌疑犯殺死也好。我就不相信這裏會有什麼游擊隊出來？一定是本地人幹的。爸爸不要以爲本地人個個都是好東西，說不定有人聽了上燕這傢伙的話，所以存心搗亂起來了。」

「耀宗！你這孩子說話總是東扯西拉的！就算你和江上燕冤家對頭，但現在他的人不在這裏，還說那些空話幹什麼呢？你看花三爺還沒有開口，倒叫你拉拉扯扯的說了一大篇，真是一點規矩都不懂的！」

振雄聽他說得莫名其妙，問不對題的神氣，一時真有些兒生氣。遂恨恨的白了他一眼，喝阻他開口，一面又變換了一張面孔，向花三爺望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花三爺！你不要老是不開口呀！這事情究竟該怎樣的辦？你也快些兒想個好主意出來。你是委員之一，當然你也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不要單叫我們爺兒們爲難是不是？其實山村隊反一翻臉皮，你恐怕也逃不了罪名呀！所以在這患難之中，我們是應該和衷共濟來想一個完善的辦法。你說，我這話是不是？」

「雄老爺的話當然極有道理，我也並不是不肯出主意，因爲我實在也想不出一個解決這件案子的辦法來。假使果真是本地人殺的，隊長要抽壯丁挨戶搜抄的辦法倒也不妨實行一下，因爲鄉下人胆子小，心中一嚇，說不定會露出一點馬脚來。只要把兇犯鎗斃，殺一儆百，日後自然可以保得住太平。就是只怕外路人殺的，那就未免太委曲了老百姓。……」

花三爺方才抬起頭來，皺了眉毛，有些很爲難的樣子回答。在他的心中，倒着實還存了一點愛護民衆的意思。耀宗却冷笑了一聲，他發出獸性的狂態來。說道：

「不！花爺叔！我就主張非嚴辦不可。因爲這般民衆太不成話了，在這個時候誰不想拍拍日本人的馬屁才好？不料還去暗殺他們，這不是成了害羣之馬了嗎？我看這般鄉下人怕硬不怕軟，先抓了幾個嫌疑犯來鎗斃了，管他冤枉不冤枉？殺了幾個給大家看看，那麼他們以後自然也會服服貼貼起來了。案子出了半個多月，現在還是一無頭緒，我以爲倒怨不得隊長要發火，就是我覺得自己這個維持會辦事的能力也太薄弱一點了。」

「耀宗！你說話總是不肯思前想後的，年紀輕輕，火氣不能太大，我在地方上管過幾十年

的事情，難道還是你聰敏嗎？鄉下人雖然愚笨，但也不大好惹的，狗急跳牆，人心一反，可不得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最好是兩面敷衍，得能夠雙方方面都不得罪，那麼我們的地位自然也不會發生搖動了。就說是本地地方有不法之徒，也只好暗中查訪，切不可打草驚蛇！」

振雄是一貫的抱着火燭小心的態度，其實他完全是一種老奸巨猾的作風。花三爺點了點頭，他認爲很不錯的神氣。說道：

「我也是這個主意，如果隊長一定不肯放鬆，明天我們就跟隊長去商量，叫他們最好再寬限幾天，等到沒法偵查的時候，再準定挨家的抽查壯丁也不遲。」

「花爺叔這辦法也好，我們就決定這樣子吧！明天我到山村隊長那兒去一次，他對我的印象倒很不錯，大概一定肯答應的。我一定要把這件案子打聽一個水落石出不可，假使這一點點小事情辦不好，還談什麼大事情呢？」

耀宗拍拍胸部，他那種表情總是顯出頭重腳輕的樣子。正在這個時候，忽見馬老二匆匆地從外面跑進來，他笑嘻嘻的叫道：

「主席！好了，好了，陳七爺回來了。」

「什麼？陳七爺全家回來了嗎？在那裏？在那裏？」

振雄一聽陳七爺回來了，他似乎也感到一些兒驚喜的樣子，忍不住急急的問。馬老二活像一條狗的模樣，顫了顫屁股。說道：

「真的，他們全都回家來了，船停在他家的後門，但是對面的皇軍老爺不許他們上岸，一定要檢查什物，恐怕有違禁品。」

「要檢查，那不成什麼問題，花爺叔！我和你一同去担保一聲好了。說起來，你是委員，我是委員兼秘書長，難道這一點小面子都不賣嗎？」

「好的，好的，花三爺！辛苦你跟耀宗去跑一趟，陳七爺回來了，那是頂好了，便可以多一個人商量了。耀宗！你最好請陳爺叔先到這裏來一次。」

「唔！我知道道。花爺叔！我們走吧！」

耀宗點頭答應，遂和花三爺一同告別走了。這裏馬老二向振雄一鞠躬，也悄悄地退了回去。振雄待大家走後，便向左邊的套房門口走了兩步。探首叫道：

「珠鳳！珠鳳！」

但裏面並沒有人答應，振雄皺了皺眉頭，又連喊了兩聲柳五兒，不多一回，柳五兒從裏面應聲出來。向他問道：

「老爺！你叫我有什麼吩咐嗎？」

「鳳小姐在房裏沒有？叫她爲什麼沒有聲響？」

「哦！鳳小姐剛出去不多一回兒，說不定馬上就回來的。」

「這個年頭兒，雖說我是做了鎮上的主席，但有什麼理由可說？女孩兒家老喜歡在外面跑？要如遇到了喝醉了酒的東洋兵，這就懊悔也來不及了。」

振雄說出了這幾句話，他自己的心中也感到了一種空虛的悲哀，覺得自己的地位，難免是有一種傀儡的典型，因此他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這時鄔壽從外面進來，振雄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叫住了說道：

「鄔壽！剛才馬老二來說，陳七爺全家都回來了，回頭就要到這裏來，你快到書房裏去打掃打掃，把烟燈點上了，多打幾個煙泡子。」

「哦！我知道了。」

「慢着，把玻璃櫥內那一缸煙拿出來，讓七爺嚕嚕東洋貨的味道，他一定也會說比雲土好！」

鄔壽答應，便走進裏面去了。振雄在桌子上拿起茶盃來，湊在嘴上喝了一口，就在這時，珠鳳在院子外匆匆的進來。柳兒見了先說道：

「老爺！鳳小姐不是回來了嗎？所以我說你是用不到担心的！」

振雄回頭去看，珠鳳已到了面前，她向振雄低低的叫了一聲爸爸！振雄沈着臉兒，很嚴肅的樣子。問道：

「珠鳳！你又到那裏去的？」

「我！……我在街上買些兒東西。」

「咳！你騙我，我猜得到，你又是到江老太太家裏去的，並不是我不許你去，因為這個年頭兒，女孩子家一個人在路上行走多危險的！況且鎮上離張家村有十多里路程，你想，要

如半路上竄出幾個東洋兵來，那時候叫爹不應，喊娘不理，我看你好好一個女孩子不是什麼全都完了嗎？」

振雄雖然是沈着臉色，大有教訓的神氣。不過在這幾句話中，多少還包含了一點愛護她的成分。珠鳳微微的一笑，說道：

「不會的，東洋兵究竟也講道理的，他不會隨隨便便向人家實行非禮。」

「唉！你這孩子怎麼一點也不知道？李大娘的事情，你難道不曉得嗎？」

「可是我比不得李大娘，爸爸是維持會的主席，哥哥是委員，我……難道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嗎？」

「珠鳳！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怎麼一些風色也瞧不出來？我這個主席無非是對中國自己同胞而說的，假使對日本人而言，什麼屁主席？還不是和平頭百姓一式一樣嗎？這鬼子多凶惡的，他叫我做主席，却給我上了圈套，出了亂子，要我負責。他媽的！我也不曾帶着十萬念萬的兵，要我到什麼地方去捕捉兇手呢？這幾天又逼得我那麼緊，我簡直急得要上吊，唉！今天才領教鬼子兵的厲害！」

振雄到此在女兒面前也忍不住說出一片真心的話來，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大有悔之莫及的神氣。珠鳳冷笑了一聲，很俏皮的說道：

「這是在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悔已遲。爸爸！你要早聽了女兒的勸告，你那裏有今天的煩惱呢？」

「不過事到如此，已經是騎虎難下。所以這案子，查不出也得查。噯！珠鳳！對於小丘山脚下殺死兩個日本兵的事，你在外面不知道可會聽到一些兒什麼消息嗎？」

振雄聽女兒的口吻，好像還有點死人也勿關的樣子，一時不免有些兒怨恨。遂對她低低的刺探，心中暗想，也許她有些兒知道的。但珠鳳搖搖頭，說道：

「我不知道，一些兒消息也沒有。」

「我曉得，你一點兒也不會關心的。你哥哥爲人雖然浮躁一點，但遇到什麼困難的事，大家總還有個商量的地步；這就叫做：『休戚相關』。你看我的鬍鬚，都已花白了，還能有多少日子活在這個世界上？你們即使不能與我分憂，也應該少給我爲你們操心才是。」

小丘山的案子，鄉下人嘴裏總有說起，你就不能幫着我向他們打聽打聽？」

振雄說畢，大有無限感傷之意。珠鳳想起父親愛女兒的深情確實是天無其高的，照理，爲人兒女，當然應該要代父母分憂。可是在我的環境之下，這和別的情形大不相同，我爲了國家，我爲了民族，我怎麼能顧慮到家庭之私呢？所以她的情感始終被理智克服着，轉了轉烏圓眸珠。說道：

「聽倒聽見人家說起，可是跟我們一樣，沒有人知道這是誰幹的事。其實眞有人知道的話，也不肯在外面亂說，早已悄悄地前來報告了。你想，這一萬元的重賞，誰不希望領呢？就是我……可惜却不知道……」

「咳！你也還想領賞，眞是說的孩子話，我這一分家產，你至少一半，難道還不夠你一輩

子化嗎？噯噯噯！珠鳳！江老太的兒子到底有消息了沒有？」

振雄見女兒說到末了，似乎還有一種很失望的樣子。一時倒不由笑了起來，但說到這裏，却又轉變了話鋒，問出了這兩句話。珠鳳覺得父親這話對自己至少是包含了一點誘惑的成分，遂依舊顯出淡漠的神情。搖搖頭說道：

「消息一些沒有，江老太心中也很想念他。」

「難道連一封家信都沒有？現在郵政不是已經通了嗎？」

「通是通了，但上燕沒有信來，江老太又不好問郵局去要的。」

珠鳳說的倒是相當的幽默，站在旁邊的柳五兒也忍不住好笑起來。振雄回頭瞪了她一眼，柳五兒很識趣的便把身子縮進到房中去了。振雄向珠鳳望了一回，撿了自己一下子鬚鬚，點了點頭，似乎有所沈思的樣子。說道：

「我想上燕和你的感情並不壞，在你那裏說不定有一點信息的吧！」

「爸爸！你這話說得奇怪了，他自己家裏也沒有信札，我們不過是學校裏的同事，怎麼他倒會給我信件呢？再說他給我信，也不能算是犯法的事，我何必要瞞着你呢？」

珠鳳聽父親這句話顯然是包含了一點神祕的作用，一時粉臉兒倒不禁浮現了一層桃花的色彩，那顆芳心也忍不住別別的一跳。不過她立刻又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表示非常正義的樣子。振雄被女兒這麼一說，心中自然也感到很不好意思，遂改改了口吻，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唉！現在一般學堂裏出來的年輕人，真是越弄越不懂規矩了。好端端的把自己母親丟在

家裏，失了兒子應該侍奉的天職。自己一跑出去，連一封家信都沒有，說起來真叫爲人父母的感到心灰啊！」

「不過我知道他所以拋掉了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苦衷？他有什麼苦衷？在家裏也不見得會餓死呀！」

「倒並不是在餓死不餓死的問題上？因爲一個人都有國家，分開來說，就是國有家，不過國在前家在後，那麼爲了國，也只好忘了家，這還不是他出於萬不得已的苦衷嗎？」

珠鳳說得那麼嚴肅，顯然是理直氣壯的神氣。振雄也不知爲什麼？聽了這些話，他的兩頰不期然會罩了一層猪肝色。過了一回，方才說道：

「愛國固然是人人要愛，不過也得看情形而說。比方說這裏的環境吧！我們已沒有了國家的保障，假使不隨機應變的話，那麼難道白白的犧牲性命嗎？古人有句話，叫做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所以我們第一要緊保重身子，眼前低頭，將來機會一到，自可揚眉吐氣。昨天我碰到山村隊長，他頗有在鎮上創辦教育事業，使中國兒童不至於受到失學的痛苦，我心中暗想，山村隊長說得有理，他確實和我們中國有親善的誠意，當下我十分的贊成。不過對於校長問題，我想來想去，只有江上燕最適宜，第一，他是熟手，第二，他會東洋話，假使你有辦法叫他回來的話，那麼你們一同在學校裏又可以朝夕斯共，豈不是很好嗎？」

珠鳳覺得父親始終相信自己和上燕是有信件往來的，所以他一再的用話來套自己，覺得父親

的刁滑倒也名不虛傳。不過自己也不是一個毫無主張的女子，總不會輕易地中了他的圈套；所以始終鎮靜了態度，搖頭說道：

「爸爸的意思很好，不過所可惜的，就是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唔！我想你可以對江老太探聽探聽，也許她會告訴你吧！」

珠鳳正欲回答一句，忽見馬老二一路喊進來道：

「陳七爺來了，陳七爺來了！」

「來了嗎？快迎接。」

拔雄一面說，一面已迎了出去。這裏珠鳳却暗自冷笑了一聲，自管回進臥房裏去了。陳七爺是個四十多歲的年紀，瘦長的身子，平頂頭，穿着一件呢噠駱駝絨的袍子，兩隻眼睛很小，眉毛很濃，一望而知是個很精明的商人。他見了拔雄，便一路拱手進來。笑道：

「雄老爺！這地方全虧你們幾位維持，要不然，我們真是有家歸不得了。」

「那裏那裏？陳七爺！我們都是自己人，你何必這麼客套着？這幾個月來，唉！真是一言難盡！我們目前不過是跑龍套打打開場，一切章程還得都等待你來定哪！快請坐，快請坐！」

拔雄彷彿是得到了生力軍援助一般的歡喜，他是竭力的向七爺奉承。這裏馬老二早已端上四盃香茗，放在茶几上面。拔雄，七爺，三爺，耀宗便坐了一個四角形，拔雄這時又感嘆地道：

「唉！想不到我們今日還有碰頭的一天，記得幾個月之前，你們逃難出去的時候，滿鎮

的飛機炸彈，誰都以為這鄧鎮總要化爲平地了。幸賴上蒼保佑，才保牢了這大好的家園。」

「可不是？當初的來勢實在太兇，不過我倒沒有逃的意思，都是家中女人吵得我沒有了主意。早曉得鎮上依然太太平平，我們就悔不該逃難了。回去了盤費倒也不要說了，一路上所受的驚嚇，假使胆小朋友，真會受不了。唉！現在細細的回想起來，真好比做了一場惡夢。」

陳七爺表示這逃難，倒並不是自己胆小的意思。憑他這兩句話，顯然他還肉麻這所損失的一筆浩大的旅費。花三爺微微的一笑，說道：

「譬如出外去旅行一次，到底給你跑了不少的碼頭，也開開眼界。我倒認爲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值得的！」

「啊！老兄！算了，算了，這眼界我寧可不要開。假使去旅行，化了錢，那是寫寫意意。現在逃難可比不了旅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耳邊的砲聲沒有斷絕過，這次能夠回來，實在是九死一生中逃命的。」

陳七爺連連搖手，哭喪着臉兒，表示和旅行那是大不相同的意思。耀宗在旁邊插嘴道：

「陳爺叔！不是我放馬後炮，當初我原本勸你們不必逃難，可是你們偏不聽我的話。我聽鎮上有好幾戶人家，因逃難反而送了命哩！」

「宗少爺！不要提起這些話了，越想心裏越冤枉，那時候只怪我聽了女人的話，她怕得要

死，平日我很有主見，可是在炮聲之中我也糊糊塗塗起來了。唉！真冤枉！」

「但是仍舊能夠平平安安回來，總算還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損失一點錢財，老兄倒也不必去肉麻它了。」

振雄聽他兀是叫着冤枉，遂向他低低的譬解。花三爺望了他一眼，說道：

「七爺！你在外面去了也不過半年時間，人兒就老相了不少，臉色也黑得多了，可見路途上也很辛苦的了。」

「唉！只要能得活命，辛苦算得了什麼呢？噯噯！我們這裏地方怎麼樣了？還算太平了嗎？」

陳七爺說到後面，向他們又低低的探問。振雄喝了一口茶，把手拈着他花白的鬚鬚，有些尷尬的面孔。說道：

「太平也算很太平了。……」

「唔！完全太平了，你不見鎮上各商店都已照常做生意了嗎？」

耀宗聽父親只說了一句，似乎意有未盡的樣子，於是接口代他說了下去。花三爺卻皺了眉頭，他不願隱瞞的。搖頭嘆道：

「雖然說已經是太平了，不過我們中國人就太不識相，在這個時候，還要老虎口去捋鬚；你不知道，半個月前，不知怎麼的在小丘山脚下竟打死了兩個日本兵，所以……所以……他們不肯罷休的，非要捉到了兇手不可！」

「呵！這可是真的嗎？唉！真豈有此理！所以我說中國人就弄不好。比方說，蘇州一帶，鄉下也很不太平，時常和日本兵搗蛋，這些都是叫做游擊隊的。」

陳七爺表示很震驚的樣子，他覺得中國人簡直是朽木不可雕的意思，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振雄哦了一聲，說道：

「對了，照你這麼說來，可見游擊隊到處都有，小丘山脚下的事情，除了游擊隊會幹，誰有這麼大的胆量呢？」

「不見得吧！我就不相信有什麼游擊隊？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瞧見過。」

耀宗始終表示不相信的樣子回答，陳七爺噙了一聲，手兒指了他一指。說道：

「你以為游擊隊是怎麼樣的軍隊？他們不穿軍服，不帶洋鎗，白天裏和平頭百姓一樣，誰也認不出他們是軍隊？可是一到黑夜裏，那就不得了，就大顯神通了。這次有上海開南京的一班軍用車，據說將近望亭的時候，就中了地雷，鐵路炸斷，火車翻身，日本兵死傷不少，游擊隊還跟日軍劈劈拍拍的打了半個鐘點。你想，游擊隊就有些鬼不知神不覺的。假使給你可以瞧到的話，也不稱爲是游擊隊了。」

「哦！真的嗎？」

「怎麼不真？我們火車在崑山足足等了五個鐘頭，鐵路才修好的！」

花三爺聽得出神地問，陳七爺顯出很認真的神氣，表示這消息是並沒有一點兒含糊的意思。振雄有些侷促不安的態度，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樣說來，真有游擊隊了。」

「聽說政府現在就用這一個辦法，地方被日本兵佔了，軍隊都分散了，躲在四處鄉下當游擊隊，使日本軍隊也不能安安心心的在中國土地上等下去。」

陳七爺把知道的消息，向大家告訴了。耀宗已忘記了自己是什麼人？他帶了諷刺的口吻，冷笑了一聲。說道：

「這真是笑話，正式軍隊都吃了敗仗，游擊隊還中什麼屁用？我說中國人做出來的事情總是那麼的丟臉皮！」

「其實還是和日本講了和拉倒，地方好給的就割給一點，反正中國地方大，送他們幾省也算不了什麼稀奇，譬如牯牛身上拔去了一根毛。現在只知道打打打！一直打下去，就苦煞了一般老百姓。」

花三爺說的那番話很有勁，顯然他認為是有相當的道理。這時陳七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感嘆地道：

「我說一般年青的人真是糊塗，好好的在家裏不住，偏到外面去東奔西走，可是結果，也弄不出一點什麼名目來。我在漢口的時候，那天曾經遇見江上燕，他穿了軍裝，剃了光頭，已經是當了兵了。」

陳七爺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齊巧珠鳳走到套房來聽壁腳。一聽他們講起江上燕，便躲在門縫裏凝神細聽。只聽哥哥第一個先生氣的樣子，冷笑了一陣。說道：

「這傢伙我知道幹不出好事情來，他媽的！一個小小的兵，恐怕早已變成炮灰了吧！」

「不！他倒也做得不小，好像是個上尉的編號。」

「唉！我想不到他真會去當兵，我說他實在犯不着，他在當初要如不走的話，在這裏恐怕起碼也是一個委員。再說還可以擔任校長，這生活也未必會不舒服的。可憐她母親爲了他沒有信息，已急得生病。假使給她知道兒子已變成炮灰的話，江老太急得馬上就會咽氣呢！」

振雄好像已肯定江上燕是死定了的樣子，他這幾句話代他表示有點惋惜的意思。陳七爺搖搖頭，說道：

「江上燕並沒有死，我離開漢口的時候，還和他見過一次面的。」

「你不是說他已經當了兵嗎？難道不開赴前線去嗎？」

耀宗聽他說沒有死，有些奇怪的問。陳七爺噙了一聲。說道：

「這次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穿了便服，是一套半新舊的西裝，他對我說，當兵太苦了，他又改行做生意了，說不定也要回家來看看他的母親。我見他這人的行動有些神秘，捉摸不定，倒真是一個厲害的腳色！」

「唔！只可惜……如果他真的回家來了，我們一定要領他走上正路，拉到我們維持會來做些工作。他若入了會，就大有用處，第一嘴會講，第二鄉下人都肯聽他的話，第三又說得一口好流利的東洋話。上次山村隊長要開學校，教孩子認東洋字，他來了豈不是好

嗎？」

振雄只管自說自話的說着，他目的是完全利用他的才能來保持自己地位的意思。陳七爺點點頭，微微的一笑。說道：

「看他對鳳姑娘倒仍沒有忘情，所以雄老爺要拉他入會工作，這是一件極便當的事情。只要叫鳳姑娘去一說，就不怕他不答應下來。就怕他不回家，這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了。」

「哼！他要跟鳳妹……這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爸爸！你不要一片好心得不着好報，那傢伙，窮極無聊，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照我看，將來就是招集流氓地痞當游擊隊的頭腦。……啊呀！我想起了，爸爸！只怕他已經早回來了，小丘山脚下打死兩個東洋兵不是他幹的，還有誰？」

耀宗和上燕好像死冤家，他聽上燕要看中妹妹，心中就大為憤怒，冷笑了一聲。但說到後面，忽然又疑心到他的身上去了。花三爺有些猜疑的道：

「這個我想不會的，陳七爺！上燕有沒有比你先動身回來呢？」

「他什麼時候動身我倒不詳細，不過小丘山的案子，你們說這是半個月前的事，我說他回來也沒有這樣的快。」

陳七爺也覺得這是耀宗的多心病，遂搖搖頭，表示和事實並不十分的附合。但耀宗却肯定的回答道：

「我說一定是他，他這種人一天跑三百里路也不算希奇。」

「耀宗！你不要太魯莽了，人家人兒還在漢口，你就活見鬼。再說一個人不是一隻螞蟻，假使他真回來了的話，總可以聽見有什麼人會說起的。我們這些空話少說，現在七爺回來了，再好沒有，我們總算多了一個幫手。以後一切的事情，還得多多的請教七爺哩！」

振雄一面向兒子喝阻着，一面轉過臉兒，又向陳七爺微微的笑。陳七爺是個最沒有責任性的黃牛，他怎麼肯自討苦吃共同來調查這一件案子呢？所以連忙謙讓道：

「不，不，不敢……小弟才疏學淺，恐怕力不從心。」

「陳爺叔！你也不要客氣了，我們父子兩人和花爺叔，三缺一，來了你陳爺叔，正巧四個人，事情就好辦了。」

「對了，陳七爺你也別鬧客氣，這裏沒有外人，老實說，鄔鎮地方除了我們這幾個人外，誰還有資格來管這些事。像七爺這麼有地位的人，你要推也推不掉。我想今天你多休息一下，明天一早我介紹你去見山村隊長，並且我把這個主席可以讓給你做，我做一個委員也很夠了。」

振雄是個老奸巨猾的老賊，他想叫陳七爺來上這個圈套，自己可以多卸一點責任。但陳七爺不是一個傻子，他比振雄還要乖一點。當下欠了身子，又連說了兩個不字。很認真的說道：

「承蒙這樣招愛，小弟是不勝榮幸。但小弟這次回家，既不爲名，也不爲利，只想在家圖太太平平的度過了殘生。我現在一切都已按擺好了，我不犯人，人家自然也不犯我，照

將本末利做點生意，老米飯總有得吃。多謝幾位在這裏擋頭陣，我一定追隨左右，暗中幫忙。說到場面上的事，當然還得雄老爺和花三爺偏勞！」

「既來之，則安之，四十幾歲的人不做些烈烈轟轟的大事，我六十多歲的人不是早可以死了嗎？鄔壽！鄔壽！」

振雄見陳七爺一點不肯負責，一時心中暗暗怨恨，但表面上還竭力以激將之法去慫恿他。他覺得事情是慢慢的發展，於是叫了兩聲鄔壽，是預備款待他的意思。鄔壽從裏面走出來說道：

「老爺！烟燒好了，請陳七爺花三爺到書房裏去輪吧！」

「陳七爺！我知道你剛到，路途勞乏，所以特地備煙以待。來，來，來，請你嚕嚕東洋貨的滋味，不亞於雲土。花三爺！我們一起來吧！歪靠着談談舒服點。」

「陳爺叔！東洋貨的烟膏子實在好，呼一筒就精神百倍，保你滿意！」

振雄父子殷殷招待，擺了擺手，已經請七爺往裏面走的意思。陳七爺雖然担心着這筒煙呼了不知會不會闖禍？但他到底爲了情面難却，終於跟了大家一同步入書房裏去了。

等衆人走入書房後，珠鳳從房裏走出客堂來。心中暗想，陳七爺的話大概不會有假，不過這裏叫人猜疑的，是上燕忽兒當兵，忽兒經商，忽兒又欲回家，這似乎叫人有些兒可疑。剛才我去望江老太，可憐她近日爲了受點涼腹中有點瀉的樣子。並且時時記罪上燕，老淚縱橫，那種傷心的情形，也不由令人酸鼻。那願我既有準確的消息，理應去安慰她的。一面想着，抬頭見馬老二從院子外匆匆進來。遂向他招了招手，叫道：

「馬老二！你給我去走一趟好不好？」

「到那裏去？」

「張家村江老太家中去一次，你告訴她，說陳七爺已經從漢口回來了，他在漢口的時候會經遇見過江上燕，他在外面身體很好，說不定最近就要回來一次。」

「噢噢！我馬上給你去好了。」

「謝謝你，回來我請你吃香烟。」

珠鳳含笑一點頭，她便匆匆的步入房中去了。這裏馬老二正欲開步動身，忽見耀宗由書房裏出來，他把馬老二叫住了。問道：

「老二！你到什麼地方去？」

「鳳小姐叫我到江老太家中去送信，告訴老太太，說她兒子在外面身體很好，叫他不要掛念的！」

「這小妮子真不要臉，還是戀戀在他的身上。」

耀宗聽了這話，臉上頓時顯現怨恨的樣子，咬牙切齒的說。馬老二向他愣住了一回，忽然轉了轉眼珠。問道：

「宗少爺！那麼我去還是不去呢？只要你少爺吩咐一句話，我當然可以不聽鳳小姐的命令。」

耀宗覺得馬老二很會拍自己馬屁，遂沈吟了一回，忽然計上心來，遂附了馬老二的耳朵，低

低地訴說了一陣。又叮囑道：

「我的意思，你明白嗎？」

「我完全明白，準定照辦，照辦！」

馬老二一面點頭，一面便匆匆作別走了。

耀宗握緊了拳頭，臉上浮現了猙獰的笑！

院子裏的斜陽，已經呈現黯淡的顏色了。

八 望穿秋水慈親欲斷魂

一陣微微的呻吟之聲，在黃昏暮色的空氣中流動。房內的光線是暗沈沈的，因此更加添了幾許淒涼的意味。王跛子從房內一拐一拐的走到客堂裏去，他已經深凹進去的眼眶子裏還貯滿了無數悲酸的眼淚。他想不到江老太的病會劇變得這樣的快速，因此他更想到以後的自己，是只有形單影隻過着孤零零的生活了。

「王跛子！王跛子！你一個人在這裏打盹嗎？」

「哦！那裏在打盹？小狗子！你來得正好，可憐老太太的病忽然厲害起來了，這……這……」

……可怎麼的辦呢？」

小狗子從院子外匆匆的奔進來，只見王跛子坐在椅上呆呆的出神，因為是驟然的跨入客堂，所以看不清楚的問。王跛子因為在無人可以商量之下，此刻見了小狗子，便好像見了親戚一樣，

站起身子，皺了眉毛，向他急急的告訴。小狗子聽了這個消息，心頭也是別別的一跳。低低的問道：

「前天不是好得多了嗎？你說胃口也開了，怎麼今天又會沈重起來呢？」

「唉！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受了一點涼，今天早晨就腹中瀉起來，一上午就瀉了十多次，年老人擋不住，而且身上有了熱度，她一整天沒有吃過東西，你想，這病勢還不像排山倒海一樣的凶惡嗎？」

「那麼……她的神智還覺得清楚嗎？唉！深秋的天氣，瀉的毛病可不是玩的。王跛子！我不是怪你，你也服侍得太不小心一點兒了。」

「其實我把她被兒都蓋得好好的，大概在半夜裏，她受了涼，這叫我如何照顧得到呢？下午一點鐘的時候，鳳小姐倒來望過老太太，那時候却没有瀉，我向鳳小姐告訴了，鳳小姐說明天再請大夫來診治，可是鳳小姐走後，老太太的病竟越發厲害起來了。」

王跛子聽他向自己埋怨，一時更急得愁眉不展的向他低低的辯解。小狗子暗想，這也怨不了王跛子，遂口裏唸了一句這便怎麼好？他匆匆的走到臥房裏來。一脚跨入，就聽江老太自言自語的說道：

「上燕！我的孩子！你再不回來的話，我恐怕是等不及的了。唉！這個年頭兒做人，本來比鷄犬都不如，早死早安樂，可是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我的兒子，他在外面不知真的安康嗎？可憐他是我江家一枝香，要如遭了不幸的話，唉！天哪！你也太殘忍的了。」

小狗子聽到這裏，又聽她雪雪索索的哭泣起來。一時覺得母愛的偉大，母愛的崇高，真是叫人感動。心中一陣子悲酸，眼淚也落下了兩頰。遂輕輕的步了上去，走到床邊。低低的叫道：

「江老太太！你怎麼又會瀉起來了？」

「啊！你是誰？」

「我是小狗子，江老太太！你不認識我了嗎？」

「小狗子！我認識你的！你……好幾天不上我家來了，你……在忙些兒什麼呢？上燕到底有回家的消息沒有？我想託你寫封信給他，叫他見字就回來，因為我這個病已到不可救的地步了，說不定明天……唉！小狗子！我是等不到再見光明到來的時候了。」

小狗子聽她這樣囑咐着，一時把手抬上去抓了抓頭皮，暗想，糟了，她叫我寫信給校長先生，可是校長先生上次來信中也沒有詳細的地址？這叫我寫到什麼地方去好呢？但表面上也只好敷衍她說道：

「老太太！你不要說這些使人傷心的話，叫我小狗子聽了不是難過嗎？我想你這個病是不要緊的。至於校長先生的信我在昨天就寫出去了，叫他見信就回來，我說老太太很想念他。」

「小狗子！你真好，你真有義氣，我不知該怎麼樣來謝謝你好？」

「老太太！你不要客氣。」

小狗子雖然這樣回答，但他心頭却感到有些兒說謊的慚愧。就在這時，王跛子悄悄的進來，

向小狗子道：

「青郎紅郎來找你了，他們說和你約好在這兒談話嗎？」

「哦！他們來了，爲什麼不進來望望老太太？又不是外頭人，難道還避陌生嗎？」

「不！因爲除了他們兄弟兩人，還有兩個陌生人，我也不熟悉的！」

小狗子聽了，點點頭，遂匆匆的走出來。見果然是吳忠成和劉思勉兩個人，於是悄悄地招呼了。一面皺了眉毛，向青郎很憂愁的告訴道：

「江老太太忽然得了瀉症，病勢好像沈重了許多，這……便怎麼好呢？」

「王跛子剛才也和我說起過，這倒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我想明天一早給她請個大夫來瞧瞧吧！不管她病勢怎麼樣？我們總得盡我們的責任，要如校長先生回來的話，我們也好有了交代。」

「不錯！但是明天早晨，只怕鄔先生也會請了醫生來的。青郎！你此刻進去看望看望她老人家吧！可憐她老人家真病得不像人的了。」

「是的，我就進去看看她。小狗子和紅郎陪着兩位同志，把我們宣傳工作的成績給他們作一個報告，可是別大聲地說話。」

青郎一面向小狗子叮囑，一面便輕步地跨入了房中。只見江老太太正在向王跛子問話，好像說外面是誰來了？青郎不待王跛子回答，便走近上去。低低的說道：

「老太太！是我，是青郎！……」

「哦！青郎！你好久不來了，我……我……也許是快要離開人世的了。」

江老太向他逗了一瞥淒涼的目光，這目光已經是帶了渙散的成分。在她向青郎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已經是斷斷續續地有了氣喘的成分。青郎的心中好像有一枚梅子放着一樣的酸楚，眼皮兒一紅，他已忍不住湧上一顆晶瑩瑩的眼淚來。低低的說道：

「老太太！你別說這些話，吉人天相，你的病是會好起來的。」

「謝謝你的安慰，不過我自己知道已經是難好的了。青郎！你時常在外面跑跑，不知道可打聽出上燕的消息嗎？他的生死不知怎麼樣？唉！這孩子拋了我兩年光景，我真爲他都想死了。」

「老太太！校長先生信中不是說他在漢口嗎？我想這一定是真實的，他不是一個含糊的人，隨機應變，那裏會遭到意外的變故呢？所以我勸老太太是只管放心好了。」

「這次要如他在我床邊的話，我就是死了也很瞑目的了。」

江老太一面說，一面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外面有人在互相爭吵。只聽小狗子怒氣沖沖的說道：

「他媽的！叫你不要大聲亂嚷，你偏亂嚷，裏面老太太病得很厲害，你難道不知道嗎？」

「好，好，好，我是一片熱心前來告訴他們，你倒開口罵人，我可沒有說半句謊話，陳七爺剛從漢口回來，他親眼看見校長先生被日本兵殺了！……」

「啊！他媽的！你和我作對，還要大嚷？我打死你這個狗王八！」

青郎一聽情形不對，遂三脚兩步的趕了出來。只見小狗子和馬老二扭做一堆打架着，各人的口裏，還是亂罵亂嚷。青郎連忙和吳劉二同志將他們拉開身子。連聲說道：

「小狗子！小狗子！你這人太糊塗了，老太太在房中病得這個樣子，還禁得起你們在外面這一陣子打架嗎？」

「青郎！你來說句公平話，我來報告校長先生已經死了的消息，這可不能怪我的錯呀！」馬老二一聽老太太果然病重，他靈機一動，遂又故意這麼的告訴。說到「死」字的時候，語氣是特別的放响。小狗子見他還是這個樣子，氣得伸手把馬老二衣襟一把抓住，便奔出院子外去了。青郎知道小狗子是拉了他到外面去打架的意思，正欲追出去阻止，不料王跛子氣急敗壞的奔出來。跳脚道：

「不好了，不好了，誰在說校長先生被日本兵殺死了？可憐老太太心中一急厥過去了。」

「唉！這該死的馬老二，簡直來送老太太的命了。」

青郎聽了，把要奔到外面去的脚又縮了回來。一面恨恨的罵，一面便向房中奔進去。只見老太太真的氣厥在床上，連手脚都涼的了。王跛子拿了一盞開水，要想灌到老太太的嘴裏去，可是却沒有辦法，因此只有連聲的哭喊。青郎急忙把袖口一陣子揉搓，老太太方才悠然醒轉。王跛子給她喝茶，她却搖搖頭，雖然是痛苦到了極點，但欲哭無淚，咽啞了喉嚨，泣道：

「我的上燕死了，我這條老命還有什麼滋味活在這個世界上呢？青郎！這是誰來報告的？快叫他進來，讓我親自問問他，可憐上燕臨死的時候，不知道還有什麼言語交咐嗎？」

「老太太！你不要把這件消息當作真的，馬老二這小子不是好東西！他是慣會說謊的，這狗賊現在鎮上維持會裏做走狗，一定受了什麼人的指使？故意來急急老太太的，所以我說老太太千萬不要中了他們的圈套。我相信校長先生不會死，他不久一定會回來的！」

青郎是竭力的拿話去給她解釋，可是老太太怎麼肯相信呢？她是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可見眼淚却哭不出，因為她早晚盼兒，望穿秋水，已經是：「眼枯見骨難爲淚」了。青郎要勸她，可是勸她不住，正在束手無策，忽見紅郎在房門口向青郎招手。青郎不知爲什麼？急忙走出房外問道：

「什麼事情？」

「快把小狗子去勸開了，他們兩人扭做一堆，再打下去，恐怕連人命案子都打出來了。」

青郎一聽，連忙三脚兩步的奔出院子，見吳劉兩同志把他們拉勸却勸不開。他們兩人的衣服都已扯破，馬老二滿口都是牙齒血。青郎急忙用力把他們分開，馬老二不管什麼人？還舉拳向青郎頭頂上猛擊。青郎連忙伸手接住，把他向前一聳，馬老二站脚不住，身子就仰天跌了出去。小狗子正欲趕上去痛打，却被青郎拉住了。說道：

「小狗子！忍耐一點，別爲了小事，闖了大禍！」

「好！好！你們幾個人打一個人？我今天吃虧不要緊，明天，哼！哼！叫你們一個都活不成！」

馬老二掙扎着從地上爬起，却指了指衆人，一面罵，一面摸着屁股，便一拐一拐的逃跑了。

青郎這回却追上把他抓住了，馬老二回頭一見青郎，因為領教過他的氣力，所以急得臉無人色的跪了下來，連喊救命。青郎見了這種醜態，倒又忍不住感到好笑。便連忙把他扶起。和顏悅色的說道：

「馬老二！你要把頭腦子弄得清楚一點，我是給你們打圓場的人，你怎麼反而咬我一口呢？假使存心要打死你的話，我也不來拉開你們，衆人一齊動手，你縱然是銅筋鐵骨，也叫你皮破骨折了。所以我要說我們這許多人打你一個人，這是你冤枉了我，你看我們誰在幫着小狗子動手？至於我，這是你自己太不光棍，你要一拳打過來，我也無非表示自衛的意思。馬老二！算了吧！說起來你和小狗子是親戚關係，打打白相相，算得了什麼？你要計較在心裏，倒不像是自己人了。其實你來報告消息，原也怪不了你，都是小狗子火氣太大，所以鬧了這個亂子。我給你們拉拉場，不要再吵下去了，免得大家都弄得不開心。」

「不錯，不錯，算我晦氣。」

馬老二口裏雖然這麼的說，但從他的態度上看起來，顯然還有十分怨恨的樣子。青郎於是也不和他多說，便放着他走了。小狗子憤憤的說道：

「這狗王八蛋，照我的意思，索性一拳打死了他，免生後患！」

「青郎！小狗子！不得了，不得了，老太太咽氣了。」

青郎還沒回答，王跛子匆匆出來報告，他的語氣是已經要哭出來的樣子。青郎小狗子一聽，

連忙又向屋子裏奔了。這裏吳劉二同志把紅郎叫住了。說道：

「你們的工作，我們已約略知道了一點，成績還算不錯，我們別的也沒有什麼事情討論，所以我們也不打擾你們，過幾天再見了。」

「這樣也好，爲了老太太的病，我們還是改天再談吧！」

紅郎連連點頭回答，於是和他們握了握手作別。劉思勉說令兄處代爲轉言，方才和吳忠成匆匆的走了。這裏紅郎走進老太太的臥房，只見小狗子青郎王跛子三人都在暗暗的哭泣，看老太太的情形已經是奄奄一息的了。這時天色已晚，窗外全黑，王跛子上了燈，室內是靜悄悄死沈沈的，添上了這一盞豆火樣的孤燈，當然更有一層無限淒涼的成分。

「王跛子！天晚了，院子門怎麼開着？媽！媽！」

這是做夢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大家正在無限悲痛的時候，忽聽一陣熟悉的說話之聲响入了衆人的耳鼓。就是連床上垂死的老太太，也震驚得恢復過一點知覺來。大家回身去望，誰知房外已步入一個身穿灰色長袍的青年來，他手裏提了一隻掣匣，正是江上燕。衆人不約而同的搶步上前，叫道：

「校長先生！你回來了！」

「什麼？我媽！她……她……」

「是的！少爺！老太太已……經等不及你回來了。……」

江上燕本來臉上含了微笑，但見到衆人的臉上竟帶了絲絲淚痕的時候，他的心中大吃了一

驚。聽到王跛子的告訴之後，他的心都碎了。猛可丟了手中的皮箱，奔到床邊，不禁放聲大哭起來。江老太想不到還能夠和愛兒作最後的一面，她是十分的滿足了。已經低垂了的眼皮，又微微的睜了開來，在上燕臉兒上逗了那麼一瞥之後，她又慢慢地合上了。雖然她臉上是含了一絲苦笑，但她眼角旁却湧上一顆晶瑩瑩的眼淚來。上燕搖撼了她的身子，連連叫喊了兩聲媽！可是老太太再不會答應他了，她一縷幽魂已永遠脫離這黑暗世界了。上燕在一陣子劇痛之下，他的身子也向後昏倒了。

夜，靜靜的降臨了大地；

四周雖然是籠上了黑暗，但明月已從浮雲堆裏鑽出來了。

她柔和的光芒；聖潔光輝地映照着整個的宇宙；

大地上的萬物已經有着一點光明的氣息了！

民族魂因急於出版，公諸同好，所以先出上册，然讀者諸君必以未窺全豹為憾，故下册「熱血花」亦正在編著中，不日當可顯於諸君之眼簾下也。

三五·初秋·作者

